



保羅的人格

上海廣學會出版



Cat. No.

4100

約弗遜著

謝頌羔
米星如譯

保羅的人格

上海廣學會出版

羅 序

讀古人書，尤貴與古人爲徒，恍若接聲音，通笑貌，日夕過從；則不期而與古之人俱化。顧今之人讀保羅諸書者，殊未必盡然，誠以保羅天資卓邁，吐屬俊偉，其著述茂密宏深，波瀾壯闊，能挾其腦臆所鬱積，襟懷所磅薄，傾山倒海，一瀉千里。後之讀之者，如遊五都之市，如入阿房之宮，光怪陸離，氣象萬千，實難免於心迷目炫，詎非吾宗之大觀耶！

雖然，保羅之所以爲保羅者，自有純潔高尚偉大之品格，善讀其著述，可以見其大，不善讀其著述，反足沒其真；惜乎，世之讀者往往欲執一端以概其全，於是研究神學者曰，保羅

神學家也；研究哲理者曰，保羅哲理學家也；甚或誇宏博，尙雄辯之士，均無不可於保羅得其髣髴，各本所見，以相推崇，而保羅之真相去愈遠矣。

美國約弗遜牧師，見解獨超，迥異凡庸，又好屏除塵緣，作極深之研究，保羅著述：尤所心折；惟其目光注於保羅著述之中，而精神冥搜於保羅著述之外，不必尋章摘句，而保羅之道德品性意態行實，不啻赤裸呈現於其眼簾，乃著爲保羅的人格一書，使世之讀保羅著述者，人手此一編，先有以窺保羅之真，庶不迷於恣肆浩汗中也，則是編之不脛而走也宜矣。

本社謝頌羔碩士，獲覩是編，矍然起曰，是不可以不餉吾國同道也。乃分章譯述，刊載興華報端，凡數閱月，識者莫不

曰，是窺保羅之羹牆也，惟以未成專冊爲憾。茲復重加校訂製成一帙，既成，問序，余不揣固陋，爰述原著與譯述之崖略於此。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

羅運炎

保羅的人格目次

序	一—三
導言	一
(一) 保羅這個人	一
(二) 不可知的事	一六
(三) 他的限量	三一
(四) 那時代中人對他的態度	四五
(五) 他的誠實	六五
(六) 清晰的頭腦	八一
(七) 他的軟弱	九二

- (八) 他的能力……………一〇五
- (九) 他的自尊心……………一一九
- (一〇) 他的謙卑……………一三二
- (一一) 他的熱情……………一四二
- (一二) 他的忍耐……………一五一
- (一三) 他的勇敢……………一六六
- (一四) 他的和藹……………一七六
- (一五) 他的義憤……………一八六
- (一六) 他的溫和……………一九七
- (一七) 他的寬大及其狹隘……………二〇八
- (一八) 他的同情心……………二二四

(一九) 他的感謝	二三四
✓ (二〇) 他的快樂	二四三
(二一) 他的信託	二六〇
(二二) 他的希望	二七〇
✓ (二三) 他的愛	二八四
(二四) 他的宗教性	二九九
(二五) 他的可愛	三一二
(二六) 他的偉大	三二三—三三五

保羅的人格

原名“The Character of Paul”
著者 Charles E. Jefferson

譯者 謝頌羔
米星如

導 言

本書的著者，是美國現代著名的教牧雅佛生（Charles E. Jefferson）氏。雅氏於十三年每年的暑假期中，避去塵囂，潛心研究保羅的書信。他把保羅每一封書信仔細詳盡的欣賞和審察，自一九一〇年起，直至一九二三年，方完成了這一本書。他作本書的目的，是要一般宣教士能夠從保羅的人格裏增加他們在工作的興趣和能力，所以每章都可作講道的經文。

（一）保羅這個人

我想預備用我的筆把保羅描畫出來，我在這件事工的目的上，

並不想把他所有的事實完全介紹給讀者，但我却極希望能夠把他的靈魂各方面忠實的寫出來。我所要描畫的保羅，並不是注重在他的哲學或是神學怎樣，乃是專心注重他的人生——他的性情，態度和品格怎樣。我們應該明白品德有時實可以完全的顯現出一個赤裸裸地人生；即如上帝和人類的交往，他在人類中運用的言語和意旨，有時固然在思想會給人們以啓示，但較多的時候，却顯明在人們品德行爲的上面。所以我們很能這樣的說，品德是永生的上帝藉以表現他自己的旨意和需要於人類所應當具有的人格的要素。因此，我們可以從各民族的历史中，看出有幾個偉大的人們，在他們的精神和工作上，給我們留下永久的榜樣。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並非保羅高深的神學，乃是健全高尚足

資模範的偉大人格。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時候，他對人所說的最重要的話，並不是『你們要信我，』乃是『你們來跟從我！』保羅也是這樣，他在最急迫極重要的關頭，並不是向人述說犯罪的結果，或證明耶穌的死的救贖道理，乃赤裸裸地喊着說：『我請求你們來認識我，跟我學，像我認識基督跟隨基督一樣！現在，你們所看見的，你們便可以照樣的行了！』

在普通的人們見解，以為要想明白的認識保羅，必須精警的遍讀了他所作的書信；其實，保羅自己便是他給我們最真實的一封書信！我們只須從他自己的身上——他的品德上——認識他，他的性格，是極顯明的陳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便可以跟從他的榜樣。只是，在一般的信徒們看來，只知道保羅之所以為保羅，乃是由於幾封著名

的書信而造成；殊不知那些書信不過記載着些事蹟，而保羅却是活潑潑富有生命的一個人。人們只看見保羅所留給他們在神學上的遺訓，所以對於保羅並沒有什麼深切印象，他們心目中的保羅，只像一座莊嚴而冷酷的石像，是通身沒有血脈，沒有能力，沒有生命的，是不能夠給人以任何偉大的助力。因此，在普通信徒們心目中的保羅，實距離得遙遠而模糊，尙不能若舊約裏大衛，基甸等人的顯著；又不若新約裏彼得，約翰等人的受着普遍的歡迎。其實，我們應該明白，保羅比較那些人更加深切，更加親密，因為他所給我們的實在太多，更非其餘的人所能望其項背。他在他自己的人格上，——他的品德上，——把無上的寶貴的教訓給了我們，而我們却不知道這樣的友誼，輕視了他的貢獻，這實是極可痛惜的一件事！

假使我們去仔細推求我們對此保羅所以疎忽的原因，則歷來一班號爲『聖經學者』的先生們，便不能不擔負其責。他們雖是積年累月的去專心窮經，把精神完全化在汗牛充棟的支離瑣碎著述裏去，那裏面有的只是艱深晦塞精細幽邃的學理，使人們視之爲畏途，絕不肯輕易的嘗試，只任憑灰塵和蟲蠹去埋沒消耗了他們的精神，而保羅的人生，也便隨以湮滅於無聞了。我現在發大誓願，敬謹的熱烈的把活的保羅介紹給讀者，使他和每一個人接觸——真實的接觸。

但我們若爲着那些已經的著述家們一般想，便也須加以同情的原諒，因爲我們只要一說到保羅，立刻便將牽掣到他的哲學或神學諸問題，更如他和猶太教的關係如何，或是和『斯多噶』(Stoicism)

以及其他主義和教門的種種派別，真如棼若亂絲，使人無從下手。所以說保羅的哲學，神學，或是他的主義，以及其環境的關係，倒還容易得多，若是單獨的說到他的人生——赤裸裸的人生——便難免要牽入以上諸問題的範圍之內，在不知覺間，便使你忘記原有的題旨，而地理和歷史上種種糾紛的事實，又將堅固的纏着你的筆尖，不至完全失去原有的目的！於是在那樣的著述裏，（題爲保羅單獨的人生的諸書中）也不過多引起讀者們許多的沉悶，其結果自然還是不能知道真正的保羅了。在從前的保羅，曾被以弗所諸銀工所嫉視而擬加害之；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則保羅的陷患者，便非以弗所的銀工，而爲一般經學界的學者了！保羅生的被他們遮起了多層的幕障，被他們埋沒在烏烟瘴氣迷離模糊的濃霧裏，使人

們漸漸的不分明了他原有的面目，而對他厭惡的感情，也便漸漸增加——終至淡漠而隔膜了。

我預備寫保羅的人格之前，便已決定主意，絕口不說他是神學家的保羅，哲學家的保羅，或說神祕者和羅馬人的保羅，或說旅行者和演說家的保羅，或稱他是教會的始創者，或稱他是國外的傳道者，我也不說他是使徒保羅，或先知保羅，或宣道者保羅，即便平常人稱呼他的聖保羅，這個『聖』字，我也不願和他的名字同時的說出，因為若是稱他爲『聖』，則也不免要引起一般人無謂的疑惑。所以我只簡捷痛快的稱他做保羅這個人，把他只當做和我們一樣的是一個人罷了。由此我纔可以把他赤裸裸地介紹給讀者們，使讀者們都明白保羅只是一個活的人，他有血脈，有能力，有生命，他能給任何人以

助力，輔助任何人的不足。我們將和他面對面的接近着，我們可以聽見他的脈搏，接觸他的呼吸。

人們因爲不能了解保羅，便不能和他親近；現在我們必須對他有充分的認識，然後方能熱烈的去愛他；我們現在不能得着他的助力，便是因爲我們不能和他親近和愛他的緣故。但再追究人爲什麼不愛他，自然又是因爲人不能了解他的緣故了。推究人們所以不能了解和認識他的緣故，則不外於我們對於他有一種謬誤的成見，這種成見，或是由於年幼時讀了關於他的書籍，如保羅之神學等類，因爲深奧難明，便頭目昏眩；再聽見一班宣道師宣講關於他的道學，又復晦塞不懂，而致沉悶欲睡。及至年事稍長，便讀着他的書信，又因爲那些書信裏面，不絕的載着許多神祕專屬於神學內所有的名詞，如

因信稱義，預定論，和救贖論……等等，在青年們都是難於索解的。及至近代有人又在他從前所主張的垂訓裏，尋出其和現世潮流抵觸的痕迹，如他不贊成女權，他不允許女子在會堂中演講，他說婦女是男子的隸屬。他又命已經逃脫的奴隸歸到舊主那裏去，由是他便有了附和資本家的嫌疑。並且由他的議論中，而產生了神學上的爭點，這更足引起人們對他的不良感情，他們把後世關於神學上紛擾的爭執，都歸咎到保羅的身上，於是更厭棄了他。凡此種種，皆是我們不能了解保羅顯明的證據，我們實未曾知道他的真正人格，故有這樣種種對於他謬誤的觀念。

我們試探索近代人們對於保羅謬誤觀念的來源，實是起於蓋

爾文(John Calvin)氏的著作。蓋氏自從發表了他的大綱(*Institutes*)

之後，便使真正的保羅受了他的主觀化；於是後人讀了蓋氏的著作，其心目中所有的保羅，便都是蓋氏文中的保羅罷了。從前曾有一位法國的教士說：『保羅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這所說『過去的保羅』便是指着蓋氏文中的保羅；這個保羅固然早已應該過去。若是說到真正的保羅，那麼，他正和耶穌一樣，決不能成爲過去的。我們並且可以確鑿的說在新約裏真正的保羅，不但不會過去，現在却正是他的時代的起始。神學家的保羅，或即要成爲過去的了，但作腓力比書信的保羅，則轉將昌盛而光明。人們從前對於保羅竟是不能了解，現在或將在他們的心目中發現了一點曙光。在十九世紀之頃，有人稱說要回到耶穌，現在廿世紀我們也可說當回到保羅。

歷來解釋保羅人生的人，如衛斯理 (John Wesley)，蓋爾文，諾

克司 (John Knox) 和奧古斯丁 (Augustine) 諸經學大家。我們對於諸人在保羅人生裏所下的詮註，尙不能認爲滿足，我們必須逕從保羅自己的身上去解釋他的人生，最切當的方法，便是從他的人格上認識了他，捨此，我們真不能再有什麼方法去知道他了。所以我們必先求了解保羅的人格，然後他的思想，性情，態度和行爲，以及他的神學，都可以完全明白了。

保羅的人格，實是極莊嚴偉大的人格，我們如果能深知道他的人格，則我們便可決定耶穌基督的道實已在他的人格裏成了肉身。他所受的困苦，逼迫，艱難，和其熱烈慈仁的態度，勇毅卓絕的精神，在皆足爲基督耶穌的代表。查考全卷新約聖經中有二位極重要的人，一是耶穌基督，一便是保羅；其他的諸人，都應該居其次的。譬如一

幅畫中，居中的是耶穌——活上帝的獨生子，彌賽亞。緊靠其旁的，便是保羅，——是上帝的最愛者。

神學哲學上的勢力，在現代並不成爲重大的需要；近人對於神學和哲學，因爲受不了其繁瑣和沉悶，便發生厭倦的感情，而其中心的需要便是實在的美滿人格。有些人因爲未曾在基督教中聽見過什麼美滿而具體的人格，便不禁對於基督教的教義上起了一種懷疑：他們以爲所謂基督教的道理，不過是一種美麗動聽的理想，却沒有什麼真切的實效。這種對基督教的懷疑者，若使已經和保羅的人格相接觸，便將完全自知其誤謬了。並且進一步說來，保羅的人格，對於已經知道他的人，更具有感化的大能，因爲保羅的人格，實是從基督督得來，他曾因爲基督的緣故，而根本改變了他從前的人生；於是使

後人也從他的身上得着強烈的暗示，便可決定意志，把己身所有的罪惡和錯誤，完全因跟隨了耶穌而洗滌免除。非特如此，即在社會上的風化，有些人以爲一種風化，或是個人的性情，實在不能改變或移動，因此，便在歷史中因循了許多陳腐的遺孽，或是個人不肯悔改，現在若能明白了保羅，便也將視改變和移動社會上不良的風化，和個人的罪孽，不必太當做艱鉅和不可能的事。教會和社會若以保羅爲模範，則一切都能向上而服從基督了，因爲基督實在能把人重生過來。

我們怎樣能夠知道保羅呢？那能指示我們尋求保羅和能顯示他的道路，便不外於新約中的使徒行傳和他自己所作的十三篇書信。這些書篇，並不是能完全的彰顯出保羅的人格，但這實在是我們

研究保羅者最可靠的參考書了。不過在研究這些書篇時，最緊要的，便是研究的方法究竟當怎樣？有的人不知道研究的方法，只隨便取來覽讀，這實在難望有什麼實在的效果。或者順着新約中書信的程序，而先去研究保羅的致羅馬人書，殊不知羅馬人書中的陳義艱深，實不宜於初學，故須列之於後。據我個人的意見，學者當先讀腓利門書，因為那篇書的體裁既短，並且比較的清晰易讀。次當讀腓立比書，那是他致腓立比地方一班已經悔改皈依的信徒們的一篇信，那信中有許多溫柔親愛的詞句，讀者可以從那裏面知道保羅和平敦厚的君子。再次可讀哥林多後書，從那裏面可以知道保羅的生平，蓋其性情因為書中真實的傾訴，而完全的流露。因為腓立比書是給他朋友們的信，而哥林多書則竟是致書於其敵人了。我們在讀這兩種書

信時，應該互相比較，以審察其中不同的要點及其措辭的殊異。再次讀提摩太後書，那是他行將去世而正置身囹圄中時所寫，是給他所最親愛視之如子的門徒提摩太的。在那篇書中，我們將窺見保羅在靈性上的興趣是怎樣的高超深遠了。上述四書，乃研究保羅人格上最重要的材料，是我們所萬不容不詳細揣摩的。這四種著作讀過之後，我們便可進而讀使徒行傳，那是保羅的朋友路加所寫的。從第八章起，其中除了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外，差不多是完全述說保羅的事蹟。在那書中雖然有的時候說到其外的事，但也時時插入保羅和其言論行爲，使我們更能由是而益明其人格的如何。再次則宜讀加拉太書，次讀提摩太前書，次讀哥林多前書，然後方開始研究其末後所餘的五書，便是帖撒羅尼迦書前後兩篇，以弗所書，哥羅西書，和羅馬

書。這十三篇書，都是經過歷來審查檢考而認爲可信的典籍，絕沒有出於僞造的事。雖使其中有時不免有些文字上的不銜接和敘述的前後不合等錯誤的小節，但那些事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重要的關係和興趣，我們所需求的只是保羅的人格，他如何在得勝上具着偉大的能力，在困苦中抱定堅定的態度；由是，我們可以親切的明白他怎樣被上帝所揀選，用做高尚的器皿，爲我們在人格上怎樣藉着基督得樹下完美模範。

(二) 不可知的事

我們對於保羅的生平，有些當是不可知的事；看來好像不必論列的，但仔細想去，這種不可知的問題，卻是一個很重要而須先決的問題。因爲我們平時把可知和不可知錯雜混亂在一起，每以不知的

當做已知，於是真假便混淆了！有些人要維持他多知的資格，便對於許多不可知的事，硬要强不知以為知，就不免造作事實，把個人的意象當做確實的真理，以致是非不辨，而真的事實，反失之於假的理論裏面。因此，在宇宙中有許多被認為屬於事實的事理，按其實際，往往只是一種由於武斷和懸揣而得的結果罷了。我們現在來研究保羅，決不能再使不可知的事橫在可知的中間，必須清晰的分開，使不致有一些混雜，由此，庶種種揣測，武斷，和由於個人感情上好惡而發生對人論斷的錯誤，可以免去。大概由感情上錯誤的論斷，往往會產生不公平的評判，以此評判去決定他人的人格，則難望有什麼真實了。

法國學者饒拉 (Reran) 氏曾為保羅作傳，但他自己對於保羅的感情，實在不甚美滿，於是用自己的成見去批評保羅，稱保羅為一

個可憎惡的短小猶太人。他實在未曾認識保羅，只憑着他一己的揣測，便斷定保羅是一個短小的猶太人，這真難令人心服。世人在保羅之後的，也都未曾親目見過他，但因為饒氏是他們所崇敬的學者，對於他的論斷，自不得不盲然附和，於是人們對於保羅感情的惡劣，便受了饒氏的暗示而漸及於普遍，其結果便使保羅受着羣衆的漠視了。

有人說，保羅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却在聖經裏找出其穿鑿的證據，因為他信保羅在路司德被人稱爲『希耳米』(希耳米 *Nicoty* 相傳是一矮小的神)而稱巴拏巴爲『丟斯』於是，便決定保羅的身軀決不會再是魁偉的。這種揣測，實不能認爲確切不移的評斷，路司德人稱保羅爲『希耳米』那並不一定是指着他的身段而

言。我們或者可以說，巴拿巴因為素喜緘默，於是衆人便以不喜多言的神『丟斯』去比擬他；而保羅則被比擬於善言的『希米耳』神哩。

又有人以為保羅身軀的短小，因為他在哥林多地方，曾屢言身體軟弱的緣故。不知『身體軟弱』實在不能成爲『矮小』的理由，有些身段小者，却不一定是軟弱的，反之，身體軟弱的，卻不一定是矮小者。並且哥林多人是保羅當時的仇敵，用他仇敵所說的話來評論他的爲人，則更不可靠了。更有人說，他在遠處常發洪亮而激烈的言詞，好像一隻勇猛的獅子，但等到別人圍繞着他，他便馴服得和一隻山羊相彷彿。這便是藉以譏刺他在精神上的軟弱，而非說身體上的軟弱可知了。又有人把保羅當做矮小的人，其根據是在於距保羅死後

二三百年中，有人曾著過一本小說，那書中也言及保羅的事，並畫了他的肖像，那肖像比較起別的人來，只是一個短小的兒童罷了，他的身體既小，兩足並且是彎屈的，但身體很強健，面色也極慈祥可愛，像天使的模樣。這一種假設，乃是以不可深信的小說中繪圖爲其根據，則殊嫌薄弱得可笑了。那書的作者，已經距保羅二三百年之久，自難認爲確鑿；並且希臘人所崇拜的神，大多是美而壯健的，那時保羅既被希臘人視爲神明，則更不會再能繪出他短小並且彎屈的肖像了。總之，我們對於保羅身材的長矮大小，只好老實的說，一點都不知，因爲在保羅時代既沒有替他傳下肖像，後人憑着理想而構成的人物，實不能認做真實。如芮菲拉（Raphael）所畫保羅的肖像，則爲一高大魁梧的人物，這也是他個人的理想，我們未可加以任何的限

制，而使每一人的理想劃一的。

我們也知在保羅的身體上是有一種疾病，因為聖經裏載着他自己所說的他的身體裏有一種毒刺。但那毒刺到底是屬於何種疾病？那便沒有人可以決定的知道了。二千年來，人們只在自己各各不同的猜想裏描畫保羅那種不可知的身體上的疾病，將來對於他那種疾病的懸擬，恐更將因時日的演進而愈益增多哩。在紛亂的猜想裏，對他的論斷，真是奇言雜出，有的說他是患着羊顛瘋，有的說他是患着目疾，有的說他是頭痛，有的說他是牙痛，更有的說他是大癩瘋，而寒熱病，神經病等等，差不多把所有身體上的惡病，都加之於保羅的一身了。一般的醫家都以爲保羅是患有羊癩瘋的，因為他曾在大馬色地方忽然的仆倒在地，這也是由於一種懸揣而然。倘使保羅真

是患着這種惡症，則我真願意像保羅患此症者更能多有幾人纔好！在一個人逝世之後，經過了許多年，在漠無考證的裏面，硬要把羊癩症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既不能起而辯正，我們也是沒法可施啊！被此同樣的冤枉，而可舉爲顯例者正多，如該撒，摩罕默德，查理第五，克林威爾，拿破侖第一諸人，也皆被後世目爲羊癩症的患者，也只是毫無根據，隨意猜想的武斷罷了，我們正不必專爲保羅不平。不過此種猜想的武斷，是以大馬色的異象爲妄誕，而基督教的道理也將難以盡信了，所以這樣的猜想實在是很危險而不可信任的；並且我更能堅決的相信，基督的大道，也決不會因此而受着什麼影響，或至於失敗。

又有人說，保羅身體多病，這也不很對。倘使保羅真是時常患病，

則他的體力和精神，必是委靡不振了。但我們在其致哥林多人書中，備悉他所經歷的困苦，受逼迫，嘗艱辛，倘使他沒有像舊約裏參孫一般的體魄，也便難以支持了。

有人以爲他是患着目疾，他的眼光是短視的。執是說者，持有兩種理由：第一，當他被大祭司審問的時候，他竟不能認識大祭司；即大祭司使人批其頰時，他還不知站在他面前的是誰。第二，他在致加拉太人書中，曾言：『我深知道你們是愛我，甚至情願把你們自己的眼睛挖出來給我。』由此，便決定保羅的眼睛不是健全的。據我看來，那第一個理由實不甚充足，以大祭司的尊嚴高貴，實有不能使人人認識他的可能，保羅即使不認識他，也不見得就是因爲眼睛有病的緣故。或者在一個被控告的犯罪者——指當時受審問的保羅——更

不能和他接近，也未可知。並且我們也可以說保羅當時不認識大祭司，只是一種諷刺的寫意，因此，可以說那大祭司是未能真是有所以爲大祭司的資格，是保羅看不起他的一種表示。所以在第一個理由中，我們尙不能決定保羅目疾的實在憑據。至於第二個理由，我也認爲不能圓滿。因爲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說的話，或是那時東方民族中的一種風氣，在一種慣用的語言中，如說愛上了一個人，便甚至要把眼睛挖給他，也所不惜。所以在這第二個理由裏，我們也不能決定保羅的目疾是真的。有人作保羅傳，說保羅的眼睛有病，乃是因爲他的走路，常常是被別人引導着的。或者保羅是真有目疾的，我們也不能確切的知道。便是路加，曾詳寫他的事蹟者，也未曾說到他是患着目疾的。路加曾說，他在路司德地方，有一次，定睛的看了一個跛者，如

他果有目疾，則這『定睛』二字，實不適合他了。又有一次，他更記載着保羅是在定睛的注視着一個犯罪者。我們從這樣的記載中，可以想見保羅的日光是怎樣的銳利，炯炯如炬，令人生畏，又何止於沒有目疾而已呢？更有一次，他在一次大聚會裏，從眼中放出光來，則更是證明他的眼睛是極好的。

有人又問：保羅曾否結過婚？或者他已經結婚，而其妻却早死了？或是其妻因爲他改奉了基督教，便和他解散了婚約？這種種的問題，我們都可拿來列入不可知之範圍以內。便是有些強爲解釋者，也都是沒有充分的憑據，多係空想揣測的言論，是不足憑信的。再如有人問：保羅曾否親見過耶穌？有人主張他已經見過，有人又主張未曾見到，這都是不能決定的事，即便他們有什麼主張，也只是出於想像，沒

有什麼可信的證據。

保羅寫給提摩太前後兩書，及提多書（那是稱爲牧師的書信），有人以爲並非出自保羅的手筆，乃是後人的僞託，這也不免爲一種揣測。或更有人說，那些書中的材料是保羅所留下的，經過後人的編纂和改修，乃成爲整篇的讀物，這就是出於猜想的話了。有誰能在那些書中，把何處是保羅的親筆，何處是後人僞造，一一地分析出來麼？照我看來，那些書當以保羅的親作，較爲可靠，這雖也不免是一個猜想，但也有我的理由。我在近五十年中，凡關於保羅重要的書籍，可以說完全讀過了，並且每逢假期裏，更必加以精審的研究，差不多已將保羅後二千年時代中關於他的記載，都已仔細的審查，所以我現在放膽的說，我自己已經能夠知道了保羅，想必能得着讀者們的諒解。

我曉得那些書信是保羅親筆所寫，其相信堅決的程度，正和我曉得希伯來人書不是他親筆寫的一樣的正確！倘使現在有人堅持着他們的懷疑，一定說那些書非保羅所寫，則我也可由於同樣的猜想做根據，決定是他的親筆。我知道近來有一般自命爲時髦的人物，專門說某書並非某人所作，以懷疑挑剔爲能事，蓋這種風氣，現在已經成爲過去，而並不真正的時髦了。

有些人想保羅的爲人，是極其嚴正，不苟言笑的；有些人以爲保羅是不愛自然界的；有的以爲他是決定不愛任何小孩的，有的更以爲他是對於生物（如禽獸）沒有什麼興味的感覺，或者他是不知道欣賞什麼美術的。凡此種種的猜度，都不能有什麼理由，僅可供一時的觀聞，而決無成立的價值！我們須明白上面所說的那三篇書信，

既是他的親筆所寫，至於他自己的喜尚和厭惡，或是對於自然風景，美術，以及小孩的感覺如何，皆爲他的書信裏所未經記載的事。便是路加寫他的傳記，也只表現他的思想和行爲，藉以證明他高尚健全的人格，那些餘事，記出了他的記載目的之外，更無記載的必要了。或者保羅的性格，正如猜測者所懸擬的一樣，但我們決不能因爲那些記載和表現他的著作裏，沒有分明的寫出他對於種種的感想如何，便毅然斷定他是這樣的。或者在聖經裏並未曾記載着他有什麼詼諧的言辭，若是我們便藉以判斷他爲人的嚴正，那又怎能確實呢？

有人問：保羅也曾知道希臘的學術麼？我們對於這樣的問題，也只有一句答覆，便是不知道。有人以爲他是知道的，因爲他曾三次引用過希臘的詩句。我們難道便將以此薄弱不過的根據，來證明他是已經

知道希臘的學術了麼？須知他所引用的詩句，也都是普通傳說的罷了，怎樣便足證明深高廣博的希臘學術範圍，僅如此的狹小呢？有的人以爲他是一個淵博精通的學者，有的人則以爲他僅能知道當時猶太『拉比』的學問而已，關於這樣的問題，我們因爲毫無可以憑藉的證據，也只好說是不可知罷了。有些人批評保羅，說他是喜歡攬權，而富於專制思想的，這在我們也是不知道。論者用他和巴拿巴不能合作的事，證明他是一個思想專制者，難道我們的意見始終能和別人一樣的麼？他的意見不能和別人一致，如若他是對的，那自然是應該不可勉強屈就的；若是不對，則我們也不能隨意寬假，而致流於阿其所好。但照我們的真覺說來，保羅的知識，思想，眼光，終要比巴拿巴勝過一籌，他的不能和巴拿巴合作，或許其曲不在於保羅，但這都是

不可知的事。

由於上述諸點看來，真不禁使我們覺着希奇，我們決計料不到對於保羅竟有這麼許多不可知的事！但是我們在他的人格方面，却不是這樣不可知的，不但是可知，並且知之甚悉哩。我們知道他是生於大數的，但他的身世究竟怎樣？他的父母是何如人？他的姊妹雖曾經路加提及，但他是有幾個姊妹呢？或者竟只是一個姊妹？保羅自己倒從未曾述說過自己的身世，我們在他二千年後出世的人，又怎樣能知道啊！我們又知道他的老師是迦馬列，但他只有這麼一位先生麼？他有否其餘的老師呢？耶穌在三十年中，尚有十二歲到聖殿裏去的一次記載；在保羅的前三十五年，却更沒有什麼可以知道的痕迹。在他悔改隨從基督之後的十二年中，我們並不知道他曾做了些什

麼；更其後的十七年，則可從使徒行傳及他自己所作的十三封書信裏，使我們斷續點滴的知道他的消息。至於他一生的結果，有人說，是在羅馬城外遇了害，或有人說，他晚年曾得着更多信從的朋友，情願跟隨着他，其結果是不曉得的。他一生的生死年月日都不可知，只有古昔遺傳道：他死的地方有一所教堂，名爲三泉堂（The Church of the Three Fountains），其葬處是聖保羅堂，但也渺茫不可稽。總之，他的身世和他的人生方面，我們實在有許許多多不可知的地方；但在他的人格上，則我們將堅信的詳盡的述說出來。

(二) 他的限量

固然，有許多人稱呼他爲『聖保羅』，其實，他是不能承當這種完美的頭銜；他原是有限量的，他並不是毫無過失的聖人。因此，有人

稱保羅的人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生，這也未免過當，我們在聖經裏看見所描畫出來的保羅，固然長處是很多，但在那些長處裏面，却更足顯出他的短處來；正如一幅絕色的美女圖，在那豔麗的面上，却留下瘡癤的癍痕。

耶穌在世界上的時候，也曾受過試探，但他決不受這試探的影響，試探並不足以把他損害。至於保羅，他便和耶穌不同了，他不但接受了試探，並且又因此跌倒。所以在耶穌的人生裏，並沒有過什麼罪惡的痕迹，也從無須有悔改的過程，但在保羅，則須經過悔改的階級，自己要承認所犯過的罪惡。

保羅自己也曾說過他實在不配稱為使徒，原是因為他有了不慊於衷的自覺；而耶穌則爽直的毫無懼怯的自認為上帝的兒子。保

羅看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耶穌却說：『你們是弟兄，是平等的，你們中間只有一位是真正的主人。』這是耶穌對着人們自認的高尚地位，他並且又要問：『誰可以從我身上尋出我的罪來，而定我是有罪的？』至於保羅，他便不敢這樣的問，他只誠實的承認『我是罪惡之魁』了。所以我們對於保羅的關係，實在不像我們對於耶穌的那樣，我們決不會向保羅說：『主啊，我是一個污穢的罪人，請你離開了我！』但這却正是我們所應該採取對於耶穌的態度。我們也曾知道保羅這樣的說過：『善事我不去做，罪惡我却要去奉行！』在他未死之前，他也向腓力比人說：『我現在尙未能稱爲完全，我必須努力向前，向着標竿直跑！』

保羅不能和耶穌站在同樣的地位，這是極顯明的事。因爲保羅

實在是很和我們相像，故我們覺得我們和他更能接近一些，他有所限量，犯過罪惡，在他的人生中，大足爲我們人生的借鏡，而深感到密切的同情。所以耶穌是我們不可少的絕無罪惡完滿人生的標準，而保羅便是指示我們怎樣悔罪改過，重度新生活的人生模範。保羅的有助於我們，並不和耶穌取同一的方法，或者可以說有極不相似的地方。耶穌能給我們以深切的感動，由於他的無罪而完滿的聖潔光明中，燭照了我們自己的罪污；保羅則使我們受着偉大的鼓勵，由於他的誠毅高尚的精神裏，給了我們悔改更新的勇氣！我們更須明白，一個完全光明的人格，是表明一種偉大高尚的理想，由於這理想，我們可以得着人生中至高絕頂的準則，而知應該努力的方針；至於一個由失敗中而戰勝的人生，却更能顯明了上帝無邊偉大的慈愛，由

於這慈愛，便可使人們從罪惡的窟中掙扎出來，重登光明的途徑。因此，耶穌和保羅都是我們人生中所最需要的，不過我們並不是把保羅和耶穌列爲平等，實是因爲保羅的所以能得到勝利的人生，也無非是由於耶穌的能力藏在他的裏面罷了。

耶穌的權能，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詮釋：第一，是他自己爲人生留下永久的榜樣；第二，自他伸張在罪人身上的能力，使罪人因此而獲拯救。因爲保羅曾經犯過罪惡，故不能如耶穌的完全，我們也便不能向保羅要求他和耶穌的完全一樣。我們不能說保羅生平的思想，意見，言論，和主張，都是對的，正確的，足奉爲天經地義的，因爲他自己實曾犯過罪來。所以倘使我們從他的行爲或教訓裏發現出他的錯誤，這並不算是什麼希奇的事。保羅自己也曾承認過他是有罪的，我們

又何必硬要指他爲完全，以自表暴其虛僞呢？又何必定要將保羅和耶穌列爲同等，而向保羅要求他所不能的呢？保羅怎能和上帝的愛子相比擬呢？倘使我們定要使保羅這樣越分僭妄，恐怕他自己也是決不會承認的罷！所以我們對於保羅的觀念，勿要非分的要求，致使他出了他自己的限量，而蒙着不能實在的缺陷。我們都已知道他在路司德地方，不肯受那裏人民的崇拜，他不敢自己承認是無罪的神明，他絕不願意別人盲目的崇拜他。他的人格，固然有許許多多更值得我們欽佩景仰的地方，他在人生的主要貢獻上面，可以說是和耶穌一樣的，他並且是終身忠於耶穌的，那在我們更不能不知道。

路威爾（Lowell）有一句名言：『每一個人是他自己那時代環境的囚犯！』這便是指明人生是受着時代環境的支配，所以在那個

時代的環境若發生了什麼錯誤，則那時代中的人生，便也難逃去這種不自知的錯誤的。保羅在他致加拉太人書中說：『在亞伯拉罕的時候，上帝允許他和他的種子。這「種子」(Seed)一字，不是複數的字，所以不能說是指着亞伯拉罕的子孫，乃是單數的字，所以是指着耶穌。』他的這種見解，因為是當時猶太人所共同相信的見解，而保羅便也不得不這樣的說，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保羅是受了時代環境誤解的影響，他自己也不能免去這種誤解了。又保羅解釋舊約中的『亞甲』和『以實瑪利』，認亞甲是西乃山；自由女人的意思便是指着耶路撒冷。這也都是受了當時思潮的影響，而囿於時代環境中，是不足引以為法的。在他的那時代中，又盛倡着一種傳說：有一個時期將要來到，天地都改變了，那時就有許多的奇事出來，那是世界

的末日。末日一到，世界破壞到不可收拾。耶穌到世上來的使命，便是
要拯救信他的人，在末日免去苦難。這種傳說，在那時代便傳給保羅，
保羅受了這種傳說的影響，也便具有着這樣的思想，並且更用這種思
想去傳給別人。在他致帖撒羅尼迦人書中說：『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有天使長的聲音發出，又有上帝的號筒吹響，那在基
督裏死了的人，必一齊復活。』這種言論，我們可以決定確是出自保
羅的口中，他向許多人都說過這同樣的事，他常說那個日子一到，人
們都要有一種絕大的改變，而已死的人，必皆從墳墓裏復活過來。他
對羅馬人也是說『末日將到』對腓力比人說：『主已將近我們了。』
那時不但保羅是這樣說，便是彼得，也是這樣的相信，也是這樣的宣
傳，所以『末日將到，耶穌掌權』實在是當時一般信徒心中普遍的

信仰。在這裏，我們便須提出一個問題，當時使徒們以爲耶穌立刻就
要再來，果然是對的嗎？我們不必畏怯，只須照着正義放膽的回答：這
不是命中的。這種盼望，直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千年，還沒有實現，便是
證明他們的錯誤。保羅那時自己也承認『我們所知道的有限，』這
原是他受了時代環境的影響，而致不能不發生的這種錯誤。那麼，第
二個疑問馬上就要提出來了，『如此說來，受聖靈感動而寫出來
的新約聖經不是也有錯誤了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雖覺得關係
是極重大，但我們也可回答說，聖經裏自然不能完全免除了錯誤，不
過聖經裏根本的妙義，救人的真理，不但決不會錯誤，並且也是永遠
不能更變的定理。所以若是我們是一個誠實的人，便決不會堅抱着
聖經裏完全沒有錯誤，這種話若是足以引起一般人的驚異，以爲是

得未曾有的言論，那也是他們對於上帝感人的道理發生了誤解所致的。在他們看來，上帝的感動人，給人的啓示，好像是和人面對面的說話，並且說得清清楚楚，絲毫沒有模糊；因此，他們便不敢再信保羅在聖經裏所說的一切，是會有什麼錯誤在裏面的。保羅說：『末日就要來了，』但距今已過了二千年，這就要來的末日，尙未曾實現至世界，我們實可以用聖靈作見證，以證明這話的錯誤。只是可惜那一般人，不肯接受這種由聖靈所引導而得的見證，拒絕了聖靈，堅固的信着保羅決不會有什麼錯誤。因爲保羅相信了『末日論』，故對於婚姻的主張也便失於偏頗了，他以爲人的情慾固是天賦的本能，異性的結合，也是自然的趨勢，但末日便要來了，天地一切都要毀壞，人們又何必多此一舉，要締結婚姻呢？因此，他便不免要說到廢止嫁娶的

事後人因爲極端的崇拜着他，就堅信着他的一切教訓，以致許多的男女終身剋制自己的情慾，抱着獨身主義，演出無數人生中悲慘的苦劇！其實，保羅只是相信末日快來，人生不必再要婚姻，其根據既已不能成立，其教訓自難有遵奉的可能。我們不要儘執一偏的見解，以謂保羅曾經主張廢止婚姻，便鄙棄了夫婦家庭的生活，我們應該記得保羅對於夫婦的見地，原是十分贊成，他在老年也曾用夫妻來比喻耶穌和教會的關係，都是純潔仁愛而可感人的言論。又有一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保羅從來未曾說過他的言語是天經地義決不可改變的，他對處女說：『我的話並不足以代表上帝，只是發表個人的意見罷了。』便是他對於婚姻制度的意見，自己也承認完全是出於他個人的見解，

他有時也能覺到他的言語便是上帝的意思，但他並不是固執着絕對不可以更變；便是他的行為方面，也有許多的錯失。譬如他被大祭司批頰的時候，他便要說：『你這粉飾的牆，上帝要打你……』這便足以證明他是在發怒時所發出的叱罵聲了。固然，那大祭司是有被罵之可能的，並且也是應該咒詛的，但保羅在罵了他以後，就馬上知道自己的錯失，而引聖經以自懺悔了。這種地方，更可證明保羅距離耶穌的程度是很遠的。耶穌也曾在大祭司的面前立過，也曾受過人的辱打，但他却這樣說：『倘使我是錯了，便請尋出見證；若我並沒有錯，你們又何必打我呢？』所以耶穌真像一隻慈善馴良的羔羊，可柔順的走入殘酷凶惡的屠場；或是被牧人剪下身上雪白的毛衣，只是和平的忍受，忍受着，不加以強硬的抵抗。而保羅則好像一隻咆

哮的獅子，有時觸了他的怒，便要縱聲狂吼起來。但是他的這種狂吼，也並非非常的狀態，有時發怒狂吼，却又立刻明白自己的錯失，跟着馴良得像鴿子一般，由此，也可知道他實在足以算得一個基督徒中的真誠君子了。

我們在保羅的言論和行爲上，又可以看出他的專制自是的態度。他每對於和他意見不合者，大加攻擊，不稍假借。他在致腓力比人書中有云：『你們要防備這狗！』這裏所說的狗，便是他心目中的反對黨了。他的這種氣焰，原是他的本性限量中之一種表現，但其影響，卻是使後世的傳道者們做倣他，動至義憤填胸，演出種種胸襟狹窄舉止橫暴的流弊，所以是極不足以爲法的。他在加拉太書中說：『卽使你們親眼看見天使從天而降，但當他向你們宣傳的福音，若是和

我所傳的兩樣時，他也須受咒詛的！』這固然是他天性的熱烈，信仰的堅定，但那一句話內所用的咒詛兩字實在是嫌太過火了，我真心的希望他那時不會用這兩個厲害的字，或者他寫了，猶能改去，但我這種希望是空的，他實在是用了這兩個怕人的字，並且他也實在是歡喜用這樣的字，他用了再用，決不猶豫，他也決不懊悔。嗣後在英文的譯本中，那譯者不願意把這字義直譯出來，便只照着希臘原文的字音譯了，以為這樣便足以好看了不少。但保羅在用這字的時候，他原是深知這字的分量，雖使今人多有不明那譯音與字義，而他的錯失，並不能因此而遮掩。譬如他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中也曾寫過：『倘使有誰不知道愛主，他便是可以咒詛的，』但在那下面，却又緊接到：『願主的恩惠和平安臨到你們……』云云，真覺語氣間相差太

甚。並且在他用咒詛那樣惡字之前，也是提到『彼此以聖潔的友誼接吻問安……』這在上下文都是和平的，充滿了恩愛的美意的言語，而中間却用了那樣凶猛暴烈的字——咒詛——恰如在兩朵鮮艷的玫瑰花中間，卻給安放了一根毒刺一般的怕人，一般的可惜！這樣的措施，適是顯明他是在基督的愛美之花中，尙要露出暴戾凶殘的當時文士派的毒刺——這就是缺少同情，彼此不能諒解的毒刺！所以保羅自己供認『我尙不能稱爲完全，』那是不錯的誠實的話。

(四) 那時代中人對他的態度

試一研究當保羅時代的人們，對於保羅各方面不同的態度，於是保羅的真實人格，更可藉以證明而顯白。固然，我們不能說那時代

人們對他是完全欽佩，信服，崇拜，和頌揚的，但我們在怒罵，毀謗，侮辱，和離棄的中間，更足看清楚他的人格的实际。

那時代人對於他普遍的態度，可以說是很浮泛，或竟是渺不相關的。因為他們原不能明白保羅，有許許多多的人，不曾注意到他的思想，言語，和行爲，在他們中間，並不發生出來什麼影響。因此，我們若想在古代歷史上，或名人的傳記中，以及羅馬當時各種的記錄裏，尋出保羅的事蹟，實是極不容易的事！這種對於保羅漠視的現象，我們今日固不能歸罪於歷來歷史上有名的著述者，因為他們在實際上原未曾注意到他的身上。

當時威勢顯赫，文物臻盛的，自然是要算羅馬了，但羅馬人對於猶太民族所具的普遍觀念，不是以為熱烈的顛狂，便是認做盲目的

迷信；他們不願把猶太人當做自己的朋友，不願和他們發生任何密切的關係。讀者當可記得保羅有一次不是被送到一個羅馬官府的面前，要受一種審判的嗎？但那位官府是很不歡迎這種審問的，他極反對這件訴訟案在他的面前受理，他厭惡着絕不耐煩去聽他的分訴。這樣，便使那時一班控告者歡喜，於是便當着那官府的面前，向他施下打擊的毒手；那位官府只望着他們以衆勢侮辱一個無力反抗者，而也不加一些保護和干涉。

那時是有一些羅馬兵丁在耶路撒冷城裏駐紮着的，在他們中間，有一個極精明的人，對於他的環境和接觸，罔不加以嚴重精細的觀察，但始終也未曾注意到這爲猶太民衆所反對的保羅；有一次，他們因爲保羅在羣衆中間激起了擾亂，便捕獲了他，但在他的眼中看

來，保羅頂多也不過是一個埃及的暗殺家，於是，保羅一切的事情，都從他的眼中模糊了。

非斯都是那時一位高級的官長，他因為猶太人民緊迫的控告，便不容不注意保羅，他也肯耐着性兒去聽保羅的談話，（他可算是羅馬人中肯聽他唯一的人，但當保羅向他述說過自己的生平，却又不禁要大聲的斥責說：『保羅！你癡狂了罷？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癡狂了！』在他看來，也不過始終認保羅是一個中宗教之毒很深，而為盲目迷信的愚昧者罷了。）

那時，除了羅馬人，便要數到希臘人的勢力了。在當時的希臘人，也是和羅馬人有同樣的抱負，他們以為自己民族中的文化，已經是十分的高尚，外邦的所謂文明，萬不能及上自己民族中固有的高深，

也犯不着去留意；這其中尤其是猶太，他們簡直輕藐猶太人，文化的價值，絕不注意到他們的身上。所以保羅有一次在雅典傳道，起首聽衆尙能暫時的沉默着，以審察其究竟，及至他說到基督復活的道理，便不能再忍受了，只好羣起譏諷，指爲不經的妄人。因此，希臘人絕少有從基督的真理中引起他們的覺悟，而他們也絕不願化費了自己的光陰，去和猶太人作什麼無味的周旋。

那時代人最痛恨保羅，而反對得頂厲害的，便是商人。那時的商人們因爲他實足以妨害他們的『生財之道』，便耳紅面赤不遺餘力的去排斥他。有一次，保羅在腓比地方，因爲妨礙了他們的營業，便引起他們合力的驅逐。又有一次，他在以弗所，因爲向羣衆宣傳時，偶然指摘了當地商人們幾件事，便使他們的熱血騰沸，氣憤得不可

開交，立刻給他以極其厲害的反響，便是不准他再停留在他們的地方，以致他沒法，只好和他們離開。這樣的事原是什麼希奇的，即在現在的社會狀況，別的事或者可以使人們稍有忍耐力，若是妨礙牽掣到他們的經濟方面，就馬上不能答應，這並不是資本家們的暴性，實是商界中人普遍的心理。

當時的人，反對保羅最大最重要的理由，不外兩種：一，指他是該撒法律的破壞者；二，指他是存心反對摩西。這兩種重大的理由，好像是他們手中普有的把柄，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拿出來做對待他的武器。當他在帖撒羅尼迦，他們甚至把款待保羅的東道主也捉了去，控告他以留護這個擾亂者的罪名。他們實在承認保羅是一個亂黨，是不服從該撒的叛逆，因為他曾說除了該撒之外，另有一位君王，那便

是耶穌基督。在該撒利亞，他有一次受人的控告，他們向巡撫腓力斯說：『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天下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拏撒勒教黨裏的一個頭目。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我們把他捉住了！』於是，許多的猶太人也隨着告他說，事情誠然是這樣。

由上面所述的各點看來，當時猶太人對於保羅的態度，也可略見一斑了。他們對於保羅普遍的觀念，可以從這裏看出：『他是到處唆使人去反抗法律，聖殿，以及猶太的衆百姓。』所以在當時猶太普通人眼光中的保羅，只是這樣一個膽大妄爲目無法紀的流氓。我們可以記得在他有一次往耶路撒冷去的時候，他的朋友告訴他說，有人控告他，說他是一個任意的擾害作亂者，說他是唆使異邦中的猶太僑民們違叛摩西的法律，阻止人行潔淨的割禮，更不願遵循舊有

的遺規，而便以此種種定出他重大的罪名。那時的猶太人只認得在他們中有一個保羅，是提倡異端，違反宗派——是猶太的賣國賊！但在當時的外邦人看來，又是指他爲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在熙熙攘攘太平景象的社會之中，只要有他來了，便會發生極大的亂子，鬧得人心不甯。這正如現在普通的人們看布爾施維克黨和無政府黨，是一樣的含有危險的性質！那時，他們看見保羅，正是今日赤化了的人，是手執可怕的赤旗人。因此，他們由於這種誤會和仇視，便覺得他的可憎可惡，可怕可殺，而不再願和他接近，更沒有了解他的機會。那些怕他的人們，便紛紛的到各處去極力的破壞他的工作，指他是假冒的信徒。更由他自己不願受他們的供養，不取俸金，便認爲他自己心中的怯懼，不敢受別人的供給，只好去自食其力。他們直認保羅是

一個僞妄的人，於是種種的罪案，如欺詐，誑騙，懼怯……等等，也自然會一齊加在他的身上。他們說他是毫無主張，沒有什麼主義的人，是一個假冒爲善，是一個滑頭，他是見機而作。處處迎合別人的心理，他無論在猶太人，或在外邦人的中間，只要博得別人的歡喜和崇拜，他更不惜誇張，屈服，以至無所不爲，而願意與各種人們去融洽。因此，他的言論便沒有什麼固定的根據，只是隨時隨地的更變，翻覆無常，見利而趨，別無所顧。他又是一個極其膽小的人，當他和人遠離的時候，他因無所顧忌，便敢放膽的大言；及至有人和他相近，他便不敢攪別人的怒鋒，只好屈服，馴柔無恥，和一隻小山羊，一隻小鴿子一樣。這些也都是毀謗他的人所持的種種理由，他們自以爲是足以打倒他的巨棒。他們以爲只是這樣，猶不甘心，便更進一步的誣他是一個貪財

無饜的人，他假藉爲教會公衆募捐的名義，於其中取利，把所得的捐資，取出一部分來充他自己的私囊。他們用這樣的思想去揣測保羅，所以對於他爲耶路撒冷貧苦無告者們的捐輸，也認爲有意買名的虛詐行爲了！他們說他是有一顆極其巧詐而貪婪的心，而外面却做成假仁假義的真君子模樣。

他們又說，保羅是一個軟弱無用的人，既沒有什麼學識，又缺乏高尚的口才，他的言語無能力，也沒有效果；並且又議論到他在演說時的手式，以爲那纔是極卑劣的手式！他們反對他，把種種的頭銜贈給他：假君子，污惡者的領袖，騙子，詭譎家，懦弱餒怯者，迎合時機的取巧人，貪財的搜括者，毫無實用的人，以及種種其餘不堪的稱謂，都使和保羅發生密切的關係。他們這樣的毀謗他，甚至不能再有什麼更

惡劣的言詞加在他的身上了，他們心裏還不大覺得滿足。那時反對保羅的羣衆，在知識和道德上，並不是完全處於下等的階級，他們中間也有所謂虔誠的人，梗直的人，道德高尚的人。這真是極可注意極奇怪的事，因為有時一個虔誠，梗直，和羣衆公認為有道德的人，也不免要說出不應該說的話，行出不應該行的事來！他們有時嫉忌別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的去處治他們那所嫉忌者，甚至不惜出於誣蔑，以洩他們的氣憤。即以保羅自身做一個例，當他在未曾歸順耶穌以前，他不也是自以為（並且被羣衆所推許）一個高尚的虔誠正直者麼？他忠於他的宗法主義，他不是也用石頭砍過司提反的麼？後來反對他的人也正和他從前反對別人一樣，他們用石頭砍他，也正如他曾砍過司提反一樣！在他們反對他，侮辱他，毆打他，誣蔑他，也正

是自以爲（或被羣衆所推許）最高尙虔誠梗直的行爲，是他們應盡的天職哩！他們以爲若不是這樣的去對待保羅，便不足以表現他們對於宗教信仰的熱忱，不足以完成他們在宗教上重大的使命。他們這一類的人，一方面我們固應欽佩他們的熱忱，一方面又不能不爲他們可惜，因爲他們只是一種可憐憫的固執，他們生活在陳舊腐敗的環境裏面，囿於一種偏頗的信仰，被有成見的人生觀所拘束，而不能有一些活動的餘地。他們儼然的自足，驕傲，和自大，他們永不能改變他們自己入主出奴的態度；他們持着種種的理由去反對他，其中犖犖大端的，如聖經裏的言語，他可以不信的麼？割禮和歷來祖宗所遺下的章法，他可以不遵守的麼？他們羣衆歷來所奉爲天經地義，絕不更移的要道，他却視爲不足輕重，自然要遭他們的反對，把破壞者

和假冒者的名字加在他的頭上！他們從這種根本上——他們自以為是——覺得，他和他們處處不合，他是不對的，因為他們自己是不會對的，因此，便發生憎惡，厭恨，仇視，自不得不有狠毒的心，而用種種假見證施行誣賴和陷害的手段。

那些批評保羅，反對保羅，和陷害保羅的人們，在那時他們何嘗不真實的覺得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他們有了堅固的成見，便對於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息，罔不含有反對和攻擊的可能，而藉作誣害他的資料。所以他說得愈切，行得愈善，而反對的聲浪愈高，陷害的計畫也愈急。這原也難怪，保羅的程度自高出於他們遠甚，他的眼光，思想，言論，和行爲，已經出了他們的理解力之外，他們用『小人之心』以度『君子之腹』的去看保羅，而致演出毒害和憤怒的

事實，這在今日的我們自當對他們湧出特別的同情，只可憐憫他們，而決不該厭恨他們了。他們看見保羅的懦弱，却不知那正是他的溫柔；他們看見保羅犧牲的精神，而以為欺詐；他們看見保羅為遠道的苦人募捐，便不禁要發生『從中取利』的猜疑。並且翻覆無常的行為，是人們所同惡的事，保羅首先是反對基督教徒最猛烈的人，摧殘陷害不遺餘力，以效忠於法利賽的宗法；却忽然改變成一個極熱心的基督教徒，他們看不見他的信仰改變的理由，不能得着他們的諒解，只以為他是毫無信仰毫無主義的一個翻覆無常的人——他們的仇敵，他們又以為保羅並不是真正的使徒，他沒有彼得約翰們的資格，對於基督的道理，自然沒有什麼高深確切的研究，又怎能有什麼高深確切的善言會從他的口中出來呢？

我們今日細按那時代他的仇敵們所加以種種的反對和誣蔑對於我們現在的研究，實有絕大的裨益。我們知道倘使保羅真有什麼罪過，則當時他的仇敵們不難搜求證據而宣佈靡遺了；他們那時並找不出他犯罪的真據，故只好任意誣陷，捕風捉影。由此，我們得以明白在那時他們沒有控告保羅犯罪的確切憑證，便足藉以顯明保羅人格的真實和美滿了！這就好比當時猶太人詆斥耶穌，說他是罪人的朋友，與罪人在一起吃喝，而不知我們今日正由此而尋見耶穌救世的真精神，用以抒我們深遠的景仰！同此，我們也更能進一步去探索保羅的人格，在受了那時代人們的種種誣蔑，侮辱，摧殘，和陷害，他始終不懼，不怒，也不灰心喪志，仍舊繼續着他的工作，向他的目標努力進行。他專心一意的努力於他的前程，他的唯一志願，只是要使

世界和人類因他的努力而增進其幸福，他並不要問這種工作效果是大是小，這種工作的途程是遠是近，他只是竭力的不懈的爲這志願效命。他這樣爲人的工作着，但他所得於人們的酬報，只是在耶路撒冷城中聽見羣衆對他的怒吼聲：『除掉他！不要他生存在世界上！』他的這樣遭遇，也和基督一樣，他有基督同樣的精神，他得着基督同樣的遭遇，所以說『僕人不能勝過主人，』也便在他的身上給證實了。

我們已經深知那時保羅的仇敵們，痛恨他已達極點，他們要陷害他，除掉他，必使他在他們的面前流血，他們的氣憤方能夠平復，他們的心願方能夠滿足。所以那時便有四十人發起誓言，若不把他殺掉，他們便不吃不喝；這四十人不過只是他們中間顯明的代表，在他

們的背後，尚有大多數怒焰狂張，亟欲使他永遠在他們中間消滅的人們。他們深覺得他生活在世界上，實是他們的羞辱，他多生存一日，即使他們的生活多不安一日！在這一方面看來，使我們知道保羅當時是受人的仇視，到了恚般的地步！他受了藐視，毀謗，侮辱，和陷害，吃盡了許多人不能堪的苦頭。但是我們若從另一方面查考一下，又可知保羅在當時却也受着一部分人的愛戴，崇拜，羨慕，和親近。譬如加拉太人愛他，服從他，甚至願意把他們自己的眼睛挖出來給他。腓力比人也有許多是他親愛的門徒，他們也甘心情願的跟隨他，並竭力的供給他。他又有許多住在哥林多的朋友們，他們愛他的熱忱，有時甚至比較愛耶穌更甚，因此，而有只信仰了保羅，而遺忘了耶穌的危險，他們明明白白地說：『我們是屬保羅的！』這話引起他無窮的

惶恐。在以弗所的衆人，對於他也具着無上的好感，對他表充分的同情，當他向他們告別說：『此行往耶路撒冷去，我們將不能再有見面的機會』時，他們便悲慟失聲，正如一羣天真孺慕的小兒，他們抱持着他，和他熱烈地一再接吻，又送他到船上去，他們傷痛的替他送行；最後且牽持着他，不肯放他到不測的危險的前途中去。他們不但愛他如良友，並且又敬他如師父，他從他們中間走了，他們便如失去了無價的珍寶一般！在保羅末次往耶路撒冷去時，曾有極多的羣衆送他，在他的行程之中，備受了他們的愛贈。他在特羅亞，他的朋友們很願意見他，他們聚集着聽他宣傳天國的福音，直到更深夜半，也不願意離開他散去；那時，有人因爲屋中擁擠的緣故，竟坐在樓窗上面，忘記了墮樓的危險。以弗所的長老們因爲要和他會面，便從以弗所步

行至距離三十英里長途的米利都，只是求和他一見。他們對他這樣的熱烈，這樣的崇敬，恐怕當時便使走百里的遙程，和他見面，他們也是情願的。他到了推羅，那裏的人固然從前和他不大相識，但只慕着他的美名，仰着他的人格，便狂熱的歡迎他，他在那裏就擱了七日，備受了他們破格的優待。他向他們告辭，他們簇擁着送他上船，在他將行的時候，他們跪下來爲他誠切的祈禱。他們又敦勸他勿要到耶路撒冷去，以免犯不可揣測的危險，但他致謝了他們，仍舊行他原有的路程。在該撒利亞，也有人勸他不要去，勿輕嘗危險，他們怕他此去，行將就死，誠懇的挽留他，但他的初意決不爲他們所動。他們見他去意的堅決，便不禁傷心流淚，只把他的將來，交託在上帝的手中罷了。

保羅那時也深曉得耶路撒冷他的仇敵是具着雄厚的勢力，是

決不會寬容他的，但他毫不自餒，始終要效法耶穌的樣式，完成他的重大使命。在耶路撒冷他的仇敵雖衆，也有人同他表同情，勸他務必在言行上加意的留心。那裏的教會職員中，也有幾個人想和他通款曲，但格於勢力的阻礙，不能不審慎從事。那時的使徒們，如雅各、彼得、約翰等，也沒不對他加以誠意的推重。彼得在他所作的書中嘗稱『我們所親愛的弟兄保羅。』雅各也在公會的報告書裏寫着：『我們最親愛的巴拿巴和保羅他們是能爲耶穌而犧牲自己的。』

保羅能爲耶穌犧牲自己，當時却也有人爲了保羅而犧牲的。如百基拉和亞居拉二夫妻，是保羅最好的朋友，保羅也承認她們爲了他的事，簡直忘記了自己的性命。當時尚有許多別的人，對他也能有同樣的愛心，也足見他對於人的愛心激動的能力，是到了怎樣的程

度！他便是受了監禁，關在獄裏，但當他唱詩讚美的時候，也有一個西拉和他合唱，不使他感到孤獨的悲哀。他在最困苦的環境裏面，每有人和他一同嘗受，有人和他表深厚的同情；即使別人都離開了他，到底還有一個忠實的路加，是始終和他同在的。所以他雖然有時受人的唾棄，受人的責打，但他們能屹然存立，不因此以跌倒。受艱辛，受困苦，但他們能百折不回，不因此頓挫而至滅亡。受人的侮辱，受人的逼迫，但他終得着人的同情，不因此而陷於孤獨的絕境。

(五)他的誠實

要研究一個人的人格，必須先觀察他的誠實程度如何：他的言語是否真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嗎？他是可靠的嗎？他是竭誠待人的嗎？這些問題是一切人格條件的要素，是先決的道德，是不可或缺的。

品格標準。倘使其人一切都好，只是缺少誠實，則也不必再去問什麼別的事，便可決定那是沒有什麼人格可言的了。我們若用這樣的公式去研究保羅，則切實的可以承認，他是誠實的，我們應該根本上承認他是一個極誠實的人。

我們如今對於保羅在當時所有的智慧和見解，以及由其智慧見解中所發生的言論和主張，容或有許多的不能滿意，或許有許多被認為不正確，甚至引起懷疑，不能盲從着他。在他的辯論方法上，或是所採取的手段上，也或許有些不妥當，應該受指摘。但這樣都不足以妨害他卓有的誠實美德，我們對於他這種美德，是不容有什麼疑慮或不信的。

倘使保羅是一位科學家，哲學家，或是神學家，則他所發表的，所

精研的，只是有一種己身以外的對象，他是處在第三者不相干的地位，他的言論是冷靜的，關於他自己的人格，並不容易從此中被窺視出來。但是他的著作，便是遺留給我們的十三封信函，在那些信函中，他赤裸裸地完全把自己的人格真誠無偽的表現出來。譬如一個教師對着他的學生把未來的課程先規定了，則他決不會不去照着所規定的一一去實踐的；否則他將給學生譏笑，指他爲言行不顧，授人以攻擊自己的機會和把柄，那實在是近人情的一件事。保羅的信函，便如教師對學生所規定的課程是一樣的真實，他的踐行其言，也是一樣的確切。

67

我們細讀保羅所作的信函，必能領略他的正直，爽快，堅貞，和真實；他的無虛詐，也是由其信函證明。由此，我們真可以進而決定，那些

信函決無後人偽造的可能！至於他自己也深曉得自己誠實的美德，他因為當時有人詆他是虛偽不誠實，便不絕的申明他自己的真誠無偽。他受了誣蔑，他的心裏十分的痛苦，不得不把一腔熱烈誠懇的心懷，向人們傾露出來。

我們考查保羅的生平，在他年事尚幼的時候，他已經很有誠實的習慣；因為他幼時是受了法利賽人的教化，所以他便仇視着基督教徒，並且極力加以逼迫和殘害，那便是由於他對於責任的自覺，以為非如此，便不足以為法利賽的信徒，他到了皈依基督之後，他便又熱烈的去宣傳基督福音，甘心情願的去擔負着自天而降的重大使命。他以為如不這樣，便不能免除災禍。

他所做的事，能使他撫問自己的良心而絲毫沒有什麼愧怍，他

因此，常得着無上的快樂，他曾舉以告訴哥林多的同志。他又曾向他親愛的門生提摩太勸勉過：『爲人第一須要誠實，做事應當對良心無愧，須遠離虛偽的人，因爲他們是好像在心上被熱鐵烙過一樣！』他在文士和官府的面前，也是這樣侃侃的陳說；他在上帝的使命之下，沒有什麼畏縮，他的誠實的美德，常隨他的言行顯明而表證，一直到了現在。

口頭上的誠實，隨便什麼人都誠實得來；我們現在要把他的言論提出來，看看究竟他的誠實是和普通人有什麼樣的分別。我們細查他的言論，他不但常常說到誠實的重要，並且在那些言論裏，實藏着他的熱情，充滿着好像在跳躍。他對着哥羅西人加以勸勉，要他們戒除誑言的惡習，在那些勸勉的言辭中，我們不難想見當時他的

熱度是高到怎樣的地位。當他在以弗所大城市中，因為那裏的商場興盛，商人們多半是要說謊言的，他見了，十分的難過，立刻加以指摘和勸誡，要他仍和人以誠相待。他對羅馬人也是這樣說：『我告訴你們的只是真話，我是不會說謊言的；但尚有許多人不能信我，我心裏常為他們難過。……』他向加拉太人說：『我說的是真話。』那樣的語氣，在他好像是剖白心胸，好像是立在上帝的面前起誓。他在致哥林多人書裏，歷述自己怎樣的受逼迫，吃盡辛苦，在最後却緊緊的申明說：『上帝知道，凡我所說的，是沒有半句假話。』他為什麼要這樣的申明？因為那時有些人正在懷疑他的誠實，以為他是一個詭詐的人，他便不得不這樣鄭重的證明了自己。他對着他所親近的門徒提摩太說：『我傳道給異邦人聽，這實在是真話。』所以這樣的一種申明，

是表白他自己的心胸，是顯露他的誠實，在他差不多已經成爲一種必然的習慣，屢次在不知不覺間便要從心坎中吐出。

他告訴帖撒羅尼迦人說：『我並不曾諂媚了你們，這可以由上帝做見證的。』對羅馬人說：『我在祈禱的時候，常記掛你們，提起你們的名字，這可以由上帝作證。』他向哥林多人申述他不能來見他們的理由，也是說可由『上帝作見證。』他這樣屢屢不息一例的申明，在現在或不免要引起人們的非笑，以爲是太過分的話，但那時他實是受了人們的誣蔑，硬要把他誠實的心懷掩沒，使他心裏非凡的痛苦，這樣的申明便不得不儘量的吐露。所以他向哥林多人說：『我並沒錯待了你們，又未曾從你們的中間得過任何的好處。』這也是他向猜忌者申明之一。

保羅的生平，所最崇愛的，便是誠實；反之，他所最恨惡的，便是虛偽。這便是做法了耶穌。因為耶穌所最不满意的，便是法利賽人的假冒爲善；所最愛的是真理。保羅是愛耶穌，立志跟隨耶穌的人，他對於耶穌的言行，早有充分的了解和敬崇，又怎肯從自己的身上讓虛偽肆行其勢力呢？

他是一個極端的誠實者，這不但可以從他的言語裏看出，更可以從他的行爲上證明。我們應該明白，倘使一人有意的說謊，必得是要藉此以達到另外的一種目的。他們——說謊者——是將由謊言而獲利，或得着財帛，或得着地位，更或得着名譽；決不會有人因爲說謊而犧牲了一切，並且這犧牲，又是極顯明而確切的。我們都已知道保羅在三十歲的時候，他原是具有很深遠豐富的學識，佔有高尙重要

的地位，無論他要在猶太任何地方，都有相當活動及發展的能力。若是他不改變了他原有的宗旨，他的前途正未可限量。你看他並不顧及那些，他只要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我親眼看見過他。』由此，他便阻塞了所有活動的機會，截斷了前程的道路。他這樣的說了，不但在耶路撒冷，便是大數，他的本族，他的同學和朋友，都要一齊遠離開他，不敢再和他親近。他由此不但失了原有的地位，並且要受盡他人的譏笑，辱罵，逼迫，和陷害！他受種種的艱辛，都是起於他既受聖靈的感化之後。在那時以前，他到處受人的尊敬，隨地可以獲着榮耀，但自那時以後，他的環境就驟變成棘地荆天，他處處都是危機，只要一不留意，便要惹殺身之禍。那是不但猶太人，便是外邦人，都要羣起攻擊他，不遺餘力。但他處在那樣危險惡劣的境地，他並不膽

怯，並不懊喪，並不畏懼的，勇敢誠毅的繼續着他的宣言：『我曾親眼見過活的耶穌基督。』倘若他這是說誑話，則他的這種誑話的代價也未免過鉅，他因為說誑話而致喪失了一切的一切，最後只餘了一件破舊的外衣，幾本古老的典籍，萬毀叢集，百難折磨的老態而已！他不但喪失了這物質上的一切，——在精神上，也備受了無情的打擊，在名譽上，也備受了無上的犧牲。有人指他是發了癲狂，有人罵他是受惑於污鬼！他常被人毀謗，唾罵，見棄於羣衆，但他決不以此爲意，仍要繼續的宣傳他曾親眼見過復活成神的耶穌。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實在是已經看見過耶穌，倘使未曾見過，他又怎會這樣的堅持到底，毫不爲環境所阻呢？他的境地，真如被擲於凶惡叵測的鬪獸場中，環其身者，盡係張牙舞爪的猛獸，他與那些猛獸相撐持，真隨時隨地可

以粉骨碎身，而徒博場外觀衆的一粲。他決不會因爲想嘗受這種人不能堪的痛苦而去代替一句不誠實的謊言；因爲他是誠實的，他見到了不易的真理，不能不信，更不得不說！

普通人或也可以因說謊而受痛苦，但至極也不過一月一年的時光罷了，但他却在困苦凌辱中掙扎了大半生，三十年來沒曾度過一日快樂平康的生活；他的背，負着苦十字架，已經三十餘年，他說：『基督的愛激動了我，』所以他決不放鬆，只勇往直前的去跟隨基督，以追求基督的愛。他迭經艱苦折磨，屹然不動，始終如一的堅持着他的信仰。他因爲基督的愛的緣故，所身受的逼迫，多至不可枚舉，其中犖犖大端，如五次被猶太人鞭了三十九下；三次受羅馬人的棍傷；一次被人用石頭幾乎砍死；三次在船上遇險；也曾日夜二十四小時間

飄浮在波濤喧騰的水面。又有盜賊，凶惡的猶太人，外邦人，環伺在他的左右，得着一點空隙，便要立刻攫取他的生命，使他在他們的眼前流血！他無論在城市裏，郊野外，都是悽悽惶惶的受苦，受着風雨的侵蝕，霜露的欺凌，躑躅道路或飄浮水面，都是和死相聯接得十分切近。他在白日裏作苦工，在黑夜裏不能安眠，飽嘗了飢渴凍病的滋味；這也尚且屬於肉體方面的事。至於他的精神上，也決無片刻的清靜和安甯，教會中各種困難的問題，要待他去解決；貧苦無告的教友，要待他去設法救濟。他又常受人的誣冤，被指爲不堪的咒詛者。但他以爲這些都不足以搖動他的意志，劫奪他的信仰。倘使他是一個無誠意的說謊者，我敢必他是早已要改變而軟化了。

有時一個人在生死關頭的時候，很可看出他以往的真僞。但保

羅在三次瀕於死亡的當兒，却仍舊堅抱着他那永不更移的信仰。一次在會堂中，羣衆喊着要殺掉他；一次在地中海遇着風暴的船上，又一次在被囚禁於羅馬的監獄裏面，他均能從容不迫，毫沒有畏懼，也絕不對於自己的言行發生什麼不安的懷疑。當第一次那些烏合之衆在會堂裏要擊殺他時，他却於百忙絕險之中，向大眾述說他在大馬色路中遇見耶穌的事。在羅馬的監獄裏，他又知道有一位大力的保護者是和他同在，永不離開，直到末日。腓斯都說他是狂了，那或許近似，但無論怎樣，我們終無法能說他是不誠實的。

這裏，我們要把保羅人格的基礎，放在他的誠實上面，那真是不容改移和推翻的！他的這種堅定卓越高尚美滿的人格，真是我們所當欽仰而做效的，雖使他的言論見解有時不能感動我們，但他的人

格，却深足感動我們而有餘！

他也有時舉出自己良美的行爲，要向他人樹立永久的模範，這並非是他的驕傲，實是由於內心的熱烈，他說：「你們當看我，當做我！」有一次，他在米利都和以弗所的幾位長老們同在，他向他們伸出他的手來說：『你們看！』那是怎樣一雙勞苦而致粗裂的手啊！所以路加見了，便忠實的記下。我們現在也可以想見他的那手是粗糙而龜裂，並且又深深地刻着網線的印痕！他和他們同在，只是自食其力，他在工作之餘，便向他們宣傳基督的真道，他在他們中間住了三年，流了多量傷心的熱淚，做了無上良好的模範，這也可以證明他的誠實是真的。他向他們以身作則的勸勉他們，要他們做法他自食其力，以有餘賙濟貧苦。他向他們引用耶穌的寶訓：『施比受更爲有福，

『以感化他們慈愛的心懷。他們受了他人格的感化，當他向他們告別而去的時候，便不禁要想到他平時爲人的好處；只在他們中間同居了僅僅千日，便要離他們遠去，禁不住的，要抱持着他，和他親密的接吻，不絕的流淚。

他對於宣道，應用過無數的方法，他曾用過比喻，寓言，引證，和聖經，但在最後，他要別人看他自己，說在他的身上實在有基督耶穌的印證，正如他在路司德被人用石砍傷了的癍痕，羅馬人的棍痕，猶太人的鞭痕，那時恐怕尙殷然的留在他的肌肉上面。在第一世記初葉，羅馬人豢養奴僕，因爲防止他們的逃亡，便在他們的面頰上烙下紅色的印記，保羅的額上，也顯然有了這樣的烙印，表明他實是耶穌的僕役，那印記是上帝給他印上的，以便使世人一見而知他是忠於基

督，是以基督爲惟一救主的誠實人。

這真是一件極可引爲榮幸的事，在基督教方始興盛的時候，便得着這麼一個誠實勇毅的人，挺身而出，要爲基督教的代表，他能毫無虛詐詭僞，完全是出於自己真實的心懷，有誰再可說這是一個理想，一個僞造的呢？

有些人說，新約是一部僞造的書，但這種說數在現代早成爲過去的了。我們所知道的，新約決無所謂假造的可能，當時寫新約的人，也都和保羅一樣的誠實，沒有一些虛飾僞託，純係誠實坦白的心胸，承受着高尚的靈感而爲自然之流露罷了。從前哲學家提奧奇理斯（Diogenes 紀元前四一一——三九四）在太陽光亮之下，點着燈籠要尋訪誠實的人。若使他和保羅相遇，則他必定毫無疑慮的喊了

出來：『我已尋着我所要尋的人了！』

(六) 清晰的頭腦

在上面一章中已經說過保羅的誠實。誠實固然是極其重要，但若使只有誠實，而沒有一個清晰的頭腦，則所謂誠實，也便是糊塗和愚昧的別名。我們從歷史上可以尋出許許多多誠實可靠的人，但是因他們同時缺少了清晰的頭腦，昧於事理，頑固而執拗，便反致因誠實而僨於事。又因為頭腦不清晰的人，每缺少適應時代的知識，多是愚魯而無用的。這種人，固然有了誠實的美德，但這種美德是無濟於事，而反有害於事的。有些人有了這樣愚昧糊塗的誠實，自己以為是上帝的僕人，凡所言行，都是忠於上帝，而決無通融更易的餘地，這便十分的危險，很近於狂人的行爲了。

有人對於保羅的頭腦，深致懷疑，以爲他是決不會清晰的；這也不足爲怪的。因爲他嘗看見異象，或突然仆倒在地，有一次，他甚至自稱說被放置於三層天和七層天的上面，於是引起人對於他頭腦的揣測，以爲他是有一個和人殊異的特別頭腦，他的頭腦是有病理的。又因爲他能說方言，便招毀謗，人以爲若是他這樣的說下去，便不難被送往瘋人院裏去。他自己曾說身裏有刺，人便說他是患着羊癲病，更沒有什麼清晰的頭腦了。因爲他是具着富於病理的頭腦，所以能見普通人所不能見的異象，聞普通人所不能聞的異聲。這種種對於保羅的猜想，我認爲都不能確切，也萬不會成立。他曾作宏偉的言論，寫幽深的信函，若是他有瘋癲的病理，若是他的頭腦不清晰，又怎能做得到呢？非止如此，他在任何的言行上，無往而不顯明他的合理，而

富於常識，無處不可以證實他是一個殊異的天才。他答覆各種困難的問題，我們在聖經裏可以看出他的各項解答，那都足以顯明他高尚的智慧。他又常指教人，凡他所作的指教，也沒有什麼不適當的。我們現在如要研究保羅的頭腦究竟如何，可以從聖經裏尋出正確研究的資料，在他致哥林多人信中（哥林多前書）他曾發表了許多超越的偉論；有許多極其複雜煩難的問題，他都能一一地加以分析和解決。他能把事理的重要和次要認得非常清楚，從容布置，而毫無顛倒輕重的缺憾。這都足以證實他的聰慧，是由於他所具有的清晰的頭腦而來。他又曾創造種種良美的格言，發前人所未發，而足啓發後人於無窮的，如他說：『有些良善的行爲，並不能完全和法律相吻合。』『知識能使人驕傲。』『愛是由於漸漸建造而成的。』『遊手

好閒無所事事的人們，應該設法加以管束。』對於他人最好是不
要發怒。』『你們中間不可以惡報惡。』『人生的目的，是要彼此優
容，對於世界也須愛待。』『須常抱樂觀。』『勿要放棄了祈禱的功
夫。』『凡事須存感謝上帝的誠心。』『勿發怒直到日落。』『勿讓
那惡者有活動的地步。』『口中勿出惡穢的言語。』『人生當努力
成爲愛人的人生。』『愛惜光陰；及時努力。』『不可急躁輕率。』『勿
空談愛，須見諸實行。』『常常因希望而快樂。』『待客須殷勤。』『爲
逼迫我者祝福。』『和下等人來往，並不存藐視他們的心。』『勿讓
惡報惡，須以善勝之。』凡此種種良言，都是含着不可更改的至理，永
久能在人生中間適用，若是他是一個有瘋癲症者，又怎能想得出？更
怎能說得出，寫得出呢？

保羅實在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大思想家，如達羅馬人書，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文筆的優美，思想的新穎，可暫放置不說，即其中所含的深理，幽邃至不可窮究。直到如今，尚有許多專門家去加以精密的探索，終嫌未能徹底的加以闡明。試想若是他的頭腦不良，又怎能寫得出啊？

有人因爲他時常看見異象，便認他的頭腦是昏亂的，好像是鬼怪的巫者，於人生社會一點都沒有用處的。其實，他的生平，並未曾述說過什麼天堂地獄，又未曾造出種種人所未能知的事實；他並且是極端的厭惡痛絕那些和人生渺不相關的幻語妄言。

有人以爲他情願受苦，這便是他頭腦有病的一種證據。其實，他並不是因爲癡愚而甘心受苦，他在大馬色曾用筐把自己的身體從

城牆上縫下，逃避仇敵的凶焰，在帖撒羅尼迦，他又曾黑夜潛逃，並不以為恥辱。由此也足見他並非以吃苦為目的，但是因為真理而招毀謗，受逼迫，他也毫不畏懼。

有人說，他遇見偉大的事體，或是處身於羣衆面前，便膽怯發慌，便是由於他頭腦的軟弱。其實，他在監獄裏遇見地震，諸人十分的惶恐，他却從容不亂，並安慰他們。在耶路撒冷人們要殺害他，他並不驚擾，且趁着機會宣傳他所信奉的真理。有一次，他在船上，遇着險惡的風浪，同船者有二百七十五人，都驚慌失措，他却勸勉他們，安定了他們的擾亂。他在極危險的時候，也未曾委託於鬼神，作種種迷惑大眾的符術；他也決無別樣詭譎欺詐以及糊塗渺茫的行爲。

有人以為他始終不能免於瘋狂，因為他對人總有自誇的言辭。

他固然有時向他人表現自己的人格，但他有短處及過錯，他也能不隱諱的向衆人面前承認。他說話時總是顧及着環境，因聽衆的程度而異其言論的方法。他無論是和路司德的鄉人，推羅人，或是猶太的文士，皆能適應着他們的程度以發言，倘若他是瘋癲的，倘若他的頭腦是有病的，這是可能的麼？

有人以爲他的頭腦常患着充血症，有時出於一時的衝動，奮不顧身。但是他的熱忱並非無病呻吟，也不時時把耶穌降臨的事掛在口上嚇人，並且更不是由此而不再工作。他在帖撒羅尼迦看見有人因爲指望着耶穌降臨，而不再作工，他便十分的嫌惡，雖使別人知道也不敢加以斥責的事，他也毫不顧忌的申說：『不作工的人，便不配吃飯。』這樣，又怎能因他的熱忱而誣他爲頭腦糊塗呢？

有人不慊於他的說方言，以爲他這樣的說方言，甚至比哥林多人說的還要多，終覺不妥。但他並非時常的說方言，他却對哥林多人說：『我當感謝上帝，使我能說方言；但我願意在會堂裏向着大眾只說出五句人人所能明瞭的話，也不願意說千萬句人所不能明白的話。』他不像別人，因爲能說方言，就存驕傲的心，他也未曾把能說方言引爲自己的特長。

他的見解，是十分高尚而警闢的。卽如他對於『自由』的解釋，自是主張人當有自由的幸福，基督徒更須自由，但他却說人有時可以犧牲自己的自由，而使他人因此獲享自由。這真不是平庸人所可夢想得見的真諦，怎樣還能說他是頭腦不清晰的人呢？

當時的猶太人視割禮爲天經地義，但保羅却以爲無足輕重；有

人也曾反對割禮，但保羅也不加贊助。他看割禮不是什麼人生的要道，人生的要道，只是在人世間應該怎樣的做人，對上帝應該怎樣的順服和愛戴罷了。他的這種見識，是超脫世俗的束縛，是擇精抉要，是高尙偉大，有魄力，有果斷，勇毅而聰敏，怎樣可以說他是瘋癲呢？

他的頭腦的清晰，有十四種確鑿的證據：便是他自己所作的十三封信函和路加。路加跟隨他時期最久，並且自己又是一個醫生。但在路加所作的使徒行傳裏，却沒曾有一言說到保羅的腦病。在那十三封信中，我們更不能尋出一些證據可以證明對於保羅腦病的假設是真實的。路加是保羅最親近的人，故爲他作證也最有力而可信。我們有了這十四種鐵證，真不容再使人對他清晰的頭腦有什麼懷疑，有什麼誣蔑！

有人以爲他所遇見的事，十分的奇特，是普通人所未曾遇見的，便以爲他的頭腦是特異的。但我們應該知道人們的環境是不能完全相同的，我們不能因爲自己所未曾遇見的事，也斷定他人不會再有的，更不能在他人已有了那樣自己所未曾有的事，便貿然斷爲謬妄的！我們若是因爲保羅和我們的心理的經驗迥不相同，便斥爲虛妄，則也可同樣的去斥責基督。那麼，天地間所謂真實的事，不是太少了麼？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各種宗教，則鮮有不是迷信的；去看真理，則鮮有不足懷疑的。發出這種言論的人，恐怕他自己的頭腦是有病的罷，——頭腦如無病者，恐怕斷不會發出這樣怪僻言論的罷！

人們對於基督教的起源，有兩種謬誤的見解；第一種見解，是以爲新約只是一種詩的著述，是神話的記載，其中所有的神蹟，都是根

據薄弱的妄測。因此，他們就要問到底有沒有耶穌其人？他們更進而決定耶穌是不曾真有的，只是出於杜撰假託的理想中的人。第二種見解，是以爲從一個女人偶然看見一種幻象——這便是看見釘死十字架上的耶穌復活了！——她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她便是傳佈基督教的創始者。關於第二種見解，我們也不易加以駁斥，因爲馬利亞並未曾留下什麼著作，使我們不能替她作辯護，證明她是決不會有什麼頭腦不清晰的病。不過基督教的來歷真是以抹大拉的一個婦人做根據的麼？倘使真的，則基督教便可以沒有。但是現在我們却有一個保羅，他不同於神經薄弱的婦女，他是有極清晰的頭腦，有精密的思想，有高尙卓越的人格，他是堅信着基督教，是基督教的闡揚者，基督教又怎會失却了穩固的根據？

有人或者要懷疑保羅也不是真實的麼？則他留有十三封信函，那裏面對於人生的諸問題，都曾作親切的討論，那是富有時代背景的著作，絕無偽造的可能。他在那些信裏，遇着人向他提出的困難問題，必爲詳細的解釋，指教，斥責，警告。他的言論行爲，有聲有色，在當時猶太人當中，清朗明顯，好似白晝！

在二十世紀中或許尙有人像從前的腓斯都一樣，高聲的喊說：『保羅，你瘋了！』但我可以從那永不消滅的十三封信函中彷彿聽見有聲音說：『現代的評論家們哪，我並不曾瘋，凡我所說的，沒有不是憑着真理的呀！』

(七) 他的軟弱

我們不必爲保羅的軟弱，作什麼遮飾和避諱，因爲他自己原已

坦白地承認了他的軟弱，倘使我們硬要爲他作什麼遮飾和避諱的打算，不是無聊之極嗎？他有時自己誠懇虔摯地承認自己的錯失，如懼怕，失望，悲觀，沒有一毫的掩藏，完全坦白的道出；甚至有時他因受了打擊而致痛心，感覺到孤獨的悲哀，也要赤裸裸地吐露在羣衆的面前。他是受聖靈感動過的人生，我們勿把他這種誠實認過的精神就埋沒了白混了過去，須知只是這種精神，也便是由聖靈感動而發生的證據。

因爲他是軟弱的，便使我們得着很大的益處，獲有無窮的希望和安慰。他對着自己從未晤面過的羅馬人，把自己在未受靈感未做基督徒以前種種失敗的人生——那雖使他自己覺得是不大雅的事——也完全無諱的傾吐出來。他甚至於這樣說：『我也不能明白

是什麼緣故，那些不應該做的事，我却去做；應該做的，却反畏怯得沒有做去的勇力！我雖透曉律法，但是不中用的；律法毫不能幫助我什麼。我的人格是有二面的，向上的精神常和墮落的靈魂相爭戰，但勝利却屢屬於墮落方面，這樣使我不能自由，我真是苦呀！有誰能拯救我呢？……」他又陳述在他自信了耶穌基督以後，便被拯救了，使他不再做罪惡的奴隸，而為上帝的兒子，雖然仍不能免除過錯，但那只是兒子的過錯，而非奴隸的過錯了。這時他心裏尙未能免除精神上的戰爭，但痛苦已經減輕了許多，不再像從前那樣的厲害了。

他的腦經的敏捷，實非常人所能及；有人在毀謗着他，他知道了，便要感受難堪的痛苦。當他在哥林多工作的時候，他曾說他在工作上的軟弱，甚至懼怕得發抖。他因為在未到歐洲之前，已經受了許多

的痛苦，他在腓立比被鞭打，被囚禁，且被羅馬官府的驅逐；在帖撒羅尼迦也有這同樣的遭遇，並且受羣衆的唾棄。在雅典受人的譏笑。所以後來他到了哥林多，便覺十分的失望而悲哀，再無進取的精神了。他到了哥林多，那裏的會堂不准他進去宣講，他說話的範圍，甚至只限止於常人的家裏，他在精神上真覺沮喪已極，竟以爲自己工作的前途，是不再有什麼燦爛的希望，因爲他能將已往所受的折磨所遭的打擊，均一一地記取，而加以深刻的回憶，這便是他多感痛苦的根源。

當他還未曾到哥林多去以前，在特羅亞等着提多來，提多原也和他約定了來會晤的，但屆時竟未能來，他便頓覺大大的失望，以爲是一場失敗；雖使在那裏有極好的機會等着他，他也不再願意去了，

他改變了預定的方針，隻身往馬其頓去。等到隨後遇着了提多，由提多告訴他哥林多工作的佳况，他便又感到濃厚的興味，立刻想再到哥林多去。他這樣容易感動，受了挫折，便失望而灰心，真和普通意志薄弱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又曾在亞細亞省裏遇見一件失意的事，這件事雖然至今尚沒有人知道，但他那時竟以為死期已至！所以他的人生裏，軟弱的印痕，是顯確的存在；他雖有自天而得的智慧之光，但有很多很多的次數，這光竟被他的軟弱所擾亂遮蔽而至於黯然失色！他的天賦聰穎，嘗被他的軟弱所困害，正似絕好的寶藏，隱沒在易毀的瓦礫裏面，他的容易感受痛苦，比較別人更多，他的軟弱之點也由此而彰顯靡遺。他所受的刺激，在他的精神上永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永不遺忘，他曾歷舉以告哥林多的同人，表明他如何受人們

的唾棄。在他垂老時期，他的痛苦的回憶；只有更增加他淒涼况味，他常追述從前在以哥念路司德等地方所身受的苦難，使今日讀其信函的人，——尤其是他最末後所作的那一封，——也要爲他扼腕感嘆，蹙額太息，凜然而生畏！

在這裏又將引起一般不明瞭者以一個懷疑，倘使保羅真是一個英雄，真心信靠了上帝，雖遇艱難曲折，又怎會懼怕到那樣的地步？這種的見解，便將誤觸了英雄的意義。蓋所謂英雄，只是能夠自己克制他畏懼的感情，使不爲畏懼而跌倒；倘使喪心怯懼，而外面却裝做不怕的樣式，又豈是英雄的本色？況且英雄固非鹵莽無知的匹夫，又怎能完全免除了恐懼？保羅雖不免於畏懼，但他實能戰勝這個畏懼，他具偉大的能力，不爲這畏懼屈伏而跌倒，這種能力，也便由上帝所

賞賜而得的了。關於這種上帝賞賜的能力，路加曾詳細記載了三次，顯明保羅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會有上帝的啓示指引，而振作奮往，更不被這恐懼所限制了。有一次，保羅在哥林多灰心喪志，抱着消極退縮的悲觀，上帝便向他顯出異象，告訴他勿再恐懼，應該努力向前，並且向他說沒有什麼人可以害他。這裏是顯出三層重要的意義：第一，因為他有了畏懼的心，所以上帝要他勿怕；第二，因為他對於自己的工作已起了懷疑，所以上帝要他繼續努力；第三，因為他已經疑慮着將受仇人陷害，所以上帝使他知道沒有什麼人可以害他。他得了這麼三種的教訓，便渙然釋然的再繼續了他未完的工作。

當他在耶路撒冷未受會衆在大會堂中審問之前，他因為環境的險惡，頗抱悲觀，又身在囚拘之中，對於到羅馬去的希望也沒有了。

那時的保羅，正如舊約中的以利亞在羅騰樹下尋死時是一樣的景况，一樣的情緒！但那時他在心灰意懶絕望之中，却有聲音在招呼他說：『保羅，勿要害怕，起來，仍須往羅馬去，爲我做見證。』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上帝原是在保護着和指示着我們，我們有時失望，他却使我們有望；有時我們悲觀，他却要我們樂觀；他又能使絕望中的保羅到底要往羅馬去，爲他的名作證！所以保羅終能依賴上帝的保護和指示，戰勝了他的軟弱，能從恐懼中顯出他的勇敢和前進的精神，並且深深感到上帝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恩賜，他指明了人離開了上帝，便不能再成就什麼事。

那一次他在大風浪裏他的船沉沒了，那時天空是黑暗如墨，太陽一些也不放光，到了夜裏，月光星光也都不能看見，船裏的人和東

西，都已浸沉在海水裏面，那時路加正是陪伴着保羅，他們也已料想此生是不會再有什麼希望的了。其實，那樣的絕望，也自不能怪他們的；試想經過了十餘日黯無光華的風浪，並且沉沒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無論誰也都不能不怕。但那時上帝又告訴他：『勿怕，你終可以到羅馬。』

他每次逢到絕境，不再有希望的時候，上帝便要指示他，使他轉危爲安，使他不失了他的勇氣，不忘了原有的宗旨，這也可見上帝在保羅身上成就的偉大了！在大風險浪裏，可以安睡無憂的，只有耶穌一人，現在保羅竟藉上帝之力，而平安的脫了風浪的危險，自當使他感恩無既了。

從上面所說，保羅在迭次遭遇危厄的時候，他恆如我們一樣，不

免於驚恐和失望，但他終賴上帝的大力，能獲着最後的勝利。他並非完全剛強，他是軟弱的，他不但坦白的承認着自己的軟弱，並且又要請求他人爲他自己祈禱。他誠摯的請求帖撒羅尼迦人爲他祈求上帝。在理，他自己已經被召爲基督的使徒，宜乎不必再要人代他祈禱，但他自覺他個人祈求的能力不足，於是要求別人在祈禱中幫助他。他請求以弗所人爲他向上帝懇求，在他的言語中加增他的勇敢和能力。因爲在言語中的勇敢和能力，實也不算是什麼容易的事；許多人在大庭廣衆間，因爲顧慮得週到，要詳加攷慮和審慎，不願意向任何人開罪，所以說話便支吾瑣屑，不再有振作的氣概。誰能當此時吹巨大號筒，雄辯驚人，說得痛快淋漓，使聞者震動而感佩，則這人必定是一位偉大的創造者。保羅對於這一種勇敢能力，自知尙所未逮，

故願別人替他祈求。我們知道保羅是應召的有力使徒，是負有宣傳基督大道的使命者，但須明白要做一真實的使徒，要實在負着宣揚的使命，那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勢必多數人爲他祈求，全教會爲他向上帝下跪，代他懇求得着這樣偉大的能力。

保羅當年事尙幼的時候，心裏便常有不斷的戰爭，便是當他做了基督門徒以後，這種戰爭在他的心裏，也未嘗停息過。所以他常說他的精神的內部有極猛烈的衝突，這樣，便是一種克制私慾的掙扎。因爲他是『叫他人得救以後，而自己反因此跌倒，』做心目中唯一的大戒，所以便竭力自警，不斷的攻克着自己，這是在精神上的弱點，他自己深覺得這種弱點的痛苦，使他的靈魂常常的不安。在他的肉體上，這弱點也是確切有的，因爲他曾說過，在他身體中，藏着一

種毒刺，這雖不能使我們知道是屬於何種病痛，但由於那種病痛，却足以妨害到他的工作，是確切可信的。在聖經裏，我們也可以找出許多的證據：有一次，他要到加拉太去，因為有了病，便更改了原有的打算。但那一次的不能前往，在他的工作上，却反發生意外的好影響，因為他自己的未往，便反引起加拉太人對於他的美好感情，他們由此愛慕着他，敬仰着他，同情於他，信他所宣傳的上帝的道理，故反因他的弱點而成全他的志願，顯出他的剛強了。在肉身上他能獲得這樣的效果，在靈性方面，也正是這樣，他每能因弱顯強，成就美滿的事業。他雖有時能在羣衆的面前，宣布他所知道的深奧神學，大講其『預定論』，但終因為陳理過高，好似一位可望不可即的大師，立在堂皇巍峨的高位上，使我們不能夠走去接近他，反使他的智慧埋沒，因為

既和我們不發生什麼密切的關係，便是和我們沒有什麼利益了。但有時他因爲自己的軟弱，受了挫折，就失望悲哀起來，懇切的祈求上帝赦免他，援助他，也好像一個無力的赤子，等待着慈愛的父親一般，這却能使我們得着良好的榜樣。他並且有時發怒，不可按捺；有時却又追悔，嗒然若喪，赤裸裸地顯出他的天真，表明他是我們的朋友，兄弟和同伴，他原是有切實的幫助於我們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能給真實利益給我們的，只是一位誠實可靠的朋友，兄弟，和同伴，而非什麼高尚悠遠的大哲學家哩。

我們固然要有一位人格美滿高尚的聖賢做我們爲人的標準，但這種人格，也不是什麼超然出世，遠在天界的神仙，因爲那是太高了，反使我們不能直接從他那裏得着什麼。我們只是要一位像新

約裏所寫出的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有友誼，一切都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他也是失敗而恐懼，依靠上帝的恩力能夠建設，這方足爲我們的模範。惟有這種模範，是人類所不可或少的，是我們所需求的。因爲惟有這樣的人生，纔能從失望中產生新的希望，從失敗中獲得最後的勝利，是我們所當儆法的人生。保羅的人生，便是這樣，在他的真正悲傷，努力和奮鬥中，用以戰勝私慾的模範裏，他實足顯明自己是我們的朋友，弟兄和同伴，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模範人生！耶穌基督的人生，是美滿無憾，一片的光明純潔，是在我們的前面引領我們的；至於他，保羅的人生，却是已經受過試探，已經被罪惡牽絆而致跌倒，所以是和我們平列，是和我們攜手同行的！

(八)他的能力

上面一章是說及保羅的軟弱，但保羅若果真只是軟弱的，他又怎會成就偉大的建設呢？又怎能感動許許多多的人，使他們一齊去惡就善，而一致的皈依基督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雖不免於軟弱，但他却也實是富有能力的。在起首的時候，他多方的逼迫着男女的基督門徒，將他們逮捕入獄，或竟致殺死，那便是做法利賽人時代的保羅。那時他是法利賽人，因他是一個富有能力的法利賽人。及至他認識了基督，虔誠的悔改之後，他在做耶穌門徒時，這樣的能力却未曾隨法利賽人逼迫的威權而俱逝。我們只要曉得他在船上，雖被視爲犯罪的『囚人』，但遇着風暴將沉沒的危險之際，那全船的三百餘人，却都肯俯首聽他的指揮，所以他實是無論處於何種的環境之下，終能爲他人的領袖。這也便是強者和弱者顯然的分別，弱者不能

抵抗環境，常被環境所屈伏；而強者則能努力奮發，戰勝了環境的一切艱阻，雖是屢遇失敗，却仍舊能勇往直前，以求其原有目標的實現。強者的奮鬥，雖未能立刻收到改良環境的效果，但環境的艱阻愈甚，他的奮鬥能力便更能因以增加，如在暴風狂浪中的保羅，不但不足挫折他的勇氣，且更奮厲他的精神，而憑空的增多了他的能力。

我們也都知道，當時保羅的環境，實在是險惡非常，他的仇敵伏在他的四圍，得隙時便要向他施最猛烈的攻擊，但他決不會因此逼迫而致傾跌，終歸於失敗。雖使有時受着不堪言狀的極端痛苦，但他的事業也不是因此便能毀壞無餘。他所身受的痛苦，或者在別人是極不能支持掙扎的，但他却愈鍊愈精，再接再厲，真非常人所能及！當他在羅馬被人囚禁時，他在失去行動自由的時候，尚能做出許多出

人意料的事來。他曾向和他同在囹圄中的兵丁傳道，那些兵丁是時常更遞來管禁囚的，於是他的宣傳便能漸播漸廣，使福音的種子遍撒於貔貅隊中，隨後且因此而播揚到深幽的羅馬皇宮裏面。

他並不因為被逼迫拘囚而灰心喪志，却更由此而奮激其勇往無畏的精神，彰顯他偉大的能力。便因他這種榜樣，就能興奮了許多熱忱的信徒，他們率皆不憚權威，不避斧鉞的挺身而為救主作證。

他又有極洪大的寬容精神，這精神更非無能力者所得而具有。他對於時人的宣傳福音，若有什麼和自己見解有抵觸之處，或竟致背道而馳，他也不狹量的去加以反對。在他的意想，這雖不免有錯誤，但由此引起羣衆對於基督研究的興致，却也未為失計。這種見解，若以與目下普通的傳道士相較，其寬大悠遠與狹隘短小的程度，相去

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普通的傳道士，不但沒有那樣寬容的度量，却也少有那樣悠遠的眼光，這其中的區別，只是在於能力的不同而已。

保羅對於他人的譏笑和逼迫，並沒有敵視和怨惡的心理，他甚且願意竭誠的歡迎，因為他每能受譏笑而益能奮勉，受逼而益能耐。在普通人受了他人的譏笑和逼迫，便將窘窮愧怍，而他則不然，他對於各方的譏笑逼迫和種種的仇視和誣陷，也皆如在荒島由火上把毒蛇擲去的一樣從容，一樣的不以爲意！那火上螫人的毒蛇，正可象徵他一生的遭遇，無往而非陷阱和毒坑，但他的不爲所害，也正如擲去毒蛇一樣。

大概普通人每多失敗的癥結，就是由於不能自治，不能範圍自己的情感，遇事躁急而易怒，怒時且不可遏止。如普通有畸形的殘廢

病者，每因自身的疾病而怨天尤人，白白地拋棄了人生，一無所建樹。至於保羅，則獨能免去這種惡習。保羅不嘗自說他身上是有一種毒刺麼？這毒刺當也不外肉身殘疾之一種。他也曾爲了那病懇切的祈求上帝，快快的給他療治痊癒，但久遠的未能如願，他却並不以此而失去他對神的信心，和停頓其對人的服務，他不但不發怨懟，並且反以爲或將於此軟弱處，獲得絕妙的利益。這便是他的返弱爲強的觀念，是他努力自強的表現，所以他說：『在我的軟弱處，却能知道我的强健！』

格人的羅保

大概在精神過分敏捷的人，其腦力必有疾病，由此，每易發生厭世悲觀的心理，一肚皮不合時宜，動輒得咎，動輒失敗。保羅的頭腦，更是十分的敏銳，或也不免有此種病的徵象，但他雖使有時引起悲觀，

他卻是永不灰心，決不因此喪失自己前進的勇氣。他一本着良心的主張，擔負着重大的使命，奮往直前，不受阻礙的困頓，不爲利害的搖動，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有時他雖覺不應該再遠出傳道，但他終不由此而懈惰，還是挺身而起，遠途跋涉，去將耶穌的真理，散播給四方的民衆。有時他也覺得自己的倦乏，好似不能再支持下去，但他仍舊努力，爲主工作。那一次他在哥林多，因爲以前在四城中的受挫，在勢不能繼續其原有的事工，但終由良心的憤慨，而亟起作有力的宣傳。他所發表的言論，在希臘人看來，不免是愚笨的；在猶太人看來，不免是反常的；但他一切不顧，只奮勇向前的做去。他絕對不是什麼愚魯不靈的人，但他實覺得這樣的負責，使他精神愉快，他也忍耐着堅持着去和艱阻困難相奮鬥。他也決不顧因爲迎合他人，就改變了自己

的本旨，不像現世一般的弱者，在宣傳基督真理中，只專門注重於言辭的修飾；他毫不以受他人指摘和反對而氣餒，只是認定了目標，努力的奮前。

一個人的真實能力，有時可以從他的敵人所施與他的逼迫裏看出來；但也可在他和朋友相交往中顯出來。有一次，當保羅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不是有許多的朋友羣起阻止他，勸誡他，要他不去麼？但他毫不爲動，仍然履行他的意志。在米利都也曾有朋友勸阻他，請他不要往耶路撒冷，他却說：『到耶路撒冷去，我也不能十分的清楚結果的如何，——或者我們是將不能再見了！』他甚至因爲友誼的緣故，傷心惜別的流淚，但他的宗旨却不因此而稍變。他定須往耶路撒冷，原也有他的使命，他要把各地教會的捐款攜往耶路撒冷，救

濟一般貧苦的百姓。他雖使遭逢許多朋友的危辭勸告，但他決不肯以生命長短的憂慮，而放棄了他重大的使命。他到了該撒利亞，朋友們勸誡他的更覺迫切，那時，路加也不免要向他痛哭，這使他覺得難受，他雖說：『你爲什麼哭得這樣淒慘，使我心中難受呢？』但他到底是備了馬，擔了衣，向耶路撒冷城去。在這裏，我們不禁要想到耶穌將往耶路撒冷的時候，他的門徒們也有同樣的諫阻，他甚至因此叱罵愛徒彼得爲『撒但！』保羅對於路加的哀哭，不免心中難受，但他那種堅定不拔的精神，却和耶穌實在沒有什麼兩樣。

又如一個人的能力，在一種巨大的風潮中，也可以看出。當保羅之世，最大的風潮，便算是基督教和猶太教關係的問題。時人的心中，爲此問題，也煞費了無盡的盤詰和周章，若是因爲有了基督教，便不

必再要猶太教了麼？則舊約聖經不是明明的存在，而受信徒公衆的承認麼？若是新舊兩教並存，則孰輕孰重，且對於猶太以外的『外邦人』又將怎樣的宣傳和解釋呢？耶穌來，是否要廢去了摩西呢？割禮要不要再繼續下去呢？若說耶穌來是成全律法的，則割禮自有繼續的必要了，但『外邦人』信教，是否也要施行割禮呢？猶太人種種的遺傳和規條，都說是由於上帝的設立，是否要『外邦人』都一一的遵奉而實行，便可稱爲基督徒呢？是否基督徒完全要照着猶太人一切的樣式呢？這些問題，在當時的猶太人眼中看來，都是應該這樣做的，因爲他們堅信着猶太人便是因此種遺傳和規條而得救，則『外邦人』欲得上帝的恩賜，也必和他們一樣的行了。在那時猶太人的基督徒中，差不多是一致的這樣主張，以爲基督徒的造就和基督教

的傳揚，完全須遵照這樣的原則。而保羅的意見，却不是這樣的。保羅以爲宗教並非完全要用陳舊機械的律法來維持，也並非定須遵守種種頑固瑣碎的遺傳，就能得救。基督教的原則，只是要基督徒個人和耶穌基督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其他皆可暫擱不提。所以割禮的施行，並不能成爲永久的儀式；而利未記中所有的繁文縟節，也不是天經地義，一成而不可變。宗教重在精神，是合於人生實用的，並不是徒守遺規，遵從形式的事。所以基督教中，並沒有什麼天經地義的儀節，定須基督徒們去奉行，好像從前猶太教中人視遺規爲極不可少的宗教要素一般。保羅最重要的主張，以爲宗教並非在於能否遵守儀式的禮節，乃在能否獲得與上帝發生關係的神聖人生！若是基督徒有了基督的精神，則竟放棄了種種遺規儀節，也不足爲害！他的這

種見解，當然不能被那時的羣衆所容納，他遭了教會中的反對，失去基督徒們的信託，他都不以爲意，他毫不懼怯毫不退縮的主持着這樣的論調，他當衆宣稱『基督要使我们得着自由，你們不要再甘心心的負着機械的軛了！』所以他爲着這事，遭遇了種種的問難和詰責，他一方面要爲他們詳細的解說和勸導，另一方面却又要指摘他們的謬誤，加以適當的攻擊。他向他們施行攻擊，絕對不是一種報復，也不是任意加以非難，乃是點醒他們，表現出那最緊要的爭點。所採取的手段，却又須審慎而和平，不能使別人因此覺着難受和羞慚。但是他對於耶穌基督實有矢一的忠忱，富貴不移，威武不屈，始終如一的去奔赴其預定的目標，不使他原有的銳敏精神渙散，在這裏，我們不禁的要想到有許多的領袖，因爲要保存其聲譽，每抱息事甯人的

敷衍主義，慣於調和折衷，而遺忘了最重要的綱目。所以從這裏我們更可見保羅的絕大能力，他決不同於那般領袖，無論到若何的境地，他從不肯放棄了根本的主張。在今日教會的情形之下，這樣的精神却更有缺乏，所以有時停滯和失敗，並非一般小教友們的責任，實在是於那些儼然爲領袖者的措置失當。因爲一般美好而嚴尊的領袖們，在能力上實同具有可憾的缺點，遇了重要的問題，便顯露出自己的軟弱，而不惜犧牲其原定的根本大綱。保羅有極銳敏的眼光，看到當時他和一般猶太信徒的爭點及重要，他決不肯把基督教當做第二猶太教，他的堅決的主張，可以從他寫給加拉太人的書信中完全看出。那時因爲給提多施行割禮的事，大和他們引起爭辯。雖使有許多名望素著者一再向他勸解，他決不因此搖動他的主張。他向

他們大聲的呼喊：『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便是一句話，他也不肯隨便聽從他們，他不能放棄了他所認定的責任。

在耶路撒冷城中，有許許多多資格高深聲望浩大的信徒，他們中間有極有勢力的名人，有豐富知識的碩學，他都不肯受他們的屈抑，不肯爲他們軟化，以爲這種重大的根本問題，絕難表示讓步，他憤怒的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所以他具下決心，便是因爲這種緣故，而犧牲了一己的生命，在他也所不惜。耶路撒冷原是舊黨的大本營，但那時號稱基督徒發源地的安提阿，也經被一般受猶太教遺傳束縛不能解脫的新基督徒們所佔據了。他們一致的指斥保羅，說保羅的主張

是違叛的，謬誤的，但他絲毫不爲所動。那時，教會的首領如彼得、巴拿巴等，也已懼怕舊黨的聲勢，不敢堅強的抵抗，且有漸漸軟化的趨勢，但保羅却仍然屹然獨立，挺身奮鬪，決不肯讓步，堅持着宗教重精神而輕形式的論調。在他看來，基督徒是富於生命的，自由的，非機械或束縛的；他勸導當時的信徒們，不惜大聲疾呼的說明基督教根本的精神，極力防止他們把改良的猶太教代替了我們基督教，而蒙蔽了基督教固有的精神，他用絕大的力量拯救基督教脫離這極大的危險，不但使基督教成爲全世界的宗教，並且更是人生高尚完美的宗教。

(九)他的自尊心

自尊心雖然也是人的一種美德，但究其流弊，却很易養成自驕

自傲的習慣。這不但不能顯明自尊心的相當效能，反使美好的人生，致被這不健全的自尊心所耽誤了。本篇所說的自尊心，當然是和自傲有分別，乃是一種美德，是自重，不看輕自己。不過也許有人由於自重的過分，便會養成剛愎自用的態度，妄自尊大，一意孤行；既太重視自己，同時却又輕藐別人。或更有人非分的要求受着他人的誇讚，抱出人頭地的自大思想！凡此種種，皆非保羅的所謂自尊心。

保羅是一個富有自尊心不比較別人減少的人，他對於許多事不肯去作，也只是因為要保守自己那崇高的人格，試想若使一個希臘人，他肯不自稱為一個有聲望的上流社會中人麼？一個羅馬人，他肯不願做一個貴族或君子的麼？即以美國普通的人士來說，也有不自承認是一個高尚階級中的世家紳士的麼？保羅在受別人輕藐欺

悔的時候，他也不禁要說出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他雖明知那時的猶太人是不免於一種虛偽的罪惡，但他却不忘在猶太民族中，也曾演過許多光明正大的歷史。因此，他雖曉得施行割禮只是一種形式上的遺傳，但他對於那割禮的來源，却也有相當的尊敬。他並為猶太人增光，申明有許多偉大的烈士和先和，皆係從猶太出來的。他被人指摘為不重視割禮時，他便大聲的辯明『我是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他又屢次申明自己是以色列的人民，是上帝的選民，雖使那時猶太的國勢衰微，他也不會因此便小覷了亡國的民族。他因為自己是便雅憫的支派，就很覺有光榮，雖使有人說便雅憫是一個極小的支派，他也毫不為意。並且深知有許多在猶太歷史中發大光輝的人，皆是從便雅憫中出來的。他自己的原名本係『掃羅』，這『掃羅』

便也是襲取舊約裏曾在猶太爲王的屬於便雅憫支派中的一個人名。他對於其祖宗父母所崇拜的宗教，也並不覺爲恥，他自稱在第八日也曾遵奉遺傳，受過了割禮。他的父母恪守宗法，原係法利賽人，他也受了這樣的遺傳和教育，且更曾爲極効忠忱的一個法利賽人中之健者。他在已經皈依了基督之後，猶且自稱爲法利賽人，並不覺得引起什麼慚愧。所以他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大會堂中，曾明明白白地對着羣衆說：『弟兄們，我是一個法利賽人，並且也是法利賽人的兒子！』他所以要如此說，並不是出於一種什麼作用，要藉此以博得羣衆對於他的同情。蓋因爲他實在自覺原是這樣，他爲一個熱忱的法利賽黨徒，却是確鑿的事實。法利賽人所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以及其宗教上所恪守的大原則，只是從遺傳和經文中得來，而將一切，

歸之於唯一的上帝。在他看去，法利賽人並非一種什麼大逆不道的惡者，也是值得尊敬和實行的。

他所居住的小城，在他看來，也絕非什麼輕視的意思。他並不是帕勒斯丁的居民，乃是產於西西里亞的大數城。他知道大數是有許多人曾來遊學，也有若干的大哲學家，曾從該處把他們自己的學問宣傳出去。所以有一次當那個官員革老丟呂西亞指他是一個埃及人時，他便立起辯正，申明自己乃是屬於大數城的公民。

他對於自己所具有的羅馬公民的資格，也不懷藐視。他因為襲取父親的資格，而得續為羅馬的公民，他對這項資格，也頗引為滿意。當他在耶路撒冷被鞭打之後，便對那個百夫長說：『難道這是應該的麼？任意鞭打一個羅馬人，在他並未受審判之先。』百夫長就去把

這話稟明了官長，那官長便覺懼怕，親自去詢問他，他也毫不遲疑的
回答說：『我實在是一個羅馬人。』那官長聽了，便不禁自認『我因
爲要入羅馬籍，曾費用許多的銀子，』而保羅却更告訴他：『我並不
須用錢去買，我生來就是。』於是他便被釋放了，並且那官長却還保
留着對這事的不安和恐懼。他遭受這樣的辱打，也並不止一次，他在
腓力比曾受過同樣的待遇，並且又被囚禁，却不問他是羅馬人或是
誰。但當被打後之第二日那裏的官府來釋放他的時候，他便不肯立
刻就去，因爲他知道自已是一個『羅馬人』，而羅馬人決不能受那
樣隨便處置的。他並且以爲自己既然是當衆被辱，甚至毆打，則也須
官府當衆說明他的無罪，而後釋放，如何可以這樣的草草呢？所以他
必等到受着優厚的崇禮，方肯和西拉一同出去。又不肯聽着他們的

催逼，立刻就離開了那裏，却先要往呂底亞的家中，勸慰一般信友，因此畏怯。必須等他預定的事務一齊完畢，然後方從容不迫的偕着西拉往帖撒羅尼迦去。由此，我們也可知道他是如何的自重，決不受暴力的干涉和屈伏。他的這種自尊心，就表面上看來，好像和耶穌『打你的左臉，還須把右臉轉去給他。……』的教訓是處於衝突的地位，但我們必須認清，耶穌的教訓，並非要人做一個懦弱無能因循坐誤的人，也並非要一味的退讓，乃是重在發揚公理，堅忍不拔，雖受挫折，也不爲暴力所屈。我們只須從保羅的言行中，就可以知道一個人若是有了自尊心，則不會被別人輕視，而真理也不致因以蒙蔽。倘使我們只知一味的退讓，則反易引誘和鼓動別人作惡。

我們也可以從他致哥林多人函中看出他的自尊氣概。那時哥

林多人中有許多是對他存藐視的心理的，他們不以爲他是正式的使徒，不值他的教訓，不肯甘心服從他的指揮；他並不因以自餒，却反嚴正的制止他們，不許他們對他存着那種的藐視。他們看自己好似已經有了高深豐富的學識，因此便生驕傲，保羅知道了這種弊病的根源，就向他們大加申斥，他說他們只是無知無識的嬰孩，他們的程度極其幼稚，只配吸取乳汁自養；他極力說明他們自高的錯誤，認他們沒有領受高深道理的資格。

有些人要向保羅加以批評，他也絕端的不肯容受，他說：『我能給你們批評麼？我所承受的裁判者，只有上帝！』他對於一般自恃聰慧的人，給以充分的憐憫和愛撫，不承認他們有自治自保的獨立能力。他也從不肯讓別人說他自己的軟弱，却不喜歡別人的自恃剛強；

有一次，他滿含譏誚地向他們說：『你們已經有能力自己走到天堂裏去，並不再需要我來扶持和引導了；你們是聰明，強健，和榮譽；而我却是愚蠢，軟弱，和侮辱。……』但他接着就很仁慈和煦的去撫慰他們，『我並非故意的要難爲你們，乃是誠心的指導你們，使知儆法我的榜樣，跟隨主上帝，如同子女的跟隨父母一樣！』

他從來便不肯甘心退讓，示人以弱，有時他的仇敵輕看他，任意毀謗他，如說：『你只是使徒中的最小者，你並未曾親自跟從過耶穌，你的言論是沒有意義，沒有能力，沒有價值的！』他極不願意聽見這種對他的誣蔑，他極倔強的加以糾正辯白說：『我和最偉大的使徒相比較，也不見得有什麼藐小和退後的地方，我所作的工，也不見得比他們短少。我和使徒們所不同的地方，只是作工而不取工錢罷了。』

「他便退一步說：『若要我不做使徒，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你們這哥林多人所以能認識真宰的，却是由於我的指導……你們可以試用各種的方法來試驗我是不是真正的使徒？難道你們可以說我是未曾親眼看見主耶穌基督麼？我情願和最偉大的使徒們互相比較的？我雖然不是一個演說家，但我願意把這其中的知識，明白的告訴你們，使你們因此明白。』有人說他的能力很小，因為他的傳道，只是秉受着使徒們的意旨，他便又加以辯正說：『你們須知道，我並非是受着使徒們的差遣，而宣傳福音；他們固然被承認為基督的使徒，但我自己也曾因為傳道而致入獄。我的工作，若加以比較時，或者比較他們更為偉大！』他所發表的這樣言論，即隱含着的一種自尊的意思：『我比較他們有什麼不如？有那些低微？他們裏面，有些是從愚

陋無知中選出來的，而我却原來就具有高尚豐富的地位和學識！他決不甘心他人小覷了自己，在道德上，他也屢次的自白曾受過無數的痛苦逼迫，爲着耶穌犧牲，不見得比他人短少。這一點他極力的辯明，不肯任別人加以混亂和含糊。在行爲上，他更覺着自尊的俊偉，不肯稍受別人的非難和破壞。他對腓力比人說：『你們將金錢捐助給我，這也值得稱謝；不過你們應該知道人並非靠着金錢纔可以生活；更該明白人是不能受環境的屈服，而致失其原有的信仰。』

細按保羅的行爲，雖有時不免有錯誤之處，但他的本心實是極純潔良善，而毫無虛詐的。因爲他的意志和趨向都是極端正大的，所以他那偶然由於錯誤而有失當的行爲，也不能有玷於他的人格。他在皈依了基督之後，立志去宣傳天國的福音，不取受任何供給，而說

『我不以傳福音爲恥。』實在是承認宣傳福音有相當的榮譽哩。他做工非常的勤奮，簡直沒有人可以指摘他的懈惰，但他却不怕別人說他是爲了飯碗經濟的壓迫而然。他對基督有徹底的信仰，他也自明其重大的責任，自覺是一個勇敢無愧的獨立傳道者。他富於創造的精神，無論在何種正當艱巨的事上，他未曾畏縮不前，甘落人後。他每能排衆意，而獨闢思想及行爲上的新途徑，做羣衆衝要的先鋒，爲後人的工作，建設了穩固而完整的基礎。他的創造勇猛精神，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及；而他忍耐堅卓沉毅不拔的能力，却更是樹千古信徒的楷模。他因爲耶穌而致受盡逼迫痛苦，但他不特不以爲羞辱，而萌消極失望的心理，他却反以爲這樣便是彰顯自己是基督的門徒，以爲由此而『身上鐫刻了基督的印記。』這也正如軍國民主義盛

行的民族中間，勇敢絕倫的壯士，誇耀着他的肢體從沙場上所得來的彈痕一樣！他實在是爲了耶穌基督而戰爭，這戰爭給與他無限量的勇氣和愉樂，最後他唱着凱旋歌說：『我的仗已打好了，我已經得勝了！』於是，他便享受了由於打仗得勝的快樂。他不但自己有自尊心，却又勉勵他的同志和門徒們，勸他們自重，勿許外人輕視。所以他對提多說：『勿使別人輕看了你，也勿令自私自利者任意的凌辱你。』他對提摩太也是這樣說：『勿使人因爲你年輕便小覷你，勿使那班沒有知識的人在你面前賣弄他們的年老！須知一個人只要有好的榜樣，便可值得別人的尊敬，並不一定要年齡高大的。』這實在是一個遠瞻高矚自尊的英雄的見解，他不特自尊，却也尊重他的黨徒，因爲他深知道他的黨徒便是上帝的工人，他們對上帝對世人都負

有重大神聖的使命，他要他們勿輕看這使命。因此，他的自尊心，決不是自大，傲慢，驕矜，乃是自己尊重所負的偉大使命，由是而能勇往直前的去擔負這樣的重責，毫無顧忌毫無懷疑的向這標竿直跑。

(十) 他的謙卑

若使我們要真明白一個人謙卑的真價值，則必先須知道那人的真實能力及其自尊心如何。倘或那人並沒有真實的能力，也少有什麼自尊心，則那人的謙卑，只是自顯出他的怯弱，並沒有什麼特別處足以值得稱道的。反之，若是一個人只一味的傲慢，雖使他是真有能力，也不足以取法。保羅是富於能力和自尊心的人，但他同時却能抑制自己，使變做謙卑的模樣，充滿了謙卑的美德，然後謙卑的真價值，方能從此彰顯。實在的，以保羅之爲人，而能勉力謙卑，那真是一件極

不易得的事。保羅能具有謙卑的美德，這更不能不使我們想到耶穌基督感化的大能；因為保羅知道一心去做做耶穌，知道耶穌是從至高的尊者，甘心自願降抑到卑下的地位。

所以不能說一個人的謙卑，乃是輕看自己；即以保羅而論，他並非不願在人生中努力，更不是沒有能力，又不是存心虛詐，想做作謙卑，以博得美好的稱譽，實在是感覺到耶穌的德化，不知不覺由內心吐露出來的恭敬謙抑，所以保羅是深得謙卑的真實精神的。保羅有極高的自尊心，他極端的看重自己偉大的人格，他的謙卑，自不是有意的矯揉做作了。在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從謙卑上售其欺詐行爲的人們，他們做出異乎尋常的謙卑，沒有一些兒誠意，實在不宜相習成風，因為那反是有害的事。我們切實的去研究保羅的謙卑，自能深知

他實在是取法於耶穌基督，他對了基督，心中便發生無限的羨慕和欽敬，他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中曾說：『我如今彷彿在鏡子裏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候，就要面對面了。』他是承認自己對於真理的知識還是很少，在這句話中，我們便可明白他謙卑的真誠，一點也沒有驕傲，他不是以為自己已經能夠明白了一切。他固已知道真理的實在，但他並不膠執己見，以為自己的見地，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他並不以自己有限的已知知識去揣測那未知的境界；他不願用自己個人的見地，去遮蔽了上帝的恩光。譬如他對於婚姻的意見，便分明的要從上帝的旨意方面分開，不容混作一談，絕不願自己好像是假借上帝而逞行一己的私見。他對於事件，並不是堅固的持着一己的主張，有些時候，他雖也將上帝的旨意和自己的見地合一，於是產出極

有能力的言論，但這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如此的。譬如他對於出嫁女子的本分的見解，却標明那種見解不過只是他個人的觀念，這便是他的謙卑，因為他不想自己是一切足以代表了上帝。他對於種種的信條，並不肯頑固的堅持，他是極端主張着人當自由的。他對於別人的奴僕，也決不肯擅用一己的意見，却以為應該尊崇那奴僕自己主人的意見。實在的，他決不肯為一個信仰及思想上專制的暴君，他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並不是一定要強迫別人和他一致。他即使有時自己發生了代表上帝的自覺，但對於他所主張的，也還予別人以信從或否的自由。總之，他不是用狄克推多式的態度去強制他人信從，乃是完全用友誼輔助他人，使他人脫離了罪惡的深淵，而提高他們的人格。

他對於耶穌的十二個使徒，都肯給以相當的敬禮，但他並非以爲自己較他仍爲低下；他聽了有別人把自己和使徒們相較，而妄加軒輊，便怫然不喜。他看自己 and 使徒們的地位，並沒有什麼大小高下的區別，正如耕種者和灌溉者，同是在一樣的地位，同是服侍一位上帝，爲上帝的僕役。他不甘受人的藐視；也不屑受人的恭維。當他被別人高抬的時候，他便感覺到特別的不安，他以爲自己並未曾代人釘在十字架，別人受洗時，也不是奉着他的名字。他知道輔助世人，遠罪近善，與上帝復和，只是自己的責任，更不值得讚美和推崇。

他既深知自己和基督關係的密切，但他並不以此而自尊。他猶須說人之信他，正須如他之信基督，把基督做自己和別人的標準。他爲基督宣傳福音逾三十年，末後還要寫信給他最親愛的朋友說：「

我極大的希望，便是更能明白耶穌，知道他更偉大的復活的能力。……我並未曾到完全的地位，我現在仍須努力追趕上去。我時時在學習着，自勉着，以自期於上帝要我如何爲人的地位，勉力的爲上帝忠誠的僕人。……』他又常承認自己的短處，絕不似普通人的驕倨傲慢。

我們應該徹底的承認：保羅實在和普通的人一些也沒有什麼兩樣，他也有喜怒哀樂；他也需要飲食和睡眠；他被打擊而傷痛；他受毀謗而憤怒；他因失敗而灰心；這都和我們一樣！他雖然是上帝所揀選的僕役，但他對於自己的短處決沒有一點遮飾隱瞞，却願意完全的傾吐出來。他知道自己的軟弱，他求兄弟們爲他祈禱。他想到自己已往的過失，他便深覺羞愧，知道自己算是使徒中最小的一個。他回

憶到從前曾經逼迫教會的往事，他不禁要爽然若失，中心慚忤，屈膝懺悔，以爲這便是他一生的大罪。但他並非因此自傷，失了勇氣，他却以爲這是一個極好的材料，很應該竭力的宣揚出去，由此以證實上帝在他身上所施的浩大恩典；這自然足以感動任何人的心，而引領別人認罪歸主。他把從前所視爲最美好珍貴的事物，都看做糞土；他想到自己從前的罪惡，自己誠實的承認是不赦的罪魁。在這裏，他便用自己做切實的見證，使普天下人都明白上帝的博愛，使普天下人均知道以罪深惡極的保羅，猶且得蒙矜恤，赦免提拔，以成就悔改的志願。所以他把『因信稱義』的大道，解釋得分外神妙。他在他的言辭裏，時常用着這個『恩』（Grace）字；這字的用法，在他只是以爲一個人獲得破格的——不應該有的——待遇，因爲他自己覺得所

受的賞賜，在上帝的面前實在不配領受。他在上帝的面前也最能夠謙卑，他不但能說，能寫，且能從行爲上表現出來。他深知道耶穌基督所垂的謙卑底榜樣，耶穌在世界上受了無限的困苦和逼迫，在受死刑之前，尚且用盆水爲自己的門徒濯足。保羅一生是惟謹惟慎的捧着那個水盆，要爲普天下人去濯足。他是一位具有豐富知識的學者，也立在社會的上等地位，但他却忘記了這些，甘心情願的和罪人奴僕們交往，做他們的朋友。讀者不信麼？須知那時哥林多教會中的信徒，大多數都是社會中極平庸的人物，絕少有上等社會中人，『你們自己原也知道，你們自己是沒有什麼見識，又沒有從高等地位中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感謝上帝，因爲能夠造就你們的，並不是世界上的繁華，地位和金錢，乃是上帝的大恩！』他非特對於自己的民族，親善

與同情，便是外邦人中的『下等人』。他也願意屈節和他們作友誼的來往。他不顧譏抨，不避嫌忌，勇毅的無畏的本着自己的良心，去行上帝的使命，這實在是最不容易的事，是普通任何人所難能的。他這樣的行爲，每不受人的諒解，被人妄加猜疑，以爲他是另具心腸，別有作用。卽如那時有一個逃走的奴僕阿尼西母，他也曾竭力爲之援助，致函其主腓力門，向他緩頰和乞赦。他又能和少有知識的百基拉和亞居拉二姊妹共同操作，用自己的手去織網，而不以爲羞恥。他更是富有學識，受過高深教育，並且有名於時的人，他富有哲學上的思想，他不難在當時的社會上，取得優越的地位，他並且是很容易的得任大城中教授的職務，但他一概不管，只往荒鄉僻壤間，辛勤困苦的去宣傳天國福音！他和種種不堪的人們互相交往，他爲他們做過種種

的事，雖使他們不識良否，而要離叛他，逼迫他，他却不懷怨恨，只平心靜氣的忍耐着，謙卑着，爲他們繼續不斷的去服務。他的一生，只做着耶穌基督，甘心爲他人做犧牲，甯願服役人，不願受人的服役。他以作苦工賤役爲恥，他常自稱爲『你們的僕人保羅』。雖使別人是稱他做『聖保羅』。他自稱自『僕人』。乃是合着當時被鬻爲僕的奴僕一樣，是沒有什麼自由權的。那便是他表明自己已經賣給耶穌基督，他只可謙卑着爲普天下人服役，跟隨着基督的脚跟，努力的行他面前的途程；這就是他以爲無上尊貴的事業，無量的榮幸！他對於服役世人，是抱着一顆真純的赤子之心，他是在上帝面前努力去學習基督，所以他不能不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他原是一個自高自傲的學者，他原也不知道謙卑是怎樣一回事的人，乃因受了基督的感化，

故能甘心爲他人服役，改良了以前種種，成爲謙卑的保羅。

(十一) 他的熱情

非司都說：『保羅，你發狂了麼？』爲什麼要說保羅發狂？這便是因爲保羅有時把他猛烈的熱情表現出來的緣故。這也無怪其然，因爲非司都的頭腦是冷的，而保羅則完全和他相反。當他在非司都面前發表言論時，我們可以想見他是怎樣的興奮，面赤耳紅，不知不覺間，就要大聲的呼喊出來！這樣，實在出了非司都的理解力之外，所以便把他看做發狂的保羅。

其實，保羅所發的言論，誠能警策動人，其勢如同爆裂的火山，噴出熊熊的火焰，不可遏止。卽其所作的書翰，在二千年後的我們讀了，也尙然覺得熱烈炙人。因爲他的本性便是這樣，他是具有熱血的男

兒，對於事理，絕對不肯抱敷衍主義，模稜兩可；他只是實力做去，以全副精神灌注在事工的上頭。所以他只要到那事是『是』的時候，雖有艱險障礙；也必毅然決然奔赴，決不受他力的阻止。當他尙未受感化成爲基督徒以前，他不是竭力的逼迫教會，對於基督徒無論男女賢不肖，並皆願置之死地而後快麼？以致路加竟描寫他說：『口吐威嚇凶殺的話。』及至他在受召悔改而成爲基督徒之後，其思想和行爲，固已因之大加改變，而其本性却仍舊如昔。因爲他有了這種熱烈的情感，他的成就方能有如此的偉大；但我們有時也正是因爲這一點，便不免要誤會他，錯怪了他，說他是太過分的。然而他既然本性如此，真誠無僞的表現出來，也正是他的率直，最可敬服的地方。有許多人因爲保羅的言語有時不免過分，便認做他的思想他所

主張的哲學和神學，也是如此，就從此去吹求探索；重枝末而輕根本，舍棄了他的本性，不從他性情上去作精細的觀察與研究，僅在皮毛上做功夫，故少有實在的效果。因此，就有人說保羅是善於作文的，其文學上的造就頗深；於是，也會有人起而反對，以爲保羅的著述鮮有文學上的價值。殊不知保羅的真正價值，又豈是僅在他的著述？更豈是僅範圍於文學之內嗎？所以後人在保羅的遺著中，偶然發現了幾個平時是他所不經用的生字，便也大驚小怪，說那非保羅的手筆。我們現在應該徹底的知道他所著述的文字，也完全是根據其性情的表現，他的性情，原如火之爆，泉之瀉，爽直，快利，真誠，熱烈，又靈活好動，故其文也能快利雋爽，沉著而切實。因其人性情好動，不肯拘束於一地一環境之下，故其文能如行雲流水，當其熱情奮發，振筆疾書時，因

爲過於匆忙迅速，甚至不能免於文法上的錯誤。更或有時因其性急，每於文中截然中止，未能完全表現其思想的內蘊。他當時也絕未想到，他自己的書翰筆墨，會給後人所珍重寶藏，據爲參考研究之資；自難注意於此。他也絕未想自己要做一个什麼哲學家，故不要學習修詞，使自己的著述有次序而美麗整齊。試想他對於自己的婚姻問題，尙且無暇顧及，又怎能有閑情逸致去做這些事呢？因爲他的心中有蘊藏着的熱烈之火在燃燒着，他急待發洩，使之遍達於普天下後世人之心，甚至不再管其言語文字間的適當與否，只須直接的寫出來便好了。所以他的文筆絕少細膩修整的功夫，有時猶難免於粗劣錯誤的各種弊病。在數千年前滿懷熱忱的保羅，他只要達出胸頭的積蓄，吐露其蘊藏熱情，不暇顧及修詞而作出的文字，在數千年後獨坐

研究室中，潛心靜氣去做檢點揣摩功夫的教授們的眼中看來，又怎會適合無間的完全心領了呢？有些比較上聰明（？）的人，心中想以富有學識震驚一世的保羅，怎得寫出這樣鄙陋粗淺的文字？於是竄改穿鑿便出自他們的手，原擬以假全真，結果却引起無數的糾紛聚訟，成爲保羅的罪人！有人以爲保羅是決不會有什麼錯誤的，於是把自以爲在保羅文字中有錯誤的，儘情的刪削，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總之，我們應該極力注意到保羅的人格，探究其真實的性情，不當與一般人同一見識，只從複雜渺茫的神學和哲學上去自尋煩惱！因爲所謂保羅的哲學和神學，其實並非保羅的原意，只是後人穿鑿附會，把許多自己的見解，硬要歸併到保羅的名下！

要確實知道一個人的才幹和意志，也應當先明瞭其人格如何；

這人格是包括其思想性情和其行爲種種的本性。保羅的性情雖是十分的熱烈，但他終不同於那一般人的窄狹，忌刻，恨惡，而動輒詛他人，欲得而甘心者可比。有時他在言論和著述中所採用的譬喻，和其解述，也覺得是極其愚笨可笑，但我們是否即將指此而做保羅原是愚人的證據呢？他因爲性急，因爲過於求速的緣故，以致他的信函，非但是在數千年後的我們每會發生誤解，即在當時的人們，也有不免於此種隔膜的困難。所以他第一次致書於帖撒羅尼迦人，便不受諒解，而必待續作第二書札，方可免除他們內部的種種爭執。他寫信給哥林多人，也是如此，第一封信，因爲給哥林多人以猛烈的刺激，使他們覺得他實在過分，便引起反感；便是保羅自己，也很覺到那樣措置的失宜，所以跟着便有較爲和緩的哥林多後書出現。又如他那次

爲提摩太施行割禮，不能受人的諒解，致引起許多的誤會和攻擊，所以他便不得不向加拉太人作詳細的解釋，以謀糾正。凡此種種，都是由於他性情熱烈，爽快迅速的結果。茲再舉一更顯明的證例，他對於自由的主張，原是極其堅決不移，但因他沒有仔細詳明的解釋，便難得多數人的同情，反引起仇敵的誹謗，以爲他只是籠統的假藉自由之名，而難使人信靠。又如他所提倡『因信稱義』的道理，固然是很對的，但他因爲缺少委婉曲折的解釋，也便引起別人的誤會，以爲人只要一心信從，便可稱義，固不必再注重於個人的品格和行爲了。這種誤傳，傳流至今，尙未能完全糾正，真是至堪浩嘆的事！他不是又有一次很激烈的向加拉太人說過麼？他說：『我保羅對你們說，你們不必拘拘於奉守割禮的事；倘若你們一定要這樣的堅持，那麼，猶太人

的一切遺傳風俗，你們必得一一的遵守奉行了！』但在別的地方却又主張人須遵奉割禮，並且他自己又替別人（提摩太）施行，這真使他的言行成爲互相矛盾！復次，他對於男女兩性的觀念，也以爲在從精神方面說來，男女在基督裏同是一體，一些也沒有什麼分別。因此，便引起婦女的誤解，以爲男女既屬一體，則女子也正可一樣的執行着男子一切的職務。而保羅却要從而限制女子的自由，不許伊們和男子同等，不准伊們在會堂中登臺傳道；甚至不允許伊們不下面幕，他竟這樣說：『倘使婦女不戴面幕，也便可以剃鬚髮了！』（按猶太俗，惟下賤婦女及娼妓始剃其鬚髮。——譯者。）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他言論的過分了。固然，他的言論有時自不免流於偏激過分，這雖使受者不能甘心，但也是由於他性情的熱烈所致，並沒有其

他。

保羅隨時隨地，每喜用種種偏激過分使人不能了解的言詞，只是由於他內有熱忱的驅使，因為性情的過分熱烈，便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來，自不得執以和胸襟狹窄，有意偏激者相比。況且他自己也每能立刻發現自己見地的偏僻，而極力加以改正，更足顯明他爽直熱烈的本性了。

保羅和使徒彼得的爲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都是亢爽梗直熱烈心腸的人，他們的心胸是真誠無偽的，他們毫不掩飾和吝惜他們自己的過錯。所以彼得在使徒中，獨爲耶穌所深喜。實是因爲他們那樣真誠無偽的熱忱，是神所極欣賞的珍寶，神固不歡喜一個不冷也不熱的心胸，神更憎惡那般假冒爲善的虛偽君子。所以約翰在啓示

錄中傳達神的聲音說：『你要寫信給在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爲阿們的，爲忠心真實的見證的，爲上帝造化的原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爲，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要把你從我口中吐出去！』』

保羅的熱情，和彼得彷彿，再說得真實一些，也和耶穌不相上下。只是耶穌從沒有什麼錯誤，或因熱情犯過什麼罪過；而保羅則不盡然，就在這裏顯出一個極大的分別。

(十二)他的忍耐

以一極富於熱血的人，要使他遇事忍耐，那顯然是極困難的事；因爲忍耐的功夫，首在自己能夠抑制自己，而富於熱血者，則偏難抑制或涵養，所以極不易於忍耐。並且一個容易熱的人，却也容易冷，其

進銳者其退也速，好像一匹馬起首跑得快的，必難有長久繼續的能力。所以缺少忍耐精神，不能算是優良的品格；更將有極大的弊害。因為由於這不能忍耐，便要破壞了許多起首時所建設的工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這損失是如何的大呀！凡人手扶着犁耙而頭向後看的，必少有忍耐的能力。又或如一急性的小孩，在需求某一件東西時，便拚命的吵鬧，等到弄到了手，便又棄之如遺了。這都是最足債事的張本，是由於性情躁急少有忍耐的緣故。

保羅是富於熱血的，他的性情也是十分直爽迅速的，但他另一方面却又極有忍耐的精神，這便值得我們的佩服了。他是能奔跑也能緩步，能放得開也能收得攏，能爆發如火山，也能甯靜如止水，他能奮不顧，直往向前，却也能耐心等待。

我們從保羅的歷史中，可以尋出他在被上帝選召悔改之後，並未曾立刻出去傳道，那時雖然他的年齡已經很大，學識已經很滿足，但他並不要隨即實行他的使命。他被改造了之後，却起身往阿拉伯去，潛心修養，回憶已往的陳迹，默計將來的行程。他雖然已經尋得了新的救主基督，但他仍須精密的去研究揣摩這新基督的大道，以爲接受自己偉大使命的預備。他那時把以前的舊觀念慢慢掃除，同時新的思想也漸漸建設起來。他置身於廣闊無垠氣象浩大的寂靜曠野之中，把這交替着的新舊思想妥爲探索研究，不肯輕率從事。他在大馬色遇見的異象，他也得窮搜細想，這於他的人生是具有怎樣的關係？是暗示給他以怎樣的使命？他由此要怎樣建立他以後的人生？他在阿拉伯做了些什麼事他自己未曾宣布，當日的路加不能曉

得，今日的我們，也無從探索。他在那裏住了多麼久暫，一年，二年，或是三年，也不能決定。我們所能知道的，他是從阿拉伯轉往大馬色，再轉往耶路撒冷；他是曾去和彼得雅各們會面，要從他們那裏探聽些關於耶穌基督的事蹟。他得着他們的告訴，知道了耶穌在家庭中和外出傳道時種種的生活，他對於基督的研究，便有了可靠的根基。此後，他又往一個冷落荒涼的區域裏去潛居了十年之久，在這十年之中，我們無法可以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和作了些什麼事體。這十年內的生活，他生平並未舉以告人，但以我們今日的推測，或許是暫留於敘利亞等地方。那時大多數的基督徒們只聞到他的聲名，而迄未見過他的面。他們只知有這麼一個人，從前不久的時候，曾經嚴厲的逼迫過教會，而經過一次突然的變化，就成爲基督最虔敬忠勇的門徒。

而已。

保羅在十三年中潛心的修養，正如耶穌曾經過十八年的預備一樣。他在十三年修養期內，究竟做了怎樣修養的功夫？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他經過這修養期的十三年後，却完全變爲第二個保羅，——即是聖經裏所表現上帝忠勇的僕人保羅，那却完全是一件事實。他第一次寫信給教會和信徒，是給帖撒羅尼迦人前書，那是距離他的悔改，已有十八年了。在那一篇書中，我們已能看見他思想和見解的徹底了！所以在一小時以內成爲基督徒的人，在基督的道義上，却只是一個知識淺薄的幼孩；保羅所以能對基督教留下偉大的貢獻，便是因爲他自悔改到作第一封信時，却已經過了十八年修養研究的長期。固然，我們也應當承認，一個人也可以在一小時間能豁然

貫通，得到簇新的見解，但是建設一個堅毅高尚的人格和事業，却決非一蹴所可幾及的。從這裏也便足以證明保羅忍耐的能力，是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十八年中，養成其堅忍不拔的精神，其後卒能成就空前偉大的建設，也便是他經過十八年預備的結果了。所以忍耐對於事業，是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事業的成就，非如從天忽落的仙葩，乃是慢慢從地內生出，經過了風雨摧殘，而後成就其堅貞的盤錯。

我們將從何處知道一人的有無忍耐呢？一人的有無忍耐，當其遇事失望時最能顯明的看出。保羅渴望往羅馬傳道，但難得那樣的机会；最後他被捕入獄，身在繯綆，解往羅馬，但他一點也不灰心，却反在監獄裏傳起道來。他從獄裏作書也這樣說：「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機會，我現在一面可以傳揚福音，一面却又能從容的作書……」

他的肉體上有刺，那也足以證明他的忍耐。他爲那刺，屢次的向上帝懇求治療除拔，但等待了許久，仍未能見效，他因爲繼續不停的祈禱，反致他的痛苦加增；但他決不因此失望，也不怨懟或遠離上帝，反能覺得有益，而更加奮勉，這是不能忍耐者所可辦得到的麼？

他生平的最大失望，是他的希望終未實現。他極希望着耶穌再來，他有這樣堅固不改的信心；但終其身而耶穌也未再來，他也未曾因此而墮其信守。他對於耶穌再來的希望，信守極堅，他不但自己相信，却也還勸人相信，他專誠的等待着，雖卒難如願，他也沒有什麼懊喪。他只眼見擾攘紛紜的世界，仍舊有傷心痛哭的悲劇，仍舊有犯罪作惡的事實，而耶穌終未降臨。最後，他覺到耶穌或者將要在他死後再來，但他從未因此而表示有什麼埋怨。

他是極力的遵從着上帝的意旨，決不肯故意違拗，在他自己的意思，本願早日和這虛偽，黑暗，傾軋，詭詐的世界脫離，但他知道他對於福音和教會的責任未盡，決不容脫卸仔肩，故順從着上帝的使命，而勉盡他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在致羅馬人書中有云：『有些不能看見的事，更當堅忍守候着哩！』

一人的真能忍耐與否，又可從其作事的方法上看出來。保羅往各地宣揚福音勸人悔罪悔過，所能得着的幾個信友，並非一次兩次勸勉的效果，乃是由於繼續不斷的努力。他爲了這種工作，歷盡艱辛，雖使長途跋涉，也沒有一些畏縮。他爲要使他的工作，成就圓滿的功程，精神灌注的，決不因二次的失敗而停頓。所以基督的教法，並非僅在於演講臺上的宣傳；却是在於和衆人有密切的交往，發生永久的

關係。今日教會中主張奮興會的人們，每易忽視了這一點，蓋未知奮興只在片時，而要他誠心悔改，實際皈依，則繼續的工作，更加重要。譬如戰爭之事，必有長期的訓練和預備，然後方可應付；敵臨城下，倉卒操戈，又能成什麼軍陣啊！保羅在勸勉一人信教之後，却復誠懇親近的繼續去和那人相交接，持之以恆，故所得的果實極其豐美可靠。因為當一人新悔改後，乍換了一個環境，其精神上的生活，必有一種變化，若使不繼續與之交接，則其信仰，實難臻於堅固。所以傳道的艱難和勇敢，並非在勸人悔改的時候，却在對於那被勸者悔改以後的永久的功夫。這一點是目下宣教師們所當特加注意的，因為近代宣教師們對待教友們的最大缺陷，就是在那教友被領入教後，便不再加以注意了。保羅在勸人入教之後，繼續不斷的從交往中，培植他們的

能力，使他們自動負責的去努力建設教會，這不但是一處的教會，當時有多數的教會都是從這樣組織起來的。

今人每以爲當時的教會，距離基督的時代甚近，乃是由於聖靈的能力所輔助而成，非現在的教會所能企及。不知當時教會的內容，也是極其腐敗不堪，譬如那時有名的哥林多教會，便免不了結黨紛爭；在禮拜上也不能有什麼誠虔的敬拜；甚至於舉行聖餐大典時，却有人酗酒鬧事，他們的口中常說出極其卑鄙污穢的言語，以及種種不堪言狀的現象。並且那時在教友中間又分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品類複雜，莠莠不齊。一般遵守遺規的猶太教友，十分的固執着種種猶太教所留下的規模；而一般非猶太人，也難完全服從。保羅在他們當中，極力的周旋，勸化他們，不要他們有那些不良的習慣；使他們改

革種種的積弊，勿謊言，勿酗酒，勿出污穢淫邪的言語，勿作貪鄙盜竊的行爲。

保羅有極堅強的忍耐性，故他常常這樣的說：『凡事謙虛，溫柔，長久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弗所書四章二節）『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忍耐，逼迫，苦難。』（提摩太後書三章十節）他把忍耐的精神，往多方面表現出來，他在思想，言語，和一切的行爲中，無不顯出他對於忍耐的經驗；因爲他深知要建設偉大的事業，沒有真實的忍耐，是決不會成功的。

保羅又是一個極有志氣的勇者，他最厭惡失敗，但失敗却常常的跟隨着他，然而他雖是屢遭失敗，非但不會因此跌倒，反倒更增加他忍耐的精神，表現他奮鬥的能力。他被他的仇敵驅出了大馬色，受

逼迫離開耶路撒冷，以致輾轉流離於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德，腓力比，帖撒羅尼迦，雅典，以及其他各處。他到處遭受侮辱，毀謗，詈罵，毆打，但他終不因此躁怒，憤慨，失望，灰心；最後，他仍返以哥念去宣傳福音。這並不是他少有羞惡心，缺少廉恥的觀念；他遇了種種的挫折，那熱烈的心中，定是極其難過。但他有了堅強的忍耐，所以終能戰勝一切，支持到底。他忍耐和奮鬥的精神，好像一人被擊出血，雖使血流遍體，仍舊是不斷的向上直進，却不因此退縮。所以他所遇的艱阻愈多，他的忍耐愈深，他向羅馬人說：『困難生堅忍，堅忍便產生卓絕的人格！』不啻爲自己表白，因爲這便是他由經驗中所產生的名言。

一個人忍耐的能力，在普通時固然難以見出，在遇艱險困阻中，雖也可以表現出來，但猶不若和一種卑下或奸惡的人們相處，更能

加以證明。因爲那種人初無道德與人格之可言，和其相處，不有最堅強的忍耐，如何能維持下去？或者再譬如一人原是公正光明，問心無愧的，却硬被人誣蔑，指爲圖私貪利，則那人少有不把那正在進行的事工拋棄不顧的。有等人爲公衆做事，雖然是犧牲許多，而不得任何的酬報，他也甘心情願，但或遇有人詬詈，誣蔑，逼迫，毀謗，便萬難忍受了。保羅却和這樣的人又有些兩樣，他是公正光明，問心無愧的，爲公衆做事，他完全的犧牲，不受任何的酬報，却又同時被人誣蔑，毀謗，他却仍舊不撓不折，毅然繼續着直做下去！他受了哥林多教會中人們的譏刺，嘲罵，毀謗，侮辱，却一些也不灰心，仍是欣然的堅持他的工作；和氣的爲他們祝福說：『願耶穌的恩典，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化，和你們永遠同在！』這祝詞遺留直到現在，仍舊成爲教會中所習用最

好的祝詞。由此，足以大白他對於那時哥林多羣衆們的愛心，更證實了他堅忍不拔的意志。

再可從另一條事上證明他偉大的忍耐。他曾盡心的爲耶路撒冷城中的貧苦人們，向各地募捐，那時歐洲人民既被視爲異邦人，對於募捐給猶太人的進行，極其困難；並且也不能得着耶路撒冷那方面人們的諒解和感謝。保羅更因此受各方面的指摘，誣他是把捐款飽了自己的私囊。他處了那樣嫉忌的環境之下，却不發生恨惡，而輕易的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停止了正當的工作。他知道那工作是十分應該更是十分要緊的，所以後來願意提議由耶路撒冷教會裏派遣委員來收集該項捐款，以免再受人的猜疑。便是他的這種提議，也非由於憤怒，或是灰心的言語，實在是誠意的想藉以表明心迹。因爲他

曾這樣的說：『倘若你們願意，就請立刻派人來收取，否則便也不必。』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忍耐不住的意思，在這樣謙卑和平的話中。末後，他往耶路撒冷去，更現出他忍耐的大力。他不受各事的阻撓，不因勸諫而屈服，只抱定了原定的目的，毅力熱忱的要貫徹這種目的，所以到底是去了。他向米利都人說：『我必定始終如一的成就一種必要的工作。』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也是爲要把那募集來的捐款攜去，賙濟那裏的苦人，這事是他不爲勢屈不避艱險始終如一在主裏面偉大的工作，他始終不移的去成就了。

請讀者們閉目遐想，則我們的面前將出現一幅生動神聖的圖畫，在那圖畫上，便將看見保羅夜裏是在用手結網做苦工，日裏却又去熱心的宣講福音大道。我們由此也可得着一種美好的教訓；爲善

不得忽略，只要始終如一，不因艱阻而餒怯，則遲早終能有所成就的。在保羅死後四十年，克力門（Clement）是著名的宣教師，替他做見證說：『計算保羅生平，曾經入獄七次，被定過流刑的罪，受石塊的攻打，但他仍舊是東西各地不斷的奔走着，竭力的宣傳主的福音。他是教會的創造者，他有勇美絕倫開闢和創造的能力，他用忍耐精神，以應付環境的壓迫，而卒賴以戰勝環境。他真配教訓我們東西的各教徒們以什麼是「義」的大道。他替基督做過極適當的見證，等到工作完畢時，便往聖地裏去了。這樣，在他的人生裏，永遠留下給以後的人一種堅忍偉大的模範。』

（十二）他的勇敢

無論是那一位基督的信徒，大概總不會以為保羅是個無勇者；

這真是已經成爲歷來信徒中的一種共同感想，以爲保羅實是新約裏的一個英雄。所以有許多畫師爲保羅寫出肖像，身側總要伴着寶劍；有時是掛在身傍，有時是坐在劍上，或者有時竟要有一對劍在他的手裏。這劍的意思，便足象徵他的性情，是表明他爲人的勇敢，足以代表一個教會中積極的改進家；他是戰場上的衝鋒者，是爲善抗惡的一員猛將。他手持鋒利的寶劍，立在兩軍陣前大聲大呼：『穿上上帝全副的鎧甲！』

大概人以爲保羅的勇敢，在其身臨急難時，尤能顯著，如遇着盜賊，或受無知羣衆的逼迫時候，他對於環繞攻擊他的仇敵，便能發展他的神勇，以馴服他們。譬如他在路司德等地所遇到的逼迫，或在船上所遇到的風浪危險，他的勇敢就出現了。但是這樣實在不足表

揚他真正的勇敢，因為以上所云的勇敢，不過是被時勢驅迫，不得不然的一種反抗，正和從前歐洲大戰時，有許多持戈頂冑之士的勇敢一樣，一些也沒有什麼希奇。我們處於二十世紀的現代，若說到這種的勇敢，和保羅時代互相比較起來，自然要超出遠甚。但這都是從形式和肉體上所發生的勇敢，是不值得用以贊揚保羅，即保羅也是不屑受這種贊揚的。因為這只是普通世人的勇敢，而決不是特出的人傑的保羅所見取的。

所以，我們要看出保羅的勇敢，自應不須從肉體上形式上尋求，却須在他的智慧和精神上着眼。即舉一個證例來說：當時他有兩個最知己的朋友，因為他要把他們所排斥的『異邦人』和猶太人一律的看待，便反對他，責罵他，說他種種的不對。這便是彼得和巴拿巴。

在先他們原是和保羅一德同心的，他們實爲保羅知交，一旦因爲主張上的不同，便翻臉而決裂，這自不能不使保羅十分的難過；但他是絕端擁護真理的，他知道若是自己也跟同流俗，硬要把猶太人與異邦人界限分開，則基督教的價值必將墮落不堪，美妙完全的福音，也成了徒存儀式的具文。這事是極其危險；倘真如此，則基督教更難有任何的發展了。所以他的怕責罵，而毅然的要堅持着去加以反抗。我們都已知道彼得是耶穌的愛徒，在當時的教會中，具有偉大的勢力，很不容易受人的反抗；並且保羅又是他的良友，保羅曾住在他的家裏多時，又從他訪詢到關於耶穌的遺事。保羅得着他的助力甚多，從友誼上說來，保羅對他反抗，則似乎更難。但保羅不管這些，決不肯調洽和姑息，只知道爲真理說話，不惜犧牲了個人間的友誼，干犯了時

人的顧忌，以那件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問題，當面加以詰責；這種勇敢，是普通人所能有的麼？

保羅的思想非常的敏捷，自信力又十分的堅強，他不肯受人的責備，同時也不輕易的去責備人。但是爲了所主張的真理，便不能不受人責，更不能不去責人，他的傷心沮氣，也可想見！但他深知這問題關係的重大，因爲他明白基督並非僅是希伯來人的，同時，也是爲世界普遍人類的永久救主。我們可以遙想當時他和彼得爲了這個問題相爭，他的態度必定是十分懇切，說不定要感動得流淚不已。

便是巴拿巴，也是保羅最好的朋友，和他共同的爲主工作，又是同志的同工者。他在初悔改皈依的時候，多得着巴拿巴的助力。但在那時巴拿巴竟不得不反對他，因爲巴拿巴覺得猶太人和異邦人是

有很大的分別，不容混作一談的。他在那時，便是憑着他的大勇，不願徇了良友，而埋沒了真理，所以終要毅然反對，不惜和良友決裂而分離。我們由此可以見出他的勇敢，他實在是一個英雄，雖使自己的心中難受，對於良友的決裂，是極不願意，但他到底堅持了自己的主張，做了基督忠誠的信者。

又如當時教會中人，凡是有所論列，其言語字句，都要有所根據；而傳教師更須注意，差不多有非耶穌和聖經之言，便不敢言的趨勢。保羅見了這樣拘泥狹隘，便不願遵從，他雖不是存心的反對，但他知道宣傳福音，並不要刻意模倣，做基督門徒，尤無須拘束於外表的形式。所以他便毅然的不蹈其轍，而謀解放和創造。我們只要看到他的當時言論，便知道他不是在徒然的模倣耶穌，乃是完全富於創造獨

立的精神，故其所用的言語字句，皆和當時一般守舊派不同。在當時人的意思，以爲既做了耶穌的門徒，傳耶穌的教訓，怎能不說耶穌的言語，遵守耶穌的遺規呢？但這樣的輿論，他是毫不懼怕，故終不受形式上的束縛。我們從這裏更可得到一種有力的教訓，保羅既然不是徒然的做倣耶穌，則我們今日負有宣傳福音的使命感者，又何必拘泥形式，以爲必須步保羅或其他使徒的後塵，亦步亦趨的相倣做倣，而反致失去其重要的精神呢？

保羅所宣傳的彌賽亞，只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這更使當時猶太人極力的反對。因爲那時他們心目中的彌賽亞，是極其尊榮華貴的，怎樣可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不受這種勢力的軟化，而堅強的不歇的繼續宣傳他的使命；所以他也這樣的說：『彌賽

亞反成了許多人的絆腳石。』他只毅然決然毫不畏縮的把十字架的真詮竭力的宣傳開去，絕不受時人迷頑觀念所阻止。他宣傳這種出乎當時猶太人意外的福音，起首是在會堂裏，不久便被驅逐出來；於是到信徒們家裏去宣傳，不久又被拒絕了；於是只好在街衢中向普遍的羣衆宣揚，也便受了叱罵和辱打，但他始終不改變其原定的宗旨。他受着烏合無知的羣衆們逼迫，也還神色不變的向他們述說耶穌是彌賽亞，是他們平日所盼望的救世主，被人釘死，而上帝却使他復活了。人罵他是假冒的先知，是失神的佯狂，他一概不管。他在耶路撒冷這樣的宣傳，竟致使人認他爲耶穌的仇敵，他也不稍懷疑，一些也沒有改變。在無論何時何地，他總抱定了這種見解，任憑別人的叱罵辱打，毀謗陷害，他決不畏縮，決不更改。他這樣的宣傳，使當時的

羣衆聽了便要唾棄，他也不以爲忤，仍舊要往各地去作同一的宣傳。後來猶太人目之爲一無賴的狂僇，是存心褻瀆彌賽亞者，他們就刺骨般的恨他。希臘人聽了他的宣傳，便譏笑他，以爲他是一個無知的瘋漢，人怎樣可以死而復活？他們一些也不相信。因爲他們是具有科學的思想，是崇尚實驗的精神，他們知道人死了是不會復活，更不會死了三日，再從墳墓中走了出來。並且他們在想：耶穌既然是彌賽亞，是上帝的獨生子，又怎樣會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呢？但保羅始終不改變他自己的信仰，不停止他自己的工作。

他這樣專注的宣講着復活的道理，每易引起別人的誤會。有一次，他在雅典宣講，那裏的人以爲『復活』乃是一個女神的名字；並且有許多人刻意的譏笑他，使他感覺到難堪的痛苦，但他仍舊要說

上帝使耶穌從死人裏復活起來。他在那樣希臘文化中樞的地方，向着極有學識，素負盛名的學者們大膽無畏的宣講耶穌復活的福音，被人的恥笑和譏評，而不有一些恐懼，一些餒怯。我們當可明白，在一般知識普通人的面前，宣講一種新的道理，或者尙比較得容易；若是當着有淵博學識和偉大勢力的人去宣講，便真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了。因爲受無知的烏合羣衆的攻擊，並不足畏，而學者們的譏笑，卻正如鋒利的兵刃，直貫胸前的一樣難以抵擋。保羅生平傳道，當以在雅典所受的痛苦最多，所以在他的信函裏，從沒曾有過給雅典人的。他在雅典受了深刻不忘的創痕，身體也疲乏了，但他的精神卻不因而減退。從此，他仍舊不絕的傳揚十字架的大道，把耶穌復活的精義，遍注在千古信徒的心中，這種偉大的精神，百折不撓擁護真理的勇

敢，實在和上帝的兒子的勇敢沒有什麼兩樣。

(十四) 他的和藹

就普通的狀況說來，一個勇敢的人，卻未必又能同時的對人和藹。有些富於自信心的人，因為他的自信力太強，過分的崇拜自己意志，便易流於藐視別人，把自己的意志去強人信從，不但不肯遷就別人，而且要常常的侵犯別人的自由，成為剛愎自用的僻性。又有些自負着受命於上帝，自己是屬於上帝的差遣，有所言行，都不能受他人的反對，這又成為尊高嚴重的人生，而和藹之於他，也便最難能了。但上面所說的幾種人的確都是正直高尚的人，然而其思想行爲，都未免要和和藹相衝突。所以有許許多多美好的基督徒，秉有高尚的信仰，豐富的熱忱，但每因為沒有和藹的習慣，一味的鯁直，便招了各方

的反對，這真是極可惜的事。爲人固須正直，但若沒有和藹的美德，便易損傷他人，而招人的怨恨。

保羅在這一點上，真可使人佩服，他是一個勇敢，鯁直，而自覺負有上帝使命的人生，但他對人，卻不失其和藹的態度。當他對反對他的雅典人們說話時，他第一句的話，便是『在我看你們原是極富於宗教性的。』這『富於宗教性』在舊版的聖經中，卻誤譯做『迷性』其義便相差太遠了。他始終對希臘人傳道都是多採用希臘哲學和文學家們的名言，並不是專說到猶太的先烈哩。他向他們用極和藹的態度說話，最後他們譏笑他，吐棄他，不顧他而去時，他仍舊毫不發怒的繼續講下去。

他有一次在腓斯都面前，被腓斯都叱責說：『你發瘋了！』他也

不發怒，只和藹的回答說：『我並非發狂，乃是爲真理辯護。』又有一次，那亞基帕王譏刺他說：『保羅，你這樣的勸我，是想我做基督徒麼？』保羅一些也不憤恨，只和藹的說：『我願意勸每一個人信從真理，如同我自己一樣。』

他向着羣衆宣傳，受了羣衆的毀謗和打擊，他向着他們叫囂的空隙，向他們和藹的說：『弟兄們，請聽我說。』這樣，他不是一個極和藹的人麼？他這樣接着說下去，因爲和藹的緣故，便使聽衆平靜了不少。及至他說到猶太人和異邦人的問題，方引起他們的擾攘糾紛，勢難再繼續了下去。

他所作的書函，起首時，總要懇切的和藹的向他們請安；在結尾時又要和藹的問好，這都是他中心和藹的表現。他的這些親愛和藹

的言語，固易爲讀者們所忽略，但惟在此等處更易彰顯他高尚的人格。當他寫信給帖撒羅尼迦人時，和他同在者是西拉和提摩太，他便在那信上，寫了他們的名字。並且在信中不稱『我』而稱『我們』。這也足見他能尊敬別人的一斑。西拉和提摩太，在當時與保羅的地位相差甚遠，並且又只是他的助手和學生，和他萬不能同等的對外，但他猶能這樣的尊重他們，予他們以平等的機會。他在信函中，其言自難免有憤激的地方，但他在結束的時候，總有許多親切的恩愛言辭，使人讀了，深感於他的和藹可親。譬如和羅馬人書最末一章中，全篇歷舉其親近者的名字。那竟書大概是今日讀者所最不耐心讀的，或者更將以爲是太無聊奈了罷。但細想起來，卻頗有深意，因爲由那章書實可以表明他是常常記得那一般人，而不忘記向他們請安問

好。在那般人中，定有許多是極平庸而不出名的人，而保羅均能一一的記憶起來。那章書裏別無任何高深的大道，也沒有因信稱義的玄理，但使千古以下之人讀了，也還能感到他充滿了愛性和藹的態度。如他舉出一個教會中的女執事，非比，却說：『請你們為主接待她，合乎聖徒的體統；無論在何種事上，她要你們的幫助，你們就幫助她。因為她素來是幫助許多人的，也是幫助我的。』又說：『問百基拉和亞居拉的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頭頸，置之度外。』其後如以拜尼士，安多尼古，猶尼亞，暗伯利……等人，他各有各的慰問語，並都是極真實極懇切動人的。他在那書中，並沒存有男女的界限，他對於女人的名字，也多多的提及。便是一個人的母親，他都不肯遺忘，他說：『又問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和他的母親安，他

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這是多麼動人的言語！他所遇見的人，他總不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不但能一一的記憶，並且在祈禱中他又提提到他們的名字，代他們懇求和感謝。居其下位的人，如提摩太是他的學生，或竟至沒有一點聲望的人，他也要一一的囑筆替他們問候起居。我們今日讀了保羅以往的書信，以為最無意味的信便是羅馬人書第十六章了，其實在當時，那一章書定能使閱其書信之羅馬人受了感動！他們看了書中自己的名字，是那樣親密的被稱呼着，又是那樣懇切的關懷着，他們將如何的怦然心跳，而感動流涕呢？所以保羅能深得當時教會信徒們的信心，其故也即在此了。

保羅是很豐富於感情的，他對於別人的情感，決不肯輕易破壞的，除非萬不得已的時候，勢不能不傷心忍痛的決裂了。他有一次向

哥林多人解釋自己不能往他們那裏去的原因，便是因爲怕自己去了，反致有傷於他們中間平素美好的感情。他對羅馬人也說，將親自去拜訪他們，好使彼此間能夠諒解，並且希望自己能夠幫助他們，但他立刻覺得措辭的非當，就又補足一句說：『我們應當彼此相助。』這也足見他的謹慎和和藹處了。他在達羅馬人書後面，更加上幾句話，那是用極謙恭的態度，以求雙方間徹底的諒解，絕不同於一種自尊專制式的教訓。他在書信中，有些地方或不免於籠統及不甚清楚，那只是因爲和閱書信者已十分的熟悉，而不妨脫略簡括的。他和羅馬人們，並未曾晤過面，但他和他們却非常的調洽而和藹。便是他已經見過面的腓立比人，自己也很小心的和他們接洽，如他有一次寫信給他們，中有說：『你們現在又對我發生了興趣，願意顧念到我，

『但他恐怕因此引起他們的誤會，便立即補足了說：『現在你們是有了顧念我的機會。』他對於他們贈送禮物，而申出自己的感謝，也是十分的留心，他只重在彼此間誠實的友誼和徹底的諒解，而不重在形式上的物質餽贈。他以為他們對他有了真誠的愛慕，而贈送禮物，那種禮物是有芬芳的香氣，好比獻給上帝一樣。他寫信給腓立門，因為腓立門是由他勸導而皈依的信徒，他的勸慰，只是爲了腓立門的逃奴阿尼西母。他勸腓立門把阿尼西母再收容回去，並請他勿向阿尼西母追究往事。並且又說：『他如有什麼欠的債，請由我償還。』他對腓立門並不以為自己是他的引領拯救者，而抬高自己的身分，却那樣委曲求全的去請求他，這也是保羅和藹的一證。

保羅待人接物，處處以小心出之。他對於別人的信仰也是這樣，

決非強迫別人相信，只是要勸導指引他們以應走的路途，決定他們自己的信仰。他的教友們，有許多人是很愚黯懦弱，而易於專制指揮的，但他對於他們，卻不常有疾言厲色；他完全是尊重別人的人格，服從自己的良心，或是有時用嚴厲的話加到別人，那也是爲了擁護真理而始然。譬如有一次，他的教友們爲吃祭肉的事而致相爭，他便向他們解釋，他完全是以各人的良心爲主，吃祭肉與否，卻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他說：『倘使因爲祭肉而使我弟兄跌倒，他便不當吃。』他的意思，是因爲若使吃祭肉而致跌倒弟兄，便是得罪了耶穌，自然不當吃的。他不直接說祭肉的當吃或不當吃，而用弟兄與基督耶穌爲準則，自己沒有一毫專制的意見，這正是他的和藹之處。

他對於別的使徒們的門人傳道，絕不加以干涉，對於使徒們，均

有相當的敬佩，他極力避免彼此間無意識的衝突，剷除入主出奴的惡習。他原是要往羅馬去，但羅馬却非他目的的終止地，他只是要經過羅馬而往西班牙等地。他說：『我羨圖，就是使我要往未曾聽過福音的地方去宣揚上帝的真道。』他是不肯攔阻別人的工作，也絕不願意和別人作事業上的競爭。他要往西班牙去，便是往使徒們所未曾到過的地方去，開闢一番偉大的工場。

我們從以上所舉出的幾點中，足以見出一個怎樣君子度量的保羅來。所以有些人以為保羅有時是不免懦弱畏縮缺少勇敢的，那只是未曾知道保羅，因為那只是保羅的和藹，是他的優美德性。他向哥林多人說，『我請求你們，——我用基督的謙卑和溫柔的心來請求你們。你們在我的面前，可以說我是溫柔的，但背了我時，你們又將

說我是爽直的了！』

我們已經明白了保羅的人格，我們可以斷言保羅是頗有熱忱勇敢的人，但他決不同於一味的鹵莽，却同時具有寬大的謙和的美德，他實在不愧為基督派中的君子人。他這和藹的態度，更是對任何人都是一律待遇，一視同仁的，他不因人而異其對付的態度。他在應該爽直處便爽直；在應該和藹處便和藹；於是他真誠無偽的和藹之美德，從此更能彰顯而深入於人心了。

（十五）他的義憤

憤怒和德性二者，在品格上是顯明有些衝突的，如謂憤怒是一種德性，必且引起聽者的懷疑。有時憤怒竟能成爲一種乖僻的脾氣，有玷於所謂純良的德性。所以在從前希臘和羅馬人看來，憤怒實在

不能歸入德性之類。在歷來教會中，人都明白的決定憤怒是不良的習慣，是爲盛德之累。便是保羅自己，也深覺憤怒不是一種德性的表現，若硬當做一種德性的解說，便不對了。所以他有時偶爾動了憤怒，但不旋踵他就自知不對，而引起沉痛的自責。他甚至知道有時神經不爽快，在言語上發表牢騷，都是非德性的結果。

憤怒是多傾向於感情方面的，是和恨毒與報復的意義常相混合的，因此單純的正當的義憤，殊屬難見。所謂義憤，也自是憤怒之一種，實與德性相近似，乃屬於人的一種本能，是自孺子以至老人，皆能發洩而表現的。若是說一種本能是一種美好的德性，則這種德性也便沒有什麼希罕，因爲這只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是人類本性中罪的原質之發現。不過真正的義憤，也是人的德性之一種，倘使不和其他

的雜念感情相混合，則其對於人生的品格，也有很大的貢獻。我們既已都承認耶穌是上帝之子，其臨世是做上帝之代表，惟有他足以表現上帝一切的德性。但他也有時發出義憤，眼光如炬，高聲的斥責人，這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們常常看見的事。耶穌也有義憤，足見憤怒不是完全的要不得了。嘗有許多人曾和耶穌處在一起，也往往見其高尚偉大的人格，金精玉潔的精神，而生出徹底的愛慕，欽佩和崇拜，甚至自慚形穢，不敢向邇。由此，足以證明義憤在人生德性中，自也有其固有的地位，不可一概抹殺。有些負有嚴重使命，具有熱烈胸懷的救世者，目擊世道的陵夷，人心的卑污，便不禁要觸動義憤，一發而不可遏止。比如一具有最高尚人格的人，忽見他人有殘酷不堪惡劣的行爲，在羣衆中施行出來，用強權抑遏公理，陰狠險毒的陷害良善，他

若沒有義憤，則其人格便定有懷疑的可能了。這種義憤，是對殘暴卑污的種種惡魔表示一種反抗，由於這種反抗，便足以證明其活潑而生長的靈魂，若是處於那種環境之下，而沒有那樣的反抗時，則其靈魂實是已經死去了。所以一個人處在極不道德極惡劣的環境中，而靈性上不發生一種不安和反抗的感覺，則其人格已至於不復可問之地；那便是無生氣少精神鮮有丈夫氣概的人生。保羅是一位具有極高尚完滿人格的丈夫，見有不平的事體，便覺憤火中燒，不可遏止。他更自知憤怒之足以僨事，足以有玷於純潔的德性，所以在一面發怒的時候，一面却又在竭力的抑制自己，懷戒着自己，勿使由憤怒而致犯罪。

保羅在獄裏聽說以弗所教會是怎樣的腐敗，卑劣，和混亂，便禁

不住要大怒起來，但他想到憤怒足以犯罪，詩篇中的言語，『勿發怒，直至日落，讓給魔鬼以可趁隙的地步，』自己深覺這是實在的情形，有時因為發怒的時間稍久，別種的罪孽，便可趁隙而來加以種種的誘探。所以他勸告以弗所人，勿要爭論恨毒，實是從內心發出的言語，因為他已經深知爭論和恨毒，是罪惡的引線哩。

他也曾為教會中會督的事致函提多，勸他勿太熱血。他知道在靈性上有深養功夫的人，是不能輕易發怒的。他又知道發怒是會成功一種奇怪的癖性，譬如一人太容易發怒，則將遇事發怒，而成爲剛愎狹隘的人生。做一個宗教家，自然是少不了義憤，但若發怒長久，便如烈火焚燒，而易墮入魔鬼的深窟。這是保羅用以教人並自戒的金箴，是完全出自他的經驗，發自他的中心，很可以見出他對於發怒的

見解了。

他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被人捉住，在會堂裏受大祭司的審判，他不禁發了怒。當他說：『弟兄們，我在上帝面前行事爲人，都是憑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亞拏尼亞就吩咐旁邊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巴。保羅因爲無故受辱，便高聲的罵那大祭司說：『你這粉飾的牆，上帝要打你！你坐堂爲的是按着法律審判我，你自己竟違背法律，吩咐人打我麼？』這裏也正是他大勇敢的表現，在當時除了他，更有誰敢當着大衆在會堂裏辱罵大祭司呢？雖然保羅隨後便道了歉忱，但那時他的義憤卻也可想見了。關於這件事，也有人以爲保羅是爲了自己受辱打而發怒，所以主張這並非他的義憤，僅爲一種私憤而已。但他曾致書給哥林多人說：『如有人破壞了我的工作，因此使弟兄們跌

倒，我豈能不發怒呢？」他實在是，不但因爲自己被打而發怒，便是別人受打，或其教友受打，如果那是不應該的，他也要因此而發怒。

他因爲人把基督教的教義根本上的大綱弄錯時，他更要大大的發怒。他宣講基督的大道，往各地傳述福音，而他的仇敵，偏要反對他，四處毀謗他，誣指他爲邪僻的謬傳，他聽了，也不禁要發怒起來。他給腓立比人書中有云：「你們要防備着這些狗！」這便是指着那般放謠者而言的；因爲他們自己是邪僻荒謬的，却反把邪僻荒謬加在保羅的身上。他罵他們爲「狗」，我們今日讀了，雖然不免覺得過重，因爲狗之爲物，在西方尙有牠的地位，但在東方，却是十分卑鄙不足道的。但我們須知他那時正是身居獄中，因爲憤極而出此言，却也不足爲怪了。

按保羅的書信中，使人刺激最猛烈的，當莫過於加拉太人書。路德馬丁竟稱之爲『火焰的心』。實在的，那一封信起首時，便開始了怒罵吼叫，便是天使，也被他罵到的。他那樣的發怒，便是因爲起首加拉太人信從基督，原是由於他的引導，但他們中途被誘惑而叛離，這種刺激對他實在是極其深刻，自難免如馬丁所云火燒了他的心了。但無論他在信中是如何的寫，或罵，或求，或勸，或指示陳述，皆爲一種極熱烈感情的表現。他對加拉太人說：『你們這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我只要問你們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了就信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你們受了這麼多的苦，都是徒然的麼？難道果是徒然的麼？你們把我所傳的

福音這樣輕易的推翻了，你們真當受刑罰！』一本加拉太人書自首至尾，完全表現了他達於極頂的憤怒，而不能加以壓制。同樣，他寫信給哥林多人，也是那樣的激烈，因為他們自甘謊言欺人，多行詭詐，使他不能不有一種發洩，這發洩便是他的義憤的表現了。

以呂馬 (Elymas) 在當時是一個有法術的人，雖是一個猶太人，却在羅馬官廳中，擔任了職事。當時人民，最迷信於星象，故他能深得着人的信任，而藉以獲着厚利。羅馬官廳也頗加倚重，遇事諮詢，任爲謀士。其實，他只是一個巧詐的騙子，他挾着奇妙的騙術，騙了許多的人。保羅見了他，洞悉了他的僞詐，便痛加斥責，不稍假藉。他因爲保羅這樣的反對他，便也百方的設法抵制，使人民都要反抗保羅。那時保羅是初次出來傳道，還未曾嘗着任何的艱險挫折，正是抱着滿腔的

銳氣，要打破一切的障礙，宣揚基督的真理，那時和他同伴的巴拿巴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如何，我們還未曾知道，至於保羅，則定是憤怒不堪，眼光如炬，故發出極嚴厲的言論，『你這虛偽的人，你這騙子！』他毫無顧憚的向呂馬這樣的斥責着，最後且更進而怒叱其爲『魔鬼之子！』尙嫌不足，則更說他是『你是真理的仇敵！你應該可以止住了一切妄爲虛偽的事，不再阻止人們行向上帝的道路了！』他憤怒已極，便咒詛以呂馬說：『你的眼當瞎！』這句話很有能力，以呂馬的眼睛，果然的盲了，而立刻需要人攙扶着行走。保羅這種作爲，也是藉以警衆的方法，因爲那時的社會，是充滿了迷信，虛詐，和偽善，尤其是那一班術士們，更能假冒惑衆，欺騙愚氓。我們查攷聖經，其中載着彼得所做同樣的一件事，彼得在一教會中，因爲有一人向他說了欺

騙的話，他便對那人說他是褻瀆了聖靈，罪不可追，那人便立刻死去，現在保羅所處治的雖是一個教會以外的人，而其用意却完全和彼得一樣。

我們是居在世界之中，這世界是根據着真理而存在；人們能信從真理，則自能因此信從而生存於世界，現在人却甘於謊騙的生活，這不是有意和造物的原理相反，而自速其亡麼？保羅處治以呂馬這件事，足以警世，又且足樹一良美的模範，因為由此我們方可確實的知道人必須有堅強完美的道德和人格，方可以指摘他人的不對，因為由此指摘，方有相當的效果。

我們又須知道，保羅雖是這樣的憤怒，但絕非為了一己的私利，或是藉端以排斥異己與私仇。他發怒的動機雖不一，其致怒之由却

可探索而得，因為他所最厭惡的便是欺詐，所最喜悅的便是誠實，對於自己個人的利害，却沒有絲毫的顧忌。所以他對提摩太說：『個人祈禱時，萬不可有一種恨毒心，否則那祈禱便為無益。』他致書羅馬人也說：『親愛的弟兄們哪，你們自己不要報仇，因為上帝的憤怒，必能得到相當的效果！』這真可為天下人言之了。

(十六) 他的溫和

有許多人在他們自己的想像中，總以為保羅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絕對的嚴厲。但這真是一個極足希奇的事，因為他的嚴厲，便是他的溫和，——雖使嚴厲和溫和是極相逕庭的兩個名詞，——因為他是從愛心而發生溫和，由這溫和便不得不有貌似無情的嚴厲了。因為他的愛和溫和是極其深祕的，所以他從愛中所表現出來的，

看去也只有衆人所指爲缺點的嚴厲了。

當保羅在未曾皈依基督以前，他是否溫和或嚴厲，我們不能下一個肯定的答案；當他肆意逼迫教會，嗾使民衆擊殺司提反的時候，我們也可想見他的嚴厲和凶惡。但他目擊那被擊的司提反臨死的時候，却能有從容不迫鎮定和藹的態度，並且懇切的祈禱着，便不覺有動於中，受了他深刻的感化。我們只須看後來路加作使徒行傳時，却能將殉道的司提反臨死的詳細情形，一一寫出，路加自己固未曾親睹其事，那自然是得之於保羅的傳述了。並且，司提反在臨死時的禱辭，也寫入聖經中去：『主接受我的靈魂，饒恕他們的罪惡！』這話在當時或未能立刻改變了保羅，但他親眼見了，親耳聽了，他所得的印象，是怎樣的深刻；自能使他歷久不忘，自能使他因此覺悟。

最能使保羅滿具有溫和的美德，其主要的原動，自當歸功於耶穌基督的感化。基督在大馬色路中向他顯現，對他發出足以感動人的極和善的聲音，直入他靈魂的深處。從此，他便一洗以往的凶頑，而竭力的勸勉他人要彼此相愛。他由此以往，就能傳揚忍耐克己饒恕的福音，他也能說我們當彼此饒恕，像天父曾饒恕我們一樣。他不但這樣在口裏說，更能見諸實行，以身作則。他對於他的同伴，都是十分的熱忱，謙遜，他所以能稱他的門徒提摩太爲『我子』或『我親愛的孩子』。他又致書給腓力比人說，你們當稱讚提摩太；因爲他之幫助提摩太，如同一個極有愛心的慈父照顧他的愛子，真可謂無微不至了。他對提摩太極其愛惜，設法保護他，惟恐不周，他因爲提摩太的神經敏捷，善感多愁，他便遍囑於提摩太，有接觸者，要善遇他，勿使他感

受不安和難受，所以他常常勸別人要多方的照拂提摩太。他又從另一方面設想，恐怕別人因為提摩太的年齡幼稚，而存輕視的心理，所以叮囑他自己勿要羞怯恐懼。在提摩太身體上，保羅也有相當的注意，他曾因為提摩太的身體孱弱，就勸他飲酒，這種方法雖難得今人的贊成，但在當時，他實在以為那是一個極好的治療方案哩，因此，他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要為提摩太的疾病設法，而切望他得早日的痊癒。非特如此，他即對別的朋友身體上有了什麼病苦，也是十分的注意，常常記念着他們。即如有一次以巴弗提的病重了，人都以為是不會再好的，保羅和腓立比人同為此事焦灼異常，嗣後以巴弗提的病痊可，他料想在腓立比那邊，尚有人為着這事擔憂，擬立刻到腓立比去，把以巴弗提病愈的消息，遍告他們。他又為這事虔誠的感謝上

帝：『感謝主使以巴弗提的重病痊愈，如同使我痊愈一樣；因此，可以減少我的重擔和憂煩！』他自己也知道能力有限，不能如耶穌那樣驅除病魔，所以更爲此力求上帝。他知道自己能得着上帝的愛眷，但他對於上帝的祈求，却終少有成效，他自己的病，未能拔除，固使他感受痛苦，而他見別人有病時，更受着無窮的難過。

他待遇別人也能十分的謹慎小心，有一次，馬可（巴拿巴的外甥）因爲別事在半途離棄了他，而不肯和他同往傳道，當時他自然對於馬可的感情不十分好，以爲那是一個不可靠的人。及至馬可後來信仰堅定，立意作主工時，他便遺忘了從前的一切，常常爲馬可在別處掄揚，要使聽者能重視馬可，以維持和增高其聲譽。他想要歌羅西人歡迎馬可，便先遣提摩太去迎迓之。他對馬可這番用意，頗似耶

穌在復活以後，向女徒們吩咐，要伊們去告訴旁人，更注意的是彼得，因為彼得曾經不承認他的。保羅也是因為在以前曾經責備過馬可，現在却又要倚重他，惟恐因此而不甚妥貼，故佈置得頗為週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不但能饒恕人，且能完全忘記了別人的過錯，使別人過於凶狠，他也能以寬宏的精神饒恕他們，倘使他們悔改了，則他對於他們的感情，尤為密切。

保羅對於他自己的門徒和教友，凡是關係較深的，都稱之為親愛者，因為他是實在的愛他們。他雖曾對加拉太人稱他們為『無知的』，但在最後他又說：『我親愛的孩子們，我最盼望常和你們在一起的。』他對於門徒們和教友們的過失，因為愛之切，故責之嚴。他和哥林多人的關係中，更可以看得明白，他在致哥林多第一書後，又繼

續着寫了第二封信說：『我因爲第一封信使你們難受，我心裏很覺難過；但也幸而有此，而使你們得以悔改，則我也就無憾了。』又說：『我寫此信時，心中十分的難過，甚至於流淚。』在這種流淚的當中，也足見他愛心的濃厚了。淚是心的聲音，很可以表現流淚者的人格。保羅爲什麼要流那一種的淚？因爲他已經知道他自己的言詞是太嚴厲了，更知道由此言詞足以使讀者傷心，但也無法，只好如父母之責其愛子，而終出於此。我們應該覺得奇怪，保羅在以前是喜歡殺害生命的，現在却因爲怕人難受而至於流淚，這也可以證明他是已經悔改，更可見其良心的溫和了。他又在致以弗所人書中說：『我三年以來總是流淚的在勸你們。』他的心是怎樣的苦呀！保羅和彼得在聖經中是特別的好哭者，但彼得是爲着自己的罪孽哭，而保羅則爲別

人的罪孽哭。又如耶穌，也曾爲耶路撒冷城哭，保羅也能追蹤他，和他同樣的從愛心裏發出沉痛的哀聲。保羅不特平日對於他所親愛的門徒和教友，即使毫無關係的人，縱然他們作惡不省，他也爲他們十分的關心。他在獄裏也致書給腓力比人說：『我許多的時候，都是爲着耶穌的仇敵——便是那些反對十字架的人——痛哭，因爲他們只以自己的肚腹當做神聖。終難免於滅亡。』他對於許多的猶太人也是抱着這樣的熱忱，雖然他免不了要受少數的猶太人加以逼迫，但他決不因此而對於猶太人冷了心。有一次，他曾寫信給羅馬人說：『我心裏十分的悲痛，因爲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孫，——耶穌基督也生在他們的中間——但他們執迷不悟，不知道悔改，我真願意爲他們受罰，情願替他們而死。』在普通的人遇

着逼迫時，便要失望灰心，而保羅却不是那樣，他對於逼迫他的人們，却爲他們的罪惡擔憂流淚，愛惜他們的心，日益迫切，這便是他有自天而來極其溫和的慈懷了。

在新約中記載着保羅對於他自己手創的教會如何的忍耐，保護，和竭力的支持，真是一個具有高尚德性者的楷模。他的對待門徒和教友，恰如對待家人子弟一樣的親切和率真，他總是把他們看做和自己是極有關係，並且是屬於自己的，如他對於提摩太，提多，便是伶仃孤苦被視爲卑賤的逃奴，阿尼西母，也皆稱之爲自己的兒子。他因爲自己知道在教會中經驗的豐富，便對於男女的教友們，一律看爲自己的子弟一般。他寫信給帖撒羅尼迦人說：『我對於你們，如同保護着我自己的孩子，我勉勵和安慰你們，並且指示你們以上帝的

道路。』他不但自居於嚴父的地位，却又以慈母自任。所以他說：『我愛護你們，如同母親愛護她的子女，我常時爲你們關心，殷勤的看護你們，爲了愛的緣故，我的靈魂都已給了你們了。』保羅對於他人，能孳孳不斷的勸導，殷勤的教誨他們，解除他們的迷頑，指示他們的正軌，竭力的化除他們的罪孽。因爲他們程度的幼稚，正如幼稚的子女一般，所以他也沒法，只好居於父母的地位，循循的加以勸導了。他教他們要彼此相愛，互相輔助，要他們和衷共濟，爲神國的緣故，應該努力的和睦而合作。這也正是秉着耶穌入世救護其子民的遺訓，而盡其當盡的職責。他盡了這種偉大的責任，同時他自己的溫和美德，却也藉此彰顯無餘了。

當他以前在逼迫教會的時候，他自己如同飲醉了醍醐，茫不知

錯，所以對於他自己所作的，既無反省，也便沒有什麼難過了。及至他一旦受召悔改，他猛省前非，他的良心，備受着譴責，他是怎樣的自慚自悔自責啊，所以他每次稱自己爲罪魁，便是指着那種種的往事。他現在已經有了徹底的覺悟，鑑於以往的倒行逆施，自然要稱自己爲罪惡的魁元。他回憶逼迫毫無罪辜的聖徒，把他們放到黑暗的監獄裏去，他們雖曾向他呼籲，伸手求援，他終掉首不顧，讓他們受着摧殘而慢慢死去；他又自己用口極力的毀詆着耶穌，痛罵每個聖徒的名字。他追懷往事，能不黯然神傷，心痛欲裂呢？他的良心愈到老年，愈能溫和良善；愈知道自己的過錯，愈能尊重他人的人格。他知自己的良心是神聖不可侵犯，他愈能推己及人，己所不欲，更不願以施他人。他要每人對於上帝能負着自己的責任，故他絕不論斷人，也不定別人

的罪。他對於犯罪的人並不輕視，也決不以爲罪人是無復希望的，他正是服膺着舊約中的話：『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他有這樣溫和的慈祥心懷，實是受了耶穌的感化，所以他既有了充滿的愛心，更能溫和自治，富於控制自己的精神。

(十七) 他的寬大及其狹隘

在普通人的眼光中看來，保羅的人生是極狹隘的，因爲他對於許許多多的物事，都不能感到興趣，例如美術品，圖畫，建築，雕刻，音樂……等等，他都沒有什麼欣賞的閑情逸致。甚至他對於古代希臘在科學上偉大的貢獻，那便是近世所有科學上遺留的文化——天文學，物理學，生物，植物，藝術……等學問——的濫觴，也不能覺到其價值的優崇，而發生親切的感想。或者他對此種種，也不無發生興致，但

他從未說過，也無記載的流傳，故無人可以知道。至於哲學，也不一定合他的胃口的，他有時對於哲學發生了空泛枯燥的感想。其他若商業方面的事，在他致各教會，或個人的書函中，也從未曾提起。政治方面，他也淡漠異常，並且可以說是完全外行的。所以他與當時一般在政治上佔着位置的當道者或政客們，也從未和他們發生任何的關係。復次，他對於體育上運動方面，雖知當時希臘各城市中，每年必揀選好身手的男兒，作種種運動上的競賽，他也從未曾加入，便是今日的我們，也決不會想到他會參加到那樣的事裏去。最後，可以說到人生最重要的——這就是就普通現狀而言——家庭生活，他也不感到一點興味；雖然他曾肯爲別人家家庭中困難的問題，盡過排解的力量，但他自己却未曾嘗試過家庭生活的滋味。或者他也曾結過婚的，

但當他做使徒時，無論怎樣，他是沒有家庭，那是可以斷言的；並且他對於有美好家庭生活者，也沒有什麼羨慕。

從上說看來，他的人生，的確是狹隘的，他對各方面沒有關係，所注重的只有教會。——並且，他在教會裏，又非顧及各項事務的，只專一在宣傳福音上用深切的功夫，他對這教會中宣講的事工，視為其人生最密切唯一的職任，是和他休戚相關，生死與共的。他對於教會中各種的儀節，並不加以注意，有些儀節，他且表示反對。例如他以爲教會中的洗禮和聖餐，雖在極重要的儀節之列，但他却非專意注力於此，他所最注力者，便是講道。所以有時他爲人施洗，甚至逾時不久，便忘記了那受洗者的姓氏。他努力於傳道的事業，自己深覺得若不這樣做，便將有禍，他把傳道看得這樣重要，所以他不但自己努力，更

且勸勉別人步其後塵，做那同樣的工作。他把這種勸勉，更時時規勸着一般青年人，用無旁貸的責任，加在他們的身上，要他們毅然的去負擔。據他看來，世界上最偉大事業急切和緊要的事工，只是傳上帝的大道。這種觀念，在今日一般宣教士看去，真是一些不錯，貼切之至了。然而我們由此卻不能不說保羅的人生，是極其狹隘的，因為他人生的唯一目的，只是傳道，其唯一的希望，只是得着上帝的指示，其唯一的工作，也只是使世人對於上帝的知識，能有相當的進步而已。所以他的願望，是和耶穌同在，他的快樂，是他自己的路程走完了。

他的世界觀，也以爲世界不過是暫時存在的，他以爲天地的末日快到，一切現象，均將歸於烏有，因此，他是極力主張順服，而以順服爲美德的，他對普通的平民說：『順服你們的官長，』對妻子說：『順

服你的丈夫，』對僕役說：『順服你的主人。』他的意思，不過以爲天地的末日既將臨到，只須順服，忍耐，便是各人所當盡的本分。因此，他所講的，也只是此義：末日將到，也無須再從事於無益的改造，所以動遭今人的誤會，其根本的原因，便在於此了。受了他這種主張影響者，多半是一般教會中老派的教士，他們拾保羅的遺範，更進而加深其色彩，故以爲所謂科學，藝術，政治，家庭，社會……等等，均可不必過問。倘使事無鉅細，若和宗教——他們心目中所以認爲的宗教——沒有密切的直接關係，都不可近，以免去惹着危險，直似一般出世避囂的佛門子弟！他們雖是不真到深山幽谷中去結茅入寺，但他們的耳中，實只聽見保羅那種呼聲：『你們要來，與世俗分離！』故不免只要自己的靈魂得救，便不必管其他一切的大弊病！這真是錯看了保羅

的人生，錯認了保羅的主義，而成爲保羅的罪人了。

對於上面所說到的，保羅主張一切人們均當順服的意思，也不免要受他人的懷疑，以爲若是君主殘暴不堪，丈夫摧殘虐毒，主人逼迫橫暴，則平民，妻子，僕役，也均須俯首帖耳，去忍受之，而不思反抗的麼？所以有人指摘教會，說教會中的見解實是腐敗，其觀念也極狹隘，因爲教會不顧社會上一切的事體，只要超社會的獨善其身，甘心度其愚昧頑固的可憐生活。這便是因爲教會中先看錯了保羅的人生，而教外人又看錯了教會所致。教會中人，因爲誤看了保羅的人生觀，以致對於哲學懷疑，對於科學仇視，對於藝術陷害，對於娛樂遠離，舉凡一切人生不可或少的事物，都懷着無端的恐懼，這便未免太過了。

保羅並不像那班誤會他的人所懸擬的那樣狹隘的人生，他並

非不要顧及社會人生一切的問題，不過他已經立志要做一個極完美無疵的宣道者，故只注意於宣道的事工，而無暇再及其他了。今教會中人，並不都是如保羅一樣，終身為宣道的事業，不是人人要做宣道師，同時舉凡哲學，科學，藝術，政治，航政，交通，以及烹調，縫紉，……等等，一切與人生日用有關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必須各人分配着他們的事工，專心的去善為之，如保羅之專力於其宣道的工作一樣。倘使人人都做保羅，社會充滿了宣道師，除宣道師而外，不再有任何職業及事務，則社會將成了什麼景象呢！由此種而言之，即在各項工作界，也正復如是，我們不能要每人都做畫家，音樂家，政治家，哲學家，或科學家，……等等。保羅的人生，是在傳道，也正如別人之盡力於各各不同的事業，各盡其職，各遂其生而已。倘使保羅為宣道師，見別人不為

宣道師，而爲哲學家，科學家，或藝術家……等等，他也不能因此便輕視別人；或保羅因爲專注於其事工——宣道——無暇及於娛樂，美術，政治，哲學，科學……等等，我們也絕不能援此而使斥娛樂等事是屬魔道，而不可親近的。況且古今的時代變遷，情勢不同，環境互異，當保羅之時，基督徒尙少，對於社會，尙無多大的勢力和影響，即使要從基督徒去改革社會，也是不可能的事，現今世界上有數百萬熱心的基督徒，其中且不乏居高位，具有移風易俗的大力者，若是仍舊和從前的影響一樣，却藉保羅以推諉，那不是有意的犯罪嗎？譬如一個政府，在有了改革的必要和可能時，而不肯去改革，便是犯罪；同此，基督徒有了改造社會的必要和可能，又豈能坐失機會呢？我們明白了這樣的道理，知道保羅時代的背景如何，便可明白那第一世紀時代的

言行，因為受了時代環境的牽掣，却未必要今日的我們去刻意做做，抄印版的文章哩。

我們要做做保羅，並不是在於他的表面形式，乃須重在他的精神。基督徒的跟從耶穌，其重要的一點，也即在此。故保羅說：『當以基督的心為心，』這所謂『心，』便不啻是『當以基督的精神為精神』了。倘使我們真有了保羅的心——精神——則對於其應用的範圍甚廣，因為保羅表面的形式雖係狹隘，而其精神却極其寬大啊。保羅的一切觀念，都是以全世界為出發點，他並不同於普通的猶太人，重視己邦人，而輕視異邦人。所以他有一次在聖殿裏說到『上帝要遣人到異邦去，』便引起極大的紛擾，竟至有許多的人，要用石頭砍死他。這也足見保羅思想的寬大，實超過一般猶太人萬萬了。我們也

已知道，當時保羅要往西班牙去傳道，那時，人只知西班牙之外便是一片汪洋的大海，是大地的極端，他要往地極去宣傳福音，這是一般猶太人所夢想不到而且極力反對的事。又如保羅在自己的信仰上與其環境地位實有許多的抵觸，因為他信了新的基督福音，但對於遺傳儀式的猶太教規矩，又不能不遵守；他是一位簇新的基督徒，但同時也有一位法利賽人和法利賽人的兒子；他要跟從革命的耶穌，又須遵守耶穌所不願遵守的猶太遺傳風俗。他也曾循舊俗的儀例剃頭洗手，並不如一般人覺得舊例的可厭。他有新的信仰，而不完全遺棄其祖先遺傳的宗風古法。他對於同一信仰之同道者，雖其派別各異，也能抱着寬大主義。蓋當時在哥林多教會中有顯著的四大黨派：一爲保羅派；一爲亞波羅派；一爲基珣派；一爲基督派。而保羅却對

他們這樣說：『我們都是信基督的，不當分出什麼派別。』他諄諄的向各派中人勸告和勉勵，所抱的是極其寬大的態度。

重男輕女的風氣，由來已久，在當時社會的階級上，此種分歧，尤爲顯著，即如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氏也不能免。而保羅却獨不然。他雖然也主張在會堂聚集拜神或宣講時，男女固須有別，但他已經認可女子在社會教會中都應有其相當的地位。他自己也有許多的女朋友，便是一個明證。他對於當時的奴隸制度，其見解也和別人不同；他不像他人，賤視奴隸，便是一個卑下的逃奴，他也十分的重視優待而設法拯救之。所以他說：『我是一個負重債者，無論對於有知識與否，或有地位與否，我都欠了他們的債。』這便是他眼光中的平等待遇，不分什麼階級和界限，而能一視同仁了。

他對於種族間，也沒有什麼歧視。不管那是否猶太人，是否受過割禮者，是否自由的人民，他都一律以基督爲標準的去待遇他們。他的這種眼光，實在是極不易得的事，因爲他是一個法利賽人的兒子，他是處於一個極腐敗狹隘的環境之中，在二千年前的時代，而能有這樣平等遠大的眼光，實足驚人，實足證明他的心胸是怎樣的寬大了。他生平宣傳福音的講章，有三篇是由路加所記的，在那裏面也足見他的寬大精神了。路加本是當時所謂一個異邦人，而能把他的演辭記載得詳盡而有興趣，實在是一樁不易的事！一次是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他講基督教是成全猶太教的，在猶太教中先知的預言，一一的實驗到耶穌身上。譬如猶太教是根本，而基督教便是由那根本所發的花果。這種說數，直欲鎔猶太教與基督教於一爐，是具着怎樣偉

大的精神和苦心。一次是在路司德，那裏的人民本有一種對於神道的迷信，保羅並不叱責他們的謬誤，只是向他們說明上帝的恩典，是使他們風雨調和，得獲收成的主宰，使他們心裏明白，知道敬拜活的上帝。他闡明上帝的大恩，給人以種種難以盡述的美好賞賜，其中尤爲重大的便是新的基督教，由基督教的進化，可以見出低級宗教到高級宗教進化的證據，使他們可以由此明白，棄邪歸真。又一次是在雅典，那裏的希臘人，拜着『未識之神』，他也不施斥責，只對他們說及他們所拜的『未識之神』，他自己可以更清楚的介紹給他們，使他們得以認識。他使他們信仰了認識之神，他並不指明他們在信仰上的錯誤，只是深覺他們迷惘薄弱得十分的可憐。他實實在在的抱着寬大的主義，對於任何宗教，並不肯加以輕視，他總是一方面重視

他人的信仰，以引起他人對他的好感和佩服；一方面則極力傳揚基督教的新福音，使人聞而清醒，藉以得救。他的這種高尚的美德，真是今日教會界所亟需的，因為今日教會中分門別戶，各立疆界，入主出奴，你傾我軋，真不是好現象，保羅的寬大精神，便足救濟之，而永為教會領袖的良楷模。因為上帝的大道實浩大無垠，我們若恃着一己狹隘的心胸，又怎樣可以傳揚而發皇之呢？現在教會中有許多人，他們的行為好像無知的孩童，心胸偏狹，只注重到一己的教會，而不肯有遠大的眼光，從大處落墨；保羅的言論，實在值得我們的欣賞，而當奉為圭臬。現在教會領袖最缺乏最不可少的，便是保羅的寬大精神，這精神能使我們的狹隘化除，富於感化的能力。今日教會中因缺乏這樣精神而有門戶的界限，主奴的態度；即政界也正因此而競以黨派

爲前提，把國家撇在腦後。紛爭攘奪，翻覆操縱，也只有保羅的精神足以挽救。在社會的現狀上看，來這種寬大的精神，處處缺少，以致造成爾虞我詐，絕少誠實的局面。譬如資本家輕視勞働界，而勞働家便也視資本家如他們的仇敵一般；其餘如貧與富，賤與貴，種種階級間的界限，絕少融洽和平的希望。而一般號爲現代先知們的，正在宣傳鼓吹着全世界階級的大戰，世界的大勢，有如曇卵之危！我們對此，真須三復保羅的名言：『一人受苦，全世界也將感不到快樂；這正如四肢和身體一般的關係。』又如種族的問題，也是這樣，人們十分重視着種族上的分歧，以致互相仇視，長此以往，其勢不致釀成種族大戰不止！這也須保羅來告訴他們：『沒有種族的分歧，顏色的異同，男女的兩樣，蓋皆在基督裏面合而爲一。』復次，今世界中，國和國的關係，也

是很覺不穩，現在所謂愛國者，泰半是仇視他人的國家，要伸長己國的勢力。倘使有人指別國爲可愛，則鮮有不被指摘爲賣國賊者！這也是一種狹隘心胸所造成的狹義的國家主義。保羅對於種族和國際間，都是一視平等的，沒有疆界，也沒有親疏，那只是因他完全重視着基督，把基督做天下一切的重心，而且更深知基督的救恩是普遍到全世界全人類的。倘使今世界若果真能照着保羅的意思行事，具着一種寬大的精神，則永遠不會養兵猜忌，重演戰爭流血的慘劇了。

由此看來，我們當可知保羅爲什麼只專注於一件事而遺忘一切的緣故了。因爲他的心已專注於那樣偉大高遠的一件事，其餘的支節問題，便不值得再逐一的去留意了。他所認爲唯一的職責便是救世，把其餘一切娛樂榮華視如糞土。他只知傳揚耶穌的真愛，說明

耶穌的愛便是上帝的愛，只是藉以發現而已。他把這事看得極清楚，他認真的擔負着這種責任，全心全意全力的奔赴他自己所立的標竿，而無暇再及其他。他只是做做着耶穌的榜樣，他要受洗，受苦，受磨折犧牲，而後走完了他的路程，打完了美好的仗，他等到成功之後，方纔可以卸去仔肩，離棄人世。所以他的狹隘便是因為他能寬大的緣故；因為只有寬大，方能包涵萬象，囊括宇宙，而明瞭於真宰的愛心；只有狹隘，乃能專一於他的事工，使天國的功程，在他的身上完成其重要的基礎。

(十八) 他的同情心

人類同情心的意義，便是一種深透諒解的友誼。彼此相處，彼有痛苦，此也感覺到難過；此有快樂，彼也感覺到愉悅。這種高貴聖潔的

同情心，足以剷除一切階級種族間深厚的隔膜。再申言之，是能置身處地爲他人設想的，視人飢如己飢，視人溺如己溺。不過平時人每把同情心，誤解作憐憫，不知憐憫只是對弱者及較低下的階級如貧苦者，娼妓，盜賊等發生拯拔和施與的情感；又或者人類對於他種生物如鳥獸等類的肢殘體缺，對之油然而生一種憐憫的意念。至於同情心，則爲對於一切人類間的友誼，和同類的人們，發生極密切高尚的關係，共其苦樂，精神上已歸一致的感覺。譬如對於一個富人發生同情，對於戰勝者和身體健全的人們，這同情心，也可以發生，所以保羅說：『我與悲哀者同哭，與愉悅者同樂。』

只是就普通的狀況而言，所謂同情，好像只限於對苦惱悲哀者方面而發，譬如有喪葬及婚娶的兩種事同時發生，能得着人們的同

情，必屬於前者的喪葬，而不在於後者的婚娶。又如有一嬰兒的天折，或一嬰兒的承嗣鉅產，則夭折者自能視嗣產者爲尤能博得人們的同情。但保羅的同情心，則更較普通人爲廣大而普遍，他對於貧苦悲哀者表同情，對於富貴安樂者也有同情，因爲他對一切人們，只是一視同仁不分畛域的，所以別人歡喜，他也快樂；別人死亡，他也痛苦悲傷，正如這禍事是降於自己的身上。他說『誰軟弱而我不軟弱呢？』他對於別人的犯罪墜落每能引爲己任，熱忱負責，決不袖手作壁上觀。他對別人的事，常能中心火熱，不可遏止的去參與，而盡其維持和指導的責任。無論其親疎男女，有犯罪或致被壞人引誘的，他總是認做自己不可旁貸的責任，而同他們在一起感受痛苦。另一方面，他對於信徒們的信心堅定，便引爲大樂，在他致帖撒羅尼迦人的信中曾

說：『你們能如此堅守着你們的信仰，我真大大的快樂，不斷的感謝。』由此也足見他同情心的熱烈和深切。

保羅的同情心，又是絕無限制的。有的人雖也能有同情心，但獨厚於所親，而薄於疏遠無關的人。卽如在教會中，不也是有所謂黨派的分歧麼？不也是各抱門戶之見，而有入主出奴的態度麼？他們對於和自己的意氣相合感情素投者表深厚的同情，否則對於那些和自己見相反者，加以仇視和傾軋，指爲撒但，指爲叛徒。保羅則大不相同了，他對於當時爲猶太人所輕視或認爲仇敵的異邦人，或是和他意趣極相背馳者，他也都具着豐富仁厚的同情心，他說：『我在猶太人當中，便爲猶太人；在外邦人當中，便爲外邦人。……』按猶太人是死守法律，和耶穌基督的精神大相逕庭的，但他卻能和他們同處，也可勉

守其遺規流俗，由此而使他們能了解他，不致誤會他，這都是由於他對他們的同情心而來。又他和那時的外邦人環境與見解，更是迥不相同，他們缺少宗教上高尚道德的觀念，任意犯罪，酗酒姦淫，污穢不堪；但他也知道他們雖是在靈體上軟弱，決配不上基督徒的聖潔，而不能不輕視他們，並且說『傳福音者對他們實須擔負責任！』保羅對於他們，如同父兄的待遇，其子女，寬容，勸慰，訓導，警戒，循循善誘，遇着他們的罪惡或是其他的困難問題，都能一一爲他們設身處地去解決。在普通人莫不厭棄犯罪作惡者，在保羅則能忍耐而愛待之。他對希臘人便做了希臘人；對羅馬人便做了羅馬人；以及對加拉太人，法利賽人，他無不能與他們同化，而置身其間的去提攜掖進。這是什麼緣故？他怎能到這種地步？一言以蔽之，因爲他有深厚豐富的同情心。

而已。他對於富貴的亞基帕王，雖然是顯貴的高官，但未能看見真理，他便也對他表同情。他向一切人這樣懇切的說：『希望你們都能和我一樣的明白真理，但願你們不要像我披戴鎖鏈身在繯縲便好了。』所以他對於那時一般無知迷信的跪拜偶像的人們，非特不加憤恨申斥，且有同情，向他們盡力的去解釋，宣傳天國福音的真理，引領他們出黑暗而就光明。他在雅典城中，見那裏的人在拜着『未識之神』，或聽了他們種種荒渺的哲學上議論，不但不直接反對，卻能向他們表同情，向他們宣講真理的大道。他向他們說：『弟兄們，你們這未識之神，我特來爲你們介紹，這就是你們在天上的父上帝，天地萬物都出於他的創造。』他非特對他們這樣的同情，便使對他的仇敵們，此同情也不失落。當他受着無理的蔑視，毀謗，侮辱，逼迫的時候，他

心中固是十分的難受，但他切盼使他們立時可以明白真理，故他對於他們同情的熱忱，決不稍減。他雖受無理的待遇，而不思反報，他對反對他的，或和他爭論的人，也決不惱怒以爲不足指導，而輕易的遺棄他們，他對他們實有極溫和的忍耐，這忍耐便是由同情而發生。有一次，他在哥林多教會中聽見有用方言祈禱者，他就向他們說：『你們能說方言，固是極好的事，但那些不懂方言者，又如何明白，而說「亞門」呢？』這事也足見他常是推想到別人的地位和困難，對別人表同情，無往而不加以體貼。

他又往往因爲有深切的同情而焦急，他有時在一處傳道，及至離去，便不斷的記念着那地方的人們。或者想及他的仇敵要破壞他的工作，他更擔驚受怕的爲那些地方的信徒着急。他居恆盼切那地

有消息傳來，倘使得到好的消息，他就十分的歡喜，這種歡喜，自然也是由同情而發生的了。我們若推究保羅為何能有這種深厚的同情，便可知他實是由經驗中得來的。因為他閱歷甚多，世界上種種色色的人物事務，以及善惡，愛憎，傲慢謙讓……等等，他都已親身經歷，深悉其中的奧竅，由此，便發生豐富的同情了。因為他的同情愈深厚，其能力也愈偉大，由此，他便能深知人心，對事對人，均得洞悉靡遺，瞭如觀火。所以有許多的，都肯心悅誠服的去跟從他，歸附他。他們無論是富貴或貧賤，甚至奴隸，皆深感他能體諒他們，便願意聽從他，悅服他。

保羅在當時所講的學理，或許因時代的異同，而有成爲過去的。一日，惟有他的同情，則爲永遠不能湮滅而永久印入人心的。世界對

於保羅所需要者，也非他的學理，類於神學哲學種種，乃爲他凜然饒有生氣的人格。嘗有人問世界共有煤若干？何時可以用完？我們一時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惟可說保羅的同情心，或較世界煤斤更多，也更能供應世人的需求於無既哩。同情實爲社會文化的要素，是人類相處世界大同的根基，社會若缺少同情心，便難得成立，文化也難以進步。現在社會上最少的恐怕也就是這寶貴的同情心，故世界常呈杌隉不安的狀態。今世因爲科學的發達，交通便利，人類藉舟車汽機的力量，可以窮索南北極荒寒之區，也有常相聚處的機會，若是缺少同情，便難免發生許多罪大惡極的不良結果，而戰爭殺戮或流離失所孤獨悲哀的現象，舉目盡是，這也皆因缺少同情心。所以我們對保羅在同情上的模範，真覺不可或少；由此，更可證明他實在是一位真

實的使徒了。

人每在別的方面尋求保羅靈界上的價值，如創設教會，闡明神學，但在其間若偶被發現有什麼疵瑕，即可被攻擊遭駁斥；惟在同情方面，我們可以證明他實在受了聖靈的感動。耶穌因爲有同情心，故得被稱爲上帝之子；保羅也因爲有同情心，故能代表耶穌。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常和稅吏衆人做朋友，備受人的輕視，批評，和攻擊，但他的同情心，卻不因此而失其豐富，深切，熱烈，高貴，和純潔！耶穌爲此同情而受人釘死，但也是爲有此同情心，而得多人的信仰景從。在他的生存和慘死，人們爲了他的同情心，受了他的感化，而有能力，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始終如一的跟隨他。有時他們遇到困難艱阻，便不禁要說，應相率到救主的臺前，懇求呼籲，便可獲得安慰和勇力。所以他們

雖爲耶穌受逼迫遭慘劫，也能百折不撓；這種精神，我們在保羅的同情心上也可看出的。

(十九) 他的感謝

在彼得後書第三章裏有論到保羅的話：『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着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些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強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這是聖經中唯一說到保羅書信的地方。彼得引出保羅的書信，實受了他的感動，那信中又何嘗不是滿溢着感謝的誠意呢？保羅的書信，有些地方固然是很難明白，但他的人格，卻是表現得極其清楚的。他所寫的書信，有些是極其高深奧邃，足供學者們的研求，但在其所有的信中有一點是無論誰何都能清楚了。

解的，那便是他對於上帝一種熱忱的感謝。所以他的言論有時是不易明白，他的命意有時也易被人誤會，但是他的感謝的誠意卻是永不湮沒的。他的言語，或者因時代的變遷，思想的演進，而不無失去了其固有的價值，但他感謝的這種美德，卻足垂萬世而不動搖。因此，沒有人不喜歡靜甯的去聆聽他從心的深處所發出的感謝的音樂！他在宣道方面的貢獻固多，但他的神學主張，或者不免為後世紛爭擾攘的種子，但他那純潔真誠的感謝，卻決不致引起任何不良的影響。無論他的意見對於將來的觀念及其對於耶穌基督的信仰，是有許多方面各異的解說和紛歧，但他精誠的感謝，則只有唯一不二的意義。他的教訓或者不足為今人的信奉，但他感謝的誠意卻是極可佩服。他的人格中光明的晶體，如勇敢，忍耐，和其感謝，他都願我們也能

同具此堅貞不易的美德。由此，我們可以確實的證明，保羅純潔的心，實有上帝的存在，他的人格，却是和普通人有些不同，就中最足愛慕的，便是他的感謝之心。

普通人在應該感謝時，每不知感謝和如何的感謝，故世界上充滿了缺少感謝誠意的人們，他們大概是缺少快樂的。保羅則畢竟不同，他在肉體上因為有刺，曾屢求上帝為之拔除，雖少見效果，但他仍舊不少減去其對上帝感謝之心。世人當受逼迫或辱罵的時候，便絕對不會再有什麼感謝了，保羅則不然，他便是受了人的凌辱，還不能斷的感謝。他是曾經受過飢渴，勞頓，赤身露體，疾病，流離，辱打唾罵，入獄，和作苦工等等的，不幸，但他卻常常的存着感謝，不為之喪沮而失望。

世界上有一個特異的人，他所得着的就我們看來，實是很少，但他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並存熱烈豐富的感謝熱忱，處處可以流露，其對於上帝的傾慕，及對世人的眷愛，以爲全世界都是爲他個人而設，於是他的生活範圍就擴大到不屆邊際，並且備受艱辛苦難，也不減其快樂希望，這真不能不認爲一件奇事，而保羅便是這種人的代表了。又有一種人，並不是沒有感激心，但當可感謝時，而不能明白的表現，或是不能向他人道出，而保羅則能隨時隨地熱烈的傾吐其感謝之忱。在路加的記載中，我們很可看見保羅的感謝。路加對於保羅的言行，多有詳盡的記錄，卽或別事疎漏，而對其感謝，則能有極多的表揚。例如保羅有一次與希拉同在獄中，受了許多的苦楚，但二人却於縲紲之中，高聲唱詩歌誦上帝，這種感謝的熱忱，真覺比較那高

深艱邃的神學，其感人的能力，實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又有一次，他同許多的人在一隻船上，遇了十四日不停的風浪，他們都飢餓困乏，驚駭失措了，而保羅卻在他們當中取出麵包，擘開了感謝上帝，和他們同食，那時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期，同舟者都已自分難免葬身魚腹，恐怖，悲哀，失望，已經充滿了他們的心中，但有保羅的感謝，那二百五十臨危的乘客，便都受了感動，而立刻的奮興起來，進了食，喚回了他們已失的希望，振作了他們已經頹廢的精神。又有一次，保羅往羅馬去，那邊的信友們，因為從未和他晤面，由於愛慕的熱忱，便不憚二三十里的修途前來和他把晤。保羅在會見他們時，不禁感謝上帝，路加也爲之一的記出。復次，在保羅自己所作的信中，其感謝之忱，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他在信中所說的感謝言詞，差不多已經成

了一種習慣似的，他往往的寫着感謝上帝，因為上帝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獲得勝利；或者要感謝上帝，因為上帝給了我們以一種說不出的豐富恩典和禮物；他有時覺着上帝待他恩典的隆重，饒恕了他的罪惡，便不禁高聲的頌讚上帝說：『不能看見永遠存在的上帝！願尊貴榮耀全能歸之！』有時他寫自己的人生歷史，既經敘述，又要感謝上帝在他身上的成就。有時更似絕無感謝的可能者，如他給哥林多人的第二信，但他也要在其中感謝上帝，因為他自己爲了哥林多人受苦，由這苦中，他獲着意外的安慰。他在此外的無論那一封信中，開首總離不掉感謝的言語。他對於上帝的感謝，非特爲着自己，同時也是爲了別人，如朋友教友們受了上帝的賞賜，他就不禁要爲他們申謝。他最感念不忘的，便是因了上帝用他做高貴的器皿，忠信的僕

役，使無量數的人們，由於他的工作，而明白了福音的大道。他有時又有對人的感謝，如對於腓力比的兩個女子，因為曾經待遇他十分的親切和善，他便念念不忘，即在羅馬也常記念着她們。所以當他寫信給腓力比教會中人時，在信中就提起她們的名字，要請求他們常常的幫助她們。並且他在所作的書信中也是常常的提到誰曾幫助過他，誰對他表同情，誰是他的同志者，誰又曾爲他受過什麼苦楚，他不是對朋友或教會稱述到他們，並且他在上帝面前祈禱時，也同時要提及他們。他對於腓力比教會更是十分的感激，因爲那教會曾援助過他，他不住的稱謝他們，在書信中對他們也多感謝的辭句，在他致腓力比人書中，開首就稱道他們是怎樣的不忘他，他便因此而感謝上帝。他們贈送給他的禮物，他稱之爲聖潔的餽贈是有香氣的禮

物，是可獻給上帝，而得上帝的悅納的。在那書信的末了，他更感謝上帝，稱說『我們的天父，直到永永遠遠。』又有一人是他所不住感謝的，那便是阿尼色弗。他寫第二封信給提摩太時，就稱道阿尼色弗；那時阿尼色弗已經去世，只遺下身後的妻兒。當保羅初到羅馬時，原是一個犯罪的被囚者，而阿尼色弗却肯設了多種方法去尋訪他，並不以和在名義上是囚犯的保羅往來爲恥，且能竭力的去設法援助他，在每次相遇時，更能傾心相談，對他表深厚的同情，願意實地去加以助力，使他得着一種意外的安慰。所以他念着阿尼色弗的情誼，在阿尼色弗死後，猶且在上帝之前爲其家人祈求和祝福。他也想到當他到羅馬時，舉目無親，能夠慰藉他援助他的，只有阿尼色弗一人而已，他又怎能不中心感激永矢弗諼呢？他致書給提摩太，也曾提到反抗

他的人如亞力山大等，但同時又提及他的親密的朋友；如亞居拉百基拉，以及阿尼色弗和其家屬。他特別的提出阿尼色弗，稱他爲一個良善的義人；又說到從前在以弗所時，和阿尼色弗在一起和一般野蠻無知的獸類相戰，（按此蓋指那班反對黨）及到羅馬時，又能切實的幫助他，給他以無二的安慰。阿尼色弗已死，他諄諄的囑咐提摩太，要照拂他的家屬。那封信是保羅最末次的信，在最末次信中，猶提及故人的往事和身後的照顧，也足見他是怎樣富於情誼，受人的恩惠又是怎樣的永不遺忘了。

他不但自己常存感謝的胸懷，並也常勸別人這樣，所以他寫信給腓力比人說，一方面要懇求，一方面也須感謝，致以弗所人書中，也有同樣的勸告：『你們當感謝上帝，稱之爲天父，謹奉耶穌基督的名

字，無論在何時何地都須感謝。』又對哥羅西人說：『你們無論在何時何事上，都須依賴耶穌，藉他的名去感謝上帝。——我們的天父。』他又向哥羅西人說：『你們如何可使自己的祈禱更加熱誠呢？如何使自己不致冷淡呢？這只有一樣，便是常存感謝的心。』感謝的心，是最有能力的，不但能使人忍耐痛苦，且能使人增長希望和勇力。所以如真能有感激的心，而更使這感激永久不歇，則無論做什麼事，都得以成功，而祈禱上也有熱心和虔誠了。

(二十一) 他的快樂

在保羅所作的書信中，可以見出他的生平，是飽經艱阻困難，而他決不因此而稍萌悲觀。他是常和不幸，悲哀，困頓，挫折，相遇，世界上人們所經歷的種種不如意事，他差不多都已嘗過了。有時人不肯認

識他，毀謗他，逼迫他，辱罵他，憎恨和猜忌他；他時時受病痛，飢寒，痛傷，被人指爲賣國賊，被唾棄爲人類的害馬；他有時被毆打，瀕於危急，有時備受人的奚落，這便是他由於萬惡環境中所常遇到的種種不幸，我們只要翻開哥林多後書，便可明白他在人生的道路中所遇到各項不幸事的梗概了。這封信是距他死前十二年所寫的，在寫這信後的十二年中，他更不知遇到幾許艱難磨折。由於路加的告訴，我們已經知道他一次在船中遇着風浪的危險，被逮捕入獄兩次，每次均經過兩年之久的囚犯生活。這也不過只是他不幸中的犖犖大端，其他未經路加記載的事更多，如保羅在猶太人會堂裏被辱打過五次，而路加竟一次也未曾記載。他自己說，曾被羅馬人打過三次，而在路加的記載裏，我們只能看見一次。又如他說，在船中三次遇過危險的風

浪，而路加也未曾說到。在聖經記載之外，他遇着更多的危險，不難推測而知，但僅就聖經中所載保羅生平的遭際，已足爲我們所膽寒的了。

保羅對於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並非保守緘默，却也時常的道及，但那樣悲愁苦惱的事故，並不能引起我們的悲觀，使我們感受到恐怖，便是因爲在他的言語裏實存着無限的快樂和希望，他因爲愈苦厄便愈能樂觀，由此樂觀，便愈增加了他的勇力和熱忱。倘使保羅說到苦厄的遭際而致失望，則我們今日讀了他的遺言，必將受其影響，而致對前途抱着灰敗的悲觀。惟因他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也可以由他的精神而奮興自己了。所以保羅在他的苦難生活中，能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戰勝一切困厄的環境，實是一個勇敢的人生得勝者，是

普通人們，所萬不能相與比擬的。他決不爲所身受的痛苦而怨恨悲哀，他雖曾爲了別人的不幸而流淚，但在自己的生活中，並不曾有過一次的痛哭。他把自己不幸的遭遇舉以告人，並不是向人要求同情，乃是要人深感於他的精神而不再有懦弱和恐懼的卑怯感情。他更進一步的要人和他一樣的抱着樂觀，不要遇事失望。他寫信給哥林多人，不告訴他們自己在獄中是怎樣的痛苦不適，引起哥林多人對於他的憐憫，乃告訴他們自己因爲在縲紲中身體未能自由的緣故，那信中所寫的字跡，便難整齊美觀，而有偏斜潦草的弊病，深引以爲歉仄，要求他們原諒。他在信中告訴人以自己所遭遇的艱厄，其用意只是要人看他的模範，使人不要把各自所遇見的苦難當做什麼特別的不幸。他並要告訴人必須忍受痛苦，然後乃能得着無上的福氣。

況且在爲上帝和耶穌作工的人，受世人的唾棄和逼迫，又是意中所必有的事情。

保羅決不似普通的人們受了苦難而悲愁恐懼，也不因困厄而畏縮頹喪，却是遇着苦厄更能興奮勇猛的努力向前，正似耶穌的戴荆棘冠飲苦杯而不辭的精神！所以在他的信中，總是表明自己的人
生勝利，實足化頑而立懦，使我們得着無限的鼓勵。我們今日讀了他的書信，覺得他無往而不歡欣快樂，這樣，便也使我們受着影響而發生快樂的心苗。他真是從未曾遭過失敗，他一直是人生中的得勝者。

我們在他從不知不覺間所發出的言語裏面，便可以窺見他的樂觀精神來。他常常感謝着上帝，因爲上帝使他得勝仇敵；或是感謝上帝指引他以得勝的道路。或者他又說：『我不以福音爲恥，因爲

這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使人藉以得救。』他有一次定意要往羅馬去，在當時羅馬城中，只是得勝者們的居地，權貴富豪們麇集的場所。但他自己正是以爲其得勝的成績決不後於他人，並且要把自己得勝的奇妙經驗，往那繁盛的大城裏去遍告一班自以爲在塵世已經是得勝的人們，使他們聽而省覺，信從頌揚他在得勝上所有的榮耀！

他有時在困難顛沛的時候，不但不悲愁，方且以爲快樂；不但以爲快樂，方且以爲一己正在奮鬪而得勝；所以人以爲他是軟弱，而他自己方正以爲剛強；他爲了耶穌而遭受逼迫，人以爲他是悲愁，而他自己方正以爲歡喜。他深信自己是在耶穌基督中工作，惟有耶穌可以加增他無上的勇力，使他作強有力者，而能從多方面發展，成就其偉大的事工。

倘使我們常能和保羅同在一起，必能聽見他平時所常吹的得勝的號筒。有的人是用口吹着小笛子，其音甚微細，不可分辨，惟有保羅所吹的聲音宏大，使我們聽了，忘記疲倦，使我們憑空增加了許多實現自己理想的勇力！自然，有些人從表面上看去，不免要說保羅肉體上所受的痛苦極大，但從他的心靈深處，却時常發有一種極品美妙的音樂，有極優美的跳舞，在他的心中。他有時把這種深蘊的音樂和跳舞從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如同詩篇第二十三篇中所云：『使我的杯滿溢，』是一種純出於自然的發表。以庸人的眼光看去，他是沒有什麼金錢和勢力的，但他自己的精神上，實是充滿了榮光而有無限的快樂。他是沒有妻子的人，在別人看去，他的人生，不免爲單調孤獨的，但他另有超乎家庭享受的快樂，是別人所不可企及的。他是

沒有固定的位置和薪金的，在別人看去，他免不了受着飄蕩流離貧乏的痛苦，但他無往而不得着安慰和歡喜。他在演講時，並沒有人鼓掌稱揚，不受輿論的歡迎，在別人看去，他未免乏味而無聊，但他在孤寂的旅途中，從心絃上却不住的發出歡諧的音調。他何以得着這種超然的快樂，其最大的緣因，便是他能常存着感謝的熱忱。有了感謝的熱忱，由此而得着快樂，這是必然的結果。如我們平時的交往，對人說『我謝謝你』時，必要從自己的面上呈現一種自然的笑容；這笑容是快樂的標識和媒介。他勸告帖撒羅尼迦人，也是這樣說要他們勿放棄祈禱懇求，在無論什麼時候，勿忘記了上帝。因為感謝，快樂，祈禱，皆是互相關聯，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又因為他常抱着遠大的希望，那也是他能樂觀的一大緣因。他的希望不斷，正如一人引領而前瞻，忘

記了現有環境的惡劣。所以他的環境雖使十分的險惡，而他仍是由於不絕的瞻望前途，卒致獲着快樂的勝利。他有時因為境遇的過分惡劣而致不免感受痛苦，但痛苦卻更足增加其當達到目的以後的快樂。所以他在致羅馬人書中說：『你們當以希望為快樂。』他另有一種快樂的源泉，便賴於他的回憶和追想。他常回憶往事，他不住的緬懷先哲，服膺於猶太以往的英雄。他曾讀過猶太的幾本古籍，那雖是很少的幾本書，但他因為歡喜讀的緣故，所以在他有一次致函給提摩太時，便提到要他把那些書和一件舊外衣帶來給他。那衣服是可以使他的身體溫暖，而書籍却足以溫暖他的精神！歡喜讀書者，便少有不快樂的時候了。他又追想到從前的悔改，他在大馬色途中蒙主選召的往事，他便湧出他快樂的源泉！所以他推己及人的勸告

以弗所人說：『你們須記着你們自己從前都是些沒有希望的人，現在却離開上帝和耶穌的寶血不遠了，所以你們應當快樂！』他是由追想而感激，由感激便引起快樂。他又因為自己有許多很好的朋友，這也是他快樂的一個原因。當時他的仇敵雖衆，其勢足以駭人；但他同時也有些很好的朋友，對他有切實的友愛。所以他向帖撒羅尼迦人說：『誰是我的希望，快樂和榮耀呢？便是你們這些人了。』他向腓力比人也是這樣說：『你們便是我的快樂，榮耀，和冠冕。』向提摩太說：『我極願立刻見你，因為見了你，我便得着快樂！』當他的朋友歡喜快樂了，他自己也便歡喜快樂了。他只是盼着別人的安樂，他從此也可安樂。他寫信給哥林多人說：『因為提多快樂，你們便也須快樂，因你們曾使他心中得着安慰。』這一種快樂，非常的高尚，因為這快

樂的根是植於不自私而愛人的良心中間。倘若人能從感激，希望，不自私和愛人的心中，發出快樂，則其人便不會再抱什麼悲觀的了。所以他的態度是愛人的態度，他的熱忱，是助人的熱忱。他不管別人待人是怎樣，他終願意愛人而助人。哥林多人在那時，是有許多不好的行爲，但他却寫信給他們說：『你們常能使我得着安慰，我極願意幫助你們，爲你們受苦，我也情願！』當他的朋友，如能聽從他的勸勉，便更能使他得着極大的快樂。他向帖撒羅尼迦人說：『倘使你們在基督裏面立得住腳時，便能加給我的生命；我當謹謝上帝，因爲你們能使我得着很大的快樂。』他又向哥林多人說：『請不要想我來是做你們主人的；我是要幫助你們，使你們更能得着快樂的。』復次，他又有一個快樂的原因，是他覺着自己和上帝是同工的。上帝有許多旨

意，是從他的身上成就；他遵行着上帝的意旨，雖使顛沛痛苦，也所不辭；因為他知道耶穌也曾爲遵行上帝的意旨受苦，所以他不但決不畏憚，却反以能受這樣的痛苦爲榮耀而快樂。他想到這一層，便如置身於上帝的樂園之中，不再聞塵世間叫囂的聲音，不再見塵世間紛擾的狀態，這實在是他最大的真快樂。他的快樂是屬於內心的，純精神方面的，超於形式物質的，是不可以言宣的，縱使說來，也不能使毫無經驗者明瞭而莫逆於心的。人生中惟最苦和最樂，皆不能從言語中形容，保羅的快樂便是這樣了。

從上面所說幾點中看來，保羅的快樂，實在便是勝利的快樂，在身體上有痛苦，在心理上却有快樂。他對庸俗淺狹的世人們說：你們的兇狠是什麼？快樂又在那裏呢？誘惑不能動，威武不能屈，因為他早

把生死窮通置之度外，只追求力行於上帝神聖的指示之途，其餘一切世俗的榮衰，他再不聞不問了。所以他在最後便說：我已經打好了仗，走完了所應走的路程，我到底能完成我的信仰，以後便可取得榮耀的冠冕了！他有高貴無上的快樂，他的一生，對於快樂這件事，十分的注意，且也得着最祕密的訣竅。他說上帝的國是什麼呢？便是義氣和平，與快樂。他又說，聖靈所結的果子，是愛心與快樂，並且他又主張愛和快樂是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有了愛心，便能有快樂。

在基督耶穌裏面的人生，絕不會再想到有什麼不快樂的思念；凡人抱了悲觀，也必是上帝所不歡喜的。上帝所愛的人，是真快樂的人，例如調濟人的人，倘使不是樂於爲善，則其施捨既無快樂，又有什麼用處呢？又如縱使由於愛心的衝動，去爲他人服務，慈悲惻隱之心，

固是要緊，但快樂尤覺不可或少；倘使遇着受痛苦的悲哀者，而你不能有什麼快樂的表現，則你便難去安慰他了。

成全快樂的問題，當爲世界上最重大的問題。試縱觀今世，有許多痛苦顛連悽慘悲哀的事實，呈現在我們的眼簾，又怎會再發生什麼快樂呢？快樂實在有一個祕訣，我們處身今世界擾亂紛繁的環境中，目覩種種可悲可痛的事實，便禁不住要發生疑問，世界這樣的混濁，人生這樣的悲痛，我自己到底有否快樂的權利？大概就普通的人事中看來，快樂的事真算是很少，有些所謂快樂，只是極微細而且屬於暫時的事，人們的快樂，只如汪洋巨浸中一點迷離恍惚的小島罷了。所以有人以爲真能快樂者，或反屬於天使；在人世是尋不出來的；或者更說快樂在現世是絕望的，或者是希冀於將來罷。然而現

在卻實在的有一快樂的人，他能知道什麼是真快樂，怎樣尋找這真快樂和享受這真快樂。他自己的環境比較我們現在的更是惡劣得不堪，不公平，殘忍，苦難，悲痛……舉凡一切最不幸的現象，可說是應有盡有，然都不足以阻止其快樂，使他或有不快樂；他的肉體已經如耶穌一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着極難忍受的痛苦，但他心中却有熊熊地永不熄滅的快樂火焰在燒着。這是誰？便是我們所述說的保羅了。

人當老年時代，大概因為筋骨衰頹，殘年風燭，日趨暮景，而懷抱悲觀，保羅在晚年時，其環境絕未稍好於從前，但他的快樂，仍不稍減。他所作的書信，其中最快樂的一封信，便算是他在羅馬獄中所作的了。他給腓力比人的信，其中最重要一點，翻覆申說的，便是快樂。他在獄中，固是不很自由，但他所宣傳的福音，決不受獄中的束縛，而阻止其

發展。並且他正因為入獄，反能將天國的大道宣傳到該撒的深宮。有時他明知處身危境，死在目前，但他也毫不以為憂慮，不改其常態，不變其節操。他實是願意流自己的血，貢獻給上帝的祭壇。

他的書信中，常有勸人勉為快樂的言語，他的熱忱常不改變，尤其是他在勸人快樂的時候。在他的信裏，也曾屢屢提到有許多不良的人們在他的背後作種種的惡事，但他同時也記得有許多良善的人，是在努力於美好的工作。他所遇見的宣道領袖，曾因和他的意見不合而分離，但他仍要想到他們在從前是和他怎樣的合作，將來或仍可在一起同工。他更知凡是那樣的同志們，其名氏固早已同登於上帝所立的生命冊上。他在最後所作的信中，仍諄諄的說及：『你們在主耶穌裏面，應該彼此快樂。讓我再說一句，你們應當快樂！』如保

羅這樣的人，其腦力充足，思想敏捷，固早爲我們所公認；他常遇着種種意外的危險，能自己知道自己所犯的罪過，深曉罪惡力量的偉大，他又感覺到人常有因罪跌倒的事，他在獄中，在異鄉，往往因思念種種煩難的問題，而不能入睡，但他仍能快樂歌唱，這不是世界上不可或少的人麼？在我們枯寂悲哀的人生中，實在少不了保羅的意志和教訓，但尤不可或少的，乃是他的快樂！我們在這充滿悲愁的世上，實在切需於能夠開導，勸勉，使我們獲得真快樂的大師。耶穌對於他的門徒，曾盡了這種義務，他勉勵着他們說：『起來，應當快樂，因爲我已經得勝了這世界了！』耶穌所受於世界的逼迫不可算是不多，但他的快樂卻能這樣的充實，因爲他是上帝的愛子，他能有這樣超脫偉大的精神，固是毫不足怪；而保羅却也能追蹤耶穌。經過患難困頓

而終能得勝了世界，好像耶穌不但自己富於真快樂的精神，卻又能推己及人，使人人都得着這種快樂的福氣。並且，他的快樂既經得着，就永不再遺失了，快樂和他終身不離的伴着，他故能如同耶穌一樣勇毅絕倫的和世界所有的罪惡宣戰，卒至得勝了世界。世界雖然是污穢齷齪得不堪，但不能使他失望，悲觀，恨毒，厭惡，因為他是已經進入耶穌基督的裏面，而和他從快樂的精神上一致了。

（二十一）他的信託

我所說的他的信託，便是說他的信仰如何。信仰的意義，是歷來神學家所集中討論的問題，但因為討論得紛紜莫決，反致真象莫明，模糊弗清了。在往昔人的信仰，只是一種得救的希望；在其短促的人生中，設盡方法，以冀得救，而卒難達其目的。其實，這信仰的問題，是不

可解說的，能解說的，便不可成其爲信仰了。有些人曾用原則，規律，或熱忱諸義，解釋信仰，但終嫌其不甚妥洽。攷耶穌在世時並未曾爲信仰下過什麼解釋，卽其門徒們，也沒有把信仰解釋得怎樣的清楚。在新約全書中，也只有希伯來人書裏有兩處試着解說信仰，但其所得的結果，也僅止於把憑着信仰而行出的事寫出來而已；至於信仰本身的意思，仍沒有什麼闡明。故信仰的價值，不在於其意義上的探索，乃在揭露足以表現信仰的行爲；在希伯來人書中曾將有信仰的人生，一一的提出，以爲千古讀者的榜樣。保羅自己也是這樣，他只將自己的信仰，在自己的行爲中表現出來，使我們得着一種確定自己信仰的借鏡。

研究保羅書信，可算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事；因爲人都稱保羅爲

『有信心使徒，』他足以代表有信心的人，他也時常提到信心。他每說到別人的信，和當如何的信，而獨對於自己的信心，則不多說及。他對於朋友們，勸勉他們勤奮耐勞，不自私，忠誠，爲人犧牲，但他從未要人記念他自己的信心。因爲信心必須從行爲中表現出來，並不在於多說。看人的行爲如何，便可知其信心怎樣。

保羅是立志跟隨耶穌的，耶穌對於那件事怎樣行，保羅也便照樣的怎樣行，他實是耶穌的一個忠信門徒。他對於歷史上的猶太名人，所最敬仰者便是亞伯拉罕；因爲亞伯拉罕是終身信託上帝，他將要去的地方，自己原不知道，卻是因爲信仰堅篤的緣故，便順從上帝的旨意，大膽無畏的離棄故鄉，而往那不可知的異邦。保羅常勸人看亞伯拉罕的榜樣，要人見出亞伯拉罕對於上帝信託的深心。在亞伯

拉罕自己，已能深信上帝是自始至今永在而生活的，是人類及宇宙一切的父親，宇宙中一切的事，莫不操之於此唯一的上帝之手。保羅自己也有這樣的信心，他知上帝是天地間萬類的父，是管理一切的大主宰，且更無所不在。亞伯拉罕信上帝是有公理和義氣的，能判斷是非，主持公道；保羅的信心也正如此，他信世上的一切事物，或良或否，終有分判，並非不可信託，乃是永久足以信託，這便足證上帝的公義爲可信託，絕不若世人的不能信託了。

對於上帝的觀念，保羅完全是從耶穌得來的。耶穌可以代表上帝，上帝原是耶穌的父親，耶穌愛世人，願爲世人犧牲，上帝之心，也正如此。保羅在耶穌裏面既見出上帝的可愛和可信託，便在一切環境中，勇毅快樂，絕無怯縮和悲觀，因爲他深覺自己是和上帝同在。縱使

當他一人處在孤獨的境遇之下，也不失其前途的希望；他深信自己的罪孽可以消除，因為他信自己是在耶穌的裏面，便不會再為罪所綑縛。他又信向上帝祈求，必可得着恩賜；在從前人祈求上帝，只如奴僕求籲主人，今則不然，人求上帝，乃如子女之呼求父親。我們既經承認上帝為父，自己是上帝的子女，自應接受從上帝所賜予的恩賜，和耶穌所獲得恩賜一樣。保羅有這種豐富的宗教經驗，他知祈禱可得上帝的開導，而藉以明白一切。他深信耶穌是上帝的代表，我們為耶穌努力，就決不會遭遇失敗。他信人為上帝工作，那工作定得成就，所以他說：『我撒種，亞波羅澆水，但令其生長者，却在於上帝。』因為人所作的工，所以能得成就者，終賴於上帝的旨意。他又說：『工人得着他的工價，是應該的。』上帝是用賞賜激勵作工的人，這是我們所

深當感謝的，故他說：『當爲工作盡力，不可退怯；應知爲基督作工，是斷不會廢敗的。』因爲他一心只知爲上帝作工，有時或不免遭遇挫折，瀕於失望，也絕無恐懼或退縮。有一次，他和巴拏巴爲了馬可的事，而至於爭執，但他終不因此而廢棄了自己的工作。他雖曾立志往亞洲傳播福音，嗣因得着上帝的默示，便停止了這種企圖。上帝是怎樣的默示他？雖不可知，或者他因爲亞洲方面，前途危暗莫測，因而遽止也未可知；但他在生平所行的道路都是坎坷不平，艱辛困阻，他從未因此喪了他的壯志。他有一次，在異象中，聞馬其頓人的呼聲，而決意往馬其頓爲主開闢道路；那種異象，當也是上帝的默示，他能立刻決定，犯冒艱險，毅然無畏，也足見他對於上帝信託的堅深了。

在普通的人生中，每以爲一種計畫不能暢行，便覺遭受了失敗

的打擊，或且以爲是上帝離棄了他；而保羅則不然，他在一種計畫不行之後，卻以爲或將有一更好的機會，更捷徑的道路；所以他能因其深厚的信心，而造成其瑰瑋堅卓的品行。我們也已知道保羅曾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這些痛苦，他並非不會感覺，但他有不斷的光明的希望在其面前，他默想將來成功的大榮耀，用以與現在所遭受的痛苦相較，則目前的撓折，並不能灰喪了他的勇往精神。

他爲了有堅固的信心，在宣傳福音上，絕不怕人反對，且他愈喜往那反對他的地方去，如他往當時反對基督教最烈的希臘羅馬等處，便足見其百折不撓的精神。因爲希臘和羅馬是那時代物質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對於超物質的基督教，自覺不能融洽；但他們反對力愈大，更足證明保羅有愈大的信託了。他在那時又曾往以弗所去，宣

傳基督的大道。以弗所原是有名的大城；那城中有崇宏的廟宇，供奉着積有威權的偶像。當保羅去的時候，他們的勢力方張，威權很大，保羅並沒有壯麗莊嚴的聖殿和禮拜的儀節，但他堅信不疑的說那些虛偽的供奉終必消滅。他在那邊除了晚餐禮所用的麵包和酒以外，並不再有別樣的舉動，他也沒有什麼大勢力者去爲之鼓吹和輔翼，他只全恃着一片的信心，大膽無畏的宣傳耶穌釘死復活的道理，勸人快快悔改，相信耶穌是世界全人類唯一的救主。在那時，雅典爲希臘文化的中心地，在那裏有極雄偉奇麗的歷史，人文薈萃，而保羅也毫不懼怯，不憚畏人的駁難和抨擊，只毫無疑慮的把天國大道極力的宣揚。當他往羅馬去時，他自己尚是一個犯人，但他知道真理決不會被鎖鏈所束縛。那時的羅馬，正是在全盛的時代，差不多可以說西

方各國的君主，都是其附庸，其權力的偉大，莫可與京，但在保羅視之，也不能算做什麼，因為他是以耶穌為世界萬王之王的。羅馬的國徽，是一隻雄立的巨鷹，而保羅並不加重視，卻以耶穌的十字架加諸其上。

保羅有些時候，不能用他的信託，或且懷疑自己的意志，以為不免於錯誤；但他信託上帝，則一些也沒有疑慮不決。他因有堅深的信心，便得有偉大的能力，如他那一次在船中遇着巨大的風浪，那船將要覆沒，他在眾人中走出來，第一句話便是：『我是信仰上帝的，』他勇毅無畏的表明他對於上帝信託的忠忱，由此，眾人就得着意外的安慰。所以信心便是一種能力的根源；我如能真誠無偽的信託上帝，則別人受了我的感化，定能發生同我一致的信心。

大概人當青年時代，易有熱烈的信託和樂觀；保羅則抱着這熱烈的信託和樂觀，直至於死。他遭遇種種的挫折艱險，在獄中被鎖鏈網縛，而不稍搖動。其對於上帝堅篤的信託。他在獄裏，曾致書於其親愛如子的提摩太，極懇摯的告訴他說：『我受過無數的痛苦，要爲上帝作見證，但我並不以爲恥。』那時代的環境，並未能比現在勝過一籌，無論是在城鎮或鄉村中，都是遮蓋着重重的黑幕，大多數人，都不肯接受基督的福音，更且設法抨擊毀謗他們的救主，荆棘叢生，豺狼載道，但保羅大膽無畏的勇往直前，堅忍到底，不爲環境所屈撓。故在他將死時，尙這樣說：『上帝使我得免去世界苦痛的工作，要接待我到他那裏去。』他又讚美上帝，他深信在天上，有華貴的冠冕在等待着；他並且知道無論是誰，如能和自己作同樣的工作，必且也和自己

一樣的得着賞賜。他的生平，自始至終，都能信託上帝，這上帝便是他在大馬色途中耶穌顯現給他看見的。在新約中曾說及信心是由耶穌基督而發生，也由耶穌基督而成全，保羅便是這樣的。他自己承認，信託是由耶穌而來，耶穌如何信託上帝，他的信託上帝，也便如何。當保羅逝世的時候，他說了些什麼話，史冊中既無記載，我們自難確知，但若推想起來，也必如從前使徒司提反氏所說：『上帝啊，求你饒恕了他們，不要記着他們的罪孽。』並且，又將如耶穌所說的：『父啊，我的靈魂交給你手裏。』

（二十一）他的希望

在古代的一般哲學家們，多不注意於希望，不把希望看做人生一種特有的美德。那是因為他們多是些經驗論者，他們見過歷史

上種種過去的慘澹事實，把背景做根據以窺測未來，深覺在不可知的前途，絕少有所謂希望的存在。便在普通的人們，也不免有這種的現象，每鑑以往的失敢，而對前途懷疑與悲觀，尤其是當基督未降生以前，世人大多是抱着同樣悲觀的態度，把人生的未來境界滿染了灰敗的顏色。因此，有人也把保羅當做這樣，是和往古的哲學家與普通的庸人們，盡成了一丘之貉，引其致羅馬人書和提摩太後書所論及當時的教會和社會中狀況；恰似兩幅黑暗的畫圖；並且他所指論的一切反基督的人們，都是些犯罪作惡的卑下人類；由是而證明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是缺少希望的人。但這是決不足信的，保羅確是一個積極的樂觀派，他能洞悉教會社會中的黑暗及其癥結，而猶且抱着熱烈的樂觀，所以他的樂觀正是超乎尋常人一等了。

普通人們對於黑暗的現象和罪孽的事情，都是主張放任，而順從其自然的趨勢，似乎是不免助長惡魔的威力，養成不可收拾的罪惡，這樣便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樂觀主義。所以一般世人的所謂樂觀，不過是愚昧的或盲從的人生罷了，離去真正的樂觀主義，不可以道里計。保羅是最誠實的人，他不愚昧，更不盲從，見到不良的事情或罪孽，便須爽直的指摘，用自己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氣以排斥抵抗之。他能知世界種種不良黑暗的事實，但他並不因此而失却自己的勇氣；他遇着許多不肯相信福音的異邦人，但他雖遭斥責和逼迫，卻仍相信聖靈不久便會感動他們的心，使他們徹底的悔改，因為他最相信上帝是有豐富的恩典與充分的忍耐，自可使他們終有悔改之一日。所以他始終不變易他熱烈的希望，他希望着無論是猶太人或異邦

人，他們無論是不信基督或拒絕彌賽亞的，但遲早間總會有一日皈依上帝信從耶穌。因此，我們對於保羅的希望，更須表示相當的敬服，因為他能不被黑暗的勢力所支配，不屈服於險惡的環境之下，他的希望正如強烈的日光能透過數層黑暗的陰霾，放射其萬丈光芒！我們當知在紀元後第一世紀中的時代，是怎樣一個可怕的局面，而保羅的希望不因此一蹶不振，所以他的致羅馬人書並不可看作悲觀，實乃其希望的表現；因為他在那書中給了上帝一個新的稱謂是『希望的上帝』並且在那信後，更祈求上帝，使他獲得更多的希望。雖使羅馬人書中載着不少失望的事實，但保羅的希望，卻不因此而失去；並且由是他的希望更大，致使將其失望的意念完全推移而消滅了。他給提摩太第二次信時，也說了許多不滿意的事，但他的希望，仍

能存於其失望之中。如說到有些信福音人，根基淺薄，中途受了環境的試探，便致幡然變計，固使他失望；但也有堅信不移始終如一的。有的人崇信異端提倡邪教；但也有人服從真理，盡忠誠於上帝的。有的人極力的反對真理，但他是知道真理決不會受人反對，而反對之者，終難免於失敗。在時人的好尚中，喜聞新奇的事理，美妙的言詞，但他深曉真理暫時雖難得他們的歡迎，但終須得勝一般假冒爲善的。有人離棄他，但也有人忠誠欽慕的跟從着他，如同路加似的。雖使那時那個奸刁的銀匠亞歷山大竭力設法的破壞他的工作，但結果惡人也必獲着相當的責罰。當他第一次被捕受人審問時，沒有什麼人爲他設法，幫他的忙，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獨的，因爲有上帝正和他同在。並且他又有意外的欣悅，便是他在被捕之後，卻可趁機宣揚聖道。

使那些聞者得聞所未聞，得獲着救法。他在致提摩太後書中說：『上帝能救我們脫離罪惡，使我們得登天堂，所以我們應該讚美他。』所以他的希望，正和他的信心一樣，都是取法於亞伯拉罕的。亞伯拉罕是富於信心和希望心的人。因為有了信心，故能有希望；同此，因有希望，便也有了信心。沒有希望的人，最易失敗；故能有信心，就發生了真實的希望，信心堅厚的人，其希望也必熱烈。保羅在羅馬人書中說：『我們在希望中可以得救。』希望之於人生，是有怎樣的密切關係啊！人生在痛苦中可以得着安樂，在卑下的地位可以獲得高尙的地位，無非由於希望的造成。他又說：『希望便是不能看見的新能力。』希望有造於人生，實至偉大，由希望可以產生向上的勇氣，自不待言；並且希望又是忍耐的母親，人生有許多美好的品德大都是由忍耐中

來的。保羅對於人生中的將來，是非常注意的，他也便是因此將來，而獲得意外的安慰。在他看來，現在是過度的暫時的，現在的痛苦，無關什麼重要，而將來的美滿，卻在希望中躍動着。『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便是他的希望精神！他要把以往的事完全忘懷，多努力於將來的追求，因此，他便有了積極的樂觀的希望；因他有此希望，故他能足輕身健而心樂。更進一層說來，他也是爲有了希望，便能不畏死，蓋人對上帝既有堅深的信仰，則無論何事，對於善人，總是有益的，譬如死，也便是善人受上帝賞賜的一種機會。他存了這種觀念，故他能有知足的心，他曾這樣說過：『上帝既然把他的愛加給我們，其餘的自不必說了。』所以他知道人與上帝發生了愛的關係，是在基督中接受了這種關係，則無論生和死，以及一切的強力，都不能使這種聖潔的關

係分開。

他對於其所建設的教會，也是存着濃厚的希望，其教會也便能因此希望而逐漸的增長起來。故他個人及其教會都已有了希望，這希望是從基督那裏立下了根據的。蓋他知道教會的成立，是受了聖靈的感動，由耶穌的寶血所換得來的，所以能有極大的希望。但當時的教會，其基礎尙未立定，難免有假冒的基督徒混迹其中，意存破壞，其勢真有如風前之燭，其不消滅傾圮者，也幾希了。况其教會中的教友，又都是少有知識的人，其能力自然是有限的，更不足語以創造的工作了。故當時有許多的人，聽了福音，便奉基督的名入教受洗，但不久又爲環境所誘，復墮落而爲魔鬼之子。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教會，在普通人處之，必不免於失望，而保羅則否。他一方面看出現有的教會，

是腐敗薄弱得極其可憐，但在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中有天上的完美教會，是極其完善無缺的，而其希望便會自然不竭的存在。他怎會有這樣的希望呢？因為是十分的相信上帝，聽從上帝的話，他知道『教會必成聖潔』這話是真的。

因為他對教會有希望，故他對人類也存了希望了。教會裏犯了罪，有了缺點，他不失去他的希望；人類犯了罪，有了缺點，他的希望也不失去。因為他看見一個人信道悔罪而入教，他便知道會有別人也必照樣的來歸基督臺下的。他看見一個人良心發現痛哭流涕的悔改，他便知道全人類也將有這樣的一天。在那時的羅馬還沒有接受基督的可能，有許許多多的人，正在磨拳擦掌的反對耶穌，張口毀謗，任意摧殘，不遺餘力。那環境險惡到萬分，但他決不有餒於心，他的希

望也不因此而去。他知道上帝的權能極大，其意旨定得完成。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也曾說過：『我被舉起時，定可吸引萬人來信我。』故那個時期必定要來，到了那時，無論誰何聽了耶穌基督的名字，必將下拜；每一條舌頭都將稱耶穌爲救主，把榮耀歸給上帝。保羅能有這樣的希望，並且決不因環境的惡劣而冷淡；外面的風雖然吹得十分的大，但他心裏熱烈的希望之火，決不被風吹熄。他對全世界全人類都抱着樂觀，雖使世界黑暗，人類犯罪和失敗，但他覺他們的自新之路，並未完全阻塞，他們的最後勝利，終得由上帝的大能得以完成的。所以他是一個毫無疑惑最有希望心的人，他的人生最豐富於希望的樂趣，他也能知道希望的能力是極其雄偉豐厚，如農人沒有收穫的希望，便怎會再致力於耕耘？兵丁沒有得勝的希望，便怎會戮力疆

場，甘冒鋒鏑？又如戰士在打仗時，若不高仰其首，又怎能與敵人交鋒致果？故保羅把勇敢忠誠的基督徒，譬若百戰不撓的精兵，是用希望做頭盔，戴了這頭盔，便能立直向前，摧強攻堅；若是失去了這有能力的希望，頭盔，即須低首偻背，望敵先怯，豈有不敗北之理？保羅在基督的戰場中，實是一員驍將，勇猛堅毅，常獲勝利，真不愧為大力的勇士，而他得勝的祕訣，也只是在於他的堅盔，用希望加增他的膂力而已。

我人在保羅的人格中，從其希望裏，實可獲得許多有價值的教訓，因為他的希望，並非同於妄想，非如建屋於沙土之上，沒有堅固的根基。他乃是以信從上帝，在其宗教經驗上樹立下美好的基礎，是從磐石上建立了大廈。倘使希望不從保羅這樣信仰上立基礎，而使希望出於科學，哲學，藝術，教育，政治，工商，武備，以及其他的一切，則皆如

建屋於沙壤，實係不可靠的。所以真正的希望，其根據是在耶穌基督，從耶穌可以見到我們的人生，只是生存於上帝的慈愛之中，我們只是上帝的子女，我們是仿照上帝的形像而造成。我們的希望若在於此，則世界人類便有了得救的可能，否則也終如已往希臘羅馬，其興盛往迹，只是曇花一現，而終難免於覆沒啊。

希望既不同於妄想，則須知我人對於上帝，不僅在於要求，且須知道我們自己的真需要是什麼？這需要上帝可否賜給？若是所需要的與自己不相稱，或上帝所不允賜給的過分要求，則這非希望，只是妄想！譬如一人正在犯罪，而求靈性上的生活增進，又何可能？或在戰爭時要求和平，自己卻一心的積極備戰；或要求快樂，而偏喜自私自利，多與人競爭；這皆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若存了類乎上述的希望，則

如建屋於火山之上，這火山便是充滿了忌刻紛爭的烈焰，那屋又安得造成？我們若欲使自己的希望成爲有意義的，則必須把這希望從上帝耶穌那裏發生，便能有實現的希望了。保羅對於希望，更有新的解釋，他以爲希望是靈魂的態度表示，及至靈魂離開軀殼，仍有另一境界的新希望。他更確切的認定希望是人生中最快樂的素質，在人生終結時，希望不但不隨以停止，且更有進一步的高尙希望發生，在超人世的境界（或說天堂）中，其前途的意義更覺濃厚遠大，而高尙的希望也即繼續發生，永無窮止。如永生的樂境，如何可致？便在於愛人和信心。由此，我們或可說保羅直到現在，其希望，仍未斷絕哩。故他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說及信、望、愛，但在他的原意，只是把三者當做一事的三個方面，三者是不可分析獨立的。如沒有希望，則不能相信；

不相信，又怎會希望？如沒有希望，又怎能發生愛心，沒有愛心，便也沒有希望。倘使我們相信，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會愛人；又使我們有希望，便會相信，相信了，也便能發生愛心。這三者實有極密切的關係，不能各自獨立的。如我們對於這三者或有了什麼缺欠，則我們的人生，便難望完全。在保羅的人生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這三者——信，望，愛——實能均平的發達；他有時對環境抱悲觀，但他的希望決不死去；他不斷的向前瞻看，他沒有前顧後盼的疑慮憂心。他屢受種種的痛苦，但他在苦中仍有希望裏的『甘來』。他在極紛亂擾攘的境遇裏，他知平靜和祥便在目前不遠了。他實是從自己的希望中救出了自己，他信一人信了基督，則全世界當能因此一人，而完全皈依了耶穌。他信基督是掌權者，他所有的仇敵，皆在他的足下；因為基督是屬

於上帝的，上帝乃是宇宙間永生的真宰，故他如此相信，他也這樣的說出，寫出，行出，他作工，他受苦，受逼迫，他均無所畏縮，他堅持着自己高尚純正的希望，便因此而得着了勝利。

（二十三）他的愛

人們對於保羅的普遍觀念，總以為他是一個富於理智的思想家，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我們現在也須承認他同時是豐富於感情的愛人者。苟再進一步論之，直可指其思想的根源是由其愛中產出；而其偉大的思想，也便是他豐富愛心的苗穗了。又人們以為在聖經裏耶穌的門徒中，西庇太的兒子約翰是一專注於愛的人，其對於愛的深造似非他人所可比擬。但今據我們的推攷，在聖經裏第一個推重愛的人，尚要算是保羅，即使保羅和約翰相較，二人在愛上的發現，也

未容後人加什麼軒輊；而論及愛的真詮，保羅說得當能更覺切實而透徹。有人以為保羅所注重的道理只不外於『因信稱義』。但這種道理，也只見於他的致羅馬人書中，且為答覆那般重視遺規固執律法的猶太人們說法；倘若迹其生平所堅持的要義及其個人守身的祕訣，當莫過於一愛字。他是以愛為宇宙萬類唯一的圭臬，他自己的獲着救法，也無非恃一愛字。他的解說愛理，極為透關，他說從聖靈所結出的果子，第一便是愛。他把愛放在信的上頭，他深知愛的能力比較信尤為偉大，愛的條件，比較信尤為重要。所以他這樣的主張說：『倘使有人的信心足以移山，但若缺少愛，便沒有什麼益處。』又說：『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凡他所言關於愛的問題，在基督教會中，已成爲一種高貴的格言。如云：『知識使人驕傲，惟愛可以建設人格。』

『愛是成全律法的。』『愛的意義，是不加害於其鄰人的。』『在無論何事上，不得欠債，惟獨愛的債是終還不盡的。』『你們彼此在愛的裏面，應該如僕役的樣式，彼此服役。』『以愛爲護心鏡。』『宣傳真理當用愛的態度。』這都已成爲一種不可更移的名言，類於此的，尚有許多，不能一一臚舉了。

保羅生平所最服膺弗釋最欣賞的厥爲愛。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中，說愛最爲警闢詳盡，是保羅生平的一大傑著，是在他所有的言論中最不可多得的，而也足與耶穌的言語相比擬的。這篇書是基督教中的光明彩色，是古代希臘羅馬各種文學所不可望其項背的。在那篇文裏，間有詩句，其美妙絕倫，迥非世界上一切文學所可企及。有人說保羅的神學是悔罪，得救，正義……等神學，這是我們今日所不必

過問的問題，我們只須知道保羅的愛是偉大的，他是一極富於愛心的人，故不能僅以一言論家或著述家視之，我們在他濃厚的愛心中，不可不承認他是一偉大的愛人者。故對於他的著作或言論，並不在於分析演繹得詳盡分明，斤斤於此，蓋他爲一偉大的愛人者，他富於情感，有優美高尙的思想，富於詩似的熱烈情緒，他所作的書信，便是愛的書信，倘使我們在他的言論和著作中斤斤於神學上糾紛繁瑣各問題上的追求，實是極不應當的。

有人以爲保羅是專講神學的，因他嘗用許多不易明悉的神學上名詞，如預定論，因信稱義等等，但這並非他的長處，他的所以被人稱敬的，並不在於那些艱深的神學問題，乃在於他所常主張的愛和平，忍耐，慈祥，和順，誠實，自治等美德。更有人看錯了保羅，以爲他是創

作信條者，便把他弄得模糊不清，使人不能清楚的認識他。其實，他並不想用信條教規來束縛人，他的目的也不須人尊崇敬仰他，乃是要使世人皆具有豐富的愛的精神。因爲人的靈魂的生長，完全是出於愛的動力，愛心豐富，其靈魂自可有長足的進展。所以保羅說：『我因爲你們和你們弟兄的緣故，應該深深的感謝上帝，因爲你們的信心由於愛心而增長。』他的言論如此，也足見他對於愛的重視了。後人每不明於此點，輒將保羅看錯，以爲他是一個神學家，是蔑視感情推重理智的人，更怪他在神學上創設了幾多艱深的哲理，致使人和上帝中間生了阻隔，使人們對於上帝的觀念模糊，其實，這絕不是保羅的罪，而保羅正是最痛惡於此的！他因爲猶太人偏重神學和遺規，便努力於他們思想上解放的運動。所以我們對於他，應當擺脫了以往

一切的誤會，把他從種種障幔中間看得清楚，要看出他的愛，是否和基督耶穌相吻合？他所言的愛之真理，和上帝對世人的愛，耶穌犧牲的愛，實有極密切的聯合。如耶穌曾在客西馬尼園中深夜祈禱時，見出上帝之愛來，而保羅在朋友愛誼上的需求，也正如耶穌。當他獨自在雅典時，他的心中極其難過，因為缺少了同伴，他便感覺到孤獨的淒涼。又當他的好友要離他而去時，他更覺難受異常，他那時的心緒，便不禁要流露出來了。如他在提摩太後書四章十節中云：『因為底馬既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了我，往帖撒羅尼迦去；又有革拉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這便是他感覺到朋友星散的痛苦而特別提出來的。故他與人相處時，遇人昧於良心，輕易背離，或藐視他的熱忱，他均能感覺到切身的痛苦。他對哥林多人說：『提多帶了許

多佳音來，他說你們都能歡喜快樂的款待他，這便是我的糧食了。」又說：「你們最能使我得着快樂和安慰的，便是你們不忘記我。」他不但需要上帝的愛，且也熱烈的亟盼着人的愛，所以我們可以斷定保羅確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故有時他的朋友離開了他，他便時常記念他們，不忘記爲他們祈禱。又時時注意到他們的遭遇和環境，他聽見他們爲真理奮鬥，能得勝險惡的環境時，他便心中十分的喜樂。他常設法打聽他們的音信，念念不忘的牽記他們。所以他常在信中提到『我將遣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可以由他把你們的信息帶來給我。』他極注意於他們中間的信息，倘或間隔了或竟杳然時，他便覺焦急異常，因爲他極望知道朋友們在別他去了以後的景況，故他不捨晝夜的在懸心着。他一點也未忘記當和提摩太離別時，提摩太

向他流的眼淚。他對許多的朋友們說：『我正等待着要和你們見面。』又說：『我懇切的祈禱，要再見着你們，倘使你們中間有誰信心不足，我又須幫助你們。』他在與朋友的交往中，也不斷的感謝着上帝，因為他能得着這些朋友，並有許多朋友和他是真心的相愛着，這都是上帝的恩賜。他在書信中屢稱朋友爲『同工』，『基督的一兵』，或『同伴入獄者』。他對人的稱呼，又常用『我的』兩字，他稱某某爲『我的某某』時，便足見他對於那被稱者某某特別的愛心。他對哥林多人說：『我寫信常苦悶流淚，並非要使你們苦惱，乃要使你們知道我是如何的愛你們。』對腓力比人說：『上帝可做我們的見證，我實是時常記念着你們，我愛你們正似耶穌的愛一樣。』他的朋友中無論是提摩太，提多，路加，亞居拉，百基拉等，他均有豐富的愛心對待。

他們，他不看見他們時，便要思念；他和他們久別時，便覺難過。故在他寫給提摩太的信中說：『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來！因為底馬既貪愛現今的世界，離棄了我，往帖撒羅尼迦去；又有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與我有益。』他實是最有愛心的人，他不但愛他的朋友，凡是基督的門徒，他均能一律的愛護；故他把教友當做自己的小孩，他自願擔負着保護愛惜的責任。他寫信給哥林多人說：『我的心門開着，你們可以進來！』又向腓力比人說：『我很記念你們，你們能使我得快樂，你們是我的冠冕。』向帖撒羅尼迦人說：『誰是我的希望，快樂，冠冕呢？那便是你們，你們是我的快樂和榮耀。』蓋教會的根據是在於愛，故教友們應復彼此相愛；那教會方能興盛榮耀。基督

徒們如能測知基督的愛的高深廣闊，體諒而力行之，便足爲基督的
精兵，可敵無量數的魔障；而舉凡知識，思想，學問等，也決不能先於此
的。我們須確切的知道耶穌基督曾爲世人犧牲其寶貴的身體；而保
羅的愛心，也正是追蹤於基督，故他能對世人和教會有一番絕大的
貢獻。

保羅非僅愛着已做基督門徒的人，卽對於普通的人們，也有深
厚的同情和愛心。他不但是愛猶太人；也且能愛當時不爲猶太人所
重視的『外邦人』。他覺着普世人類都可以親近，都有親愛的必要。
他又知道自己是欠着世上每一個人的債務。他非特對於素所親近
的人，抱着同情的愛的態度，便是那些素昧生平，尙未一面的人們，也
能時常牽記，懸念不忘；如羅馬人在他尙未曾和他們見面的時候，便

已作書遺之，給他們在精神上的獎品。他對於西班牙人也復如是。聖經上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使他們不致沉淪，反獲永生。』保羅也正有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他爲了世界，爲了人類的罪惡，願將其所有的一切，放於耶穌的足前，聽憑耶穌的差遣和支配。他並非起首就能有這樣廣博的愛心，他在前也曾嫉恨過人，仇視人，用極嚴酷的方法對待人，但當他那日遇見了耶穌基督，被基督感化選召以後，便把他那堅硬的心腸化爲柔和，仇恨的心懷，化爲和愛。他仇視耶穌，恨惡耶穌，耶穌不但不仇視恨惡他，並且十分的愛他，用極柔和的聲音喊叫他的名字，他便由此而受了感化。他正似已經看見了耶穌目中的光明，他藉着耶穌的榮光，便看到了上帝的真相，他又怎能不改變其已往的人生，把身心完全獻給耶穌，愛耶穌到極

點，甚至忘記了自己呢？因爲他能深切的愛着耶穌，故他能從自己表現了耶穌，並且在他愛慕耶穌裏，更可顯明他自己的德行。他因爲愛耶穌，便能忍耐；因爲耶穌對他，也曾有極偉大的忍耐，難道他便不能對別人忍耐麼？耶穌在世的時候，甚有勇敢的精神，對於仇敵，絕不畏懼，對於魔鬼，絕不寬恕，而保羅因爲愛他，便也能獲得這種勇敢絕倫的能力。他又因爲愛耶穌，就有了希望，抱着樂觀的態度；因爲他從前是恨人，常仇視人，今則愛人，而以人爲友，這不是他人生觀改變的最好證明麼？因爲這種種的緣故，他更要爲耶穌而犧牲，他常想念着耶穌愛他自己，向他顯現，揀選他做使徒，赦免他以往一切的罪惡，他便決心要爲耶穌犧牲了自己。這是很清楚顯明的事，保羅所以能有這樣偉大的能力，實是因爲耶穌的愛感化了他，激勵着他，使他覺得不

爲耶穌傳道，便將有災禍降身了。

他傳道後，輒喜往繁盛的大城中去，要掃除那些地方的污穢，使人悔改，化罪惡爲良善。他深知有耶穌的愛保護他，拯救他，他便不怯不撓，勇往直前的去爲耶穌効命。他不畏懼於一切的阻擋，更想往國外傳道，推廣天國的福音，便是因爲『救主的愛激勵着我』的原故。因爲有了這偉大的愛，便能使他得着快樂的自由，一切的遺傳以及世俗上種種的束縛，皆不能拘泥他，他在真理中如兒子在父家的自由一般，他有實在的權柄，他深知自己有能力足以得勝艱險的環境。所以他說，——他大膽無畏的說：『我在基督裏面，能做一切艱險困難的事。』這並非同於一種自尊的誇言，實是他從經驗中說出來的真話。他又因爲得着了耶穌的愛，故他能看出世界的奧祕，得着愛的

真訣，他在致哥林多人前書第十三章中所寫出的愛之意義，一些也未抄襲前言，完全係本於他個人的自覺，而能探本窮源，精闢透徹，無以復加；故該章書，可作保羅自己的畫圖看。他和哥林多人交往，實能表現他豐富的愛心，故他說：『愛是恆久忍耐，有恩慈。』它是絕無忌妒嫉恨，故他說：『愛是不妒忌，』又說：『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這完全是述他從愛裏所得的經驗。他又作書給以弗所人說：『我和你們相處很久，你們知道我的爲人如何，我對於上帝，對於人，並皆謙卑。他又說得不錯：『不記人過，不行不義的事，只喜與真理接近。』凡此皆爲他所實踐的話。他更說：『愛是凡事寬容，相信，希望，忍耐。』這也是他自己在德行上的自述。他能說出：『愛是決不會失敗，』正因爲他的自覺，知道愛是決不會失敗的。倘人真能得着如

保羅一樣的在愛上的經驗，便自能有一種新的精神，其潛伏於其靈性深處的愛的泉源，也必能如自然的泉水永不枯竭的。

所以我們若使在保羅的人格裏，從其思想上看來，容或有錯誤和腐敗的地方，但獨對於他的愛心，便不會發生這樣的感想。現在的時代和保羅的時代，自多不同；但現時代需要一真實的愛人者，也正和保羅時代無異。現代科學的昌盛，爲那時代所無，但也決不能因科學上的發明，便可抹煞了真誠的愛心。今世的法律也很完備詳細，是那時代所不可及，但在詳盡而嚴整的法律中，愛終不能廢去。世界人類所需要者，便是這個愛，更是在現今的世界，其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這個愛。今之時代，其文化的發展，總可算達於昌明之境，但是在目下卻也不能不說是擱淺了，不得猛進，正是因爲現今人羣中缺少了

這個「愛」字！是以我們得着了保羅，便可由他獲得了一種新生命；即使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愛是否只限於理想而不能實現的？」我們便可毅然的回答說不是，因為保羅處於尼羅王時代，在尼羅王殘酷的暴力之下，那時希臘和羅馬的文化也甚有力量，足以支配人羣的思想，他並無什麼特有的權力，並且他自己有時也難免於缺欠；他無奇異神跡的行爲，他只要人跟隨着他，如他的跟隨耶穌基督。他決不疲弱，他有自強不息的決志，他堅信着耶穌基督，故他的愛力，既足以征服那時代的種種勢力，更且普及和佔有永久存在的價值了。

(二十四) 他的宗教性

在保羅全人生中，其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在宗教上的成就；但推其這種成就的根源，卻實由於他的天授與豐富的宗教性。有人看

宗教是屬於人生的一部分，而保羅則以爲不然，他是把宗教當做佔有人生全部的。有人以爲在精神奮興時和遭遇苦厄際於危急存亡時，宗教在人生中方發生效力，但保羅對於宗教，是無時不需要的，他把宗教當做人生靈性的糧食，因爲他知在宗教裏潛藏着上帝偉大的能力，人生活躍的生命和活潑的能力，都是從宗教中得來。不過他的所謂宗教，並非同於普通人在信條儀式上的宗教，他是要和上帝有個人間密切的交往，而獲得與上帝同在的經驗。這種宗教觀念，在常人或以爲陳理過高，難於把握，而保羅則千真萬確的肯定不移。他確切的知道上帝是管理着宇宙的一切，卽對於他個人，也是時時在留意着的。上帝揀選了他，要他擔負着特別重大的責任；並且上帝又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顯現給他看，使他徹底的明白，天國的福

音，當由他向外邦人宣揚。他對上帝有極密切的感覺，他屢覺到上帝向他申述他所應負的使命，在夢中在精神上，他常能曉得上帝是接近了他，和他同在。他本着這樣在宗教上神聖的感覺，故他能住在上帝的裏面，和上帝一同工作，獲着無量的好處，從此得着能力，受了上帝豐富的賞賜。

他知道世界一切的國家和人民，統皆隸於上帝權能的管束之下；上帝並非高居九天，不問人事，又乃與世人十分接近，時時把自己顯現給人看：在希伯來的先知裏顯現，又在希臘人面前顯現；而由於耶穌基督的表現，上帝對世人的顯示，尤爲明白清楚了。上帝和人們相交往，總是憐恤人，先人而施，使人和他親近，使人信他，向他祈禱，使人悔罪改過，洗除一切的罪惡。上帝要人爲他犧牲，卻先使耶穌在犧

牲上顯出第一個完善的榜樣，當我們被罪孽陷溺時，耶穌便爲我們捨去生命。所以我們的希望就是耶穌，耶穌使我們從罪中得救。凡我們的德行，恩愛，和平，以及種種美好的賞賜，無不從上帝而來；故上帝要保羅做什麼事，當他聽命的工作時，也能知道那工作原是爲上帝而做的。他在無論何時何地以及何種事上，無往而不覺心中有上帝存在，有時他和別人辯論在極猛烈的時候，卻忽然讚美起上帝來，因爲他知道一切的智慧，皆在於上帝之手，惟上帝足以評決最後的勝負，故不知不覺應須虔誠的讚美。他不但歡喜唱詩，且又喜多祈禱，由祈禱，乃能和上帝相通。

在保羅所有的事上，有些缺欠，我們不能爲之辯護；有些不確，我們不能爲之揣測，但在聖經中所記載關於他祈禱的事，却不容我們

加以否認的。路加常寫着他嘗跪下來祈禱；當他離開保羅時，也曾有極懇切的祈禱；便在他所作的書信裏，也可見他常提及祈禱的話；在使徒行傳中，記着他祈禱的事，也是很多。有人嘗說保羅寫給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其所論列的話，不和他平時所言的相同，而致疑其出於他人手筆；但他在致羅馬人書或其他書信中，關於祈禱的話，也是數見而非一見的。所以他在祈禱方面所發表的言論，實在不容我們有什麼懷疑的餘地。他在全體使徒中，從祈禱上看來，可算是最熱心偉大的人了。他藉着虔誠不絕的祈禱，得和上帝交通，以其宗教上高深的靈性經驗，不但自己不放置祈禱的生活，也且敦勸別人不息的祈求，做照他的樣式。他對提摩太說：『我爲你不絕的禱告。』向歌羅西人說：『我爲你們不停的祈禱上帝。』向哥林多人說：『能祈禱，

方得知主的恩典；無論在智慧或行爲裏，均可獲得主的喜悅。」他又向腓立比人說：「但願你們能恆切的祈禱，以增加你們的信心和義氣，就可以榮耀歸於上帝。」他在祈禱時常說：「願上帝的旨意成全，願上帝的國降臨。」他在所有的祈禱要求中，以得獲上帝的冠冕和上帝的天國降臨人世爲其最重大的鵠的。他的祈禱完全是出於自然，不假造作勉強，也不爲形式上的儀節所拘束，而能於自然中和上帝相親近。他由祈禱而向上帝說話，這說話並非片面的，蓋上帝也是命他說話。這是在什麼地方見出呢？當他在耶路撒冷被多人攻擊的時候，他便述說他在祈禱中的經驗說：「主啊，你是誰？」又說：「你將要我做什麼？」有一次，他在聖殿裏祈禱，先說上帝向他如何說，他向上帝如何說，上帝又如何向他說，恍似覲面的問答。因爲他是十分知

道上帝的，所以能和上帝交談，而領受上帝的旨意。他的祈禱，有很多的方法，有時不說話，是靜默的祈求；有時在靜默中，忽高聲呼籲，如云『主啊！父啊！』接續着下去。有時完全不聲不響，只用虔誠敬穆的專一思念嚮往，用無言的嘆息，以達於上帝，蓋他那時靈性上的思想，已臻於最高深不可言喻的境地；所以由這祈禱裏所得着的平安，也便非言語可以形容的了。

保羅的宗教性，在他喜歡祈禱的習慣上，更足見出，當他和上帝交往的時候，他的人格是放着怎樣煜煜的光明！他的種種善德，如虔誠，和順，熱忱，寬宏等等，也俱一一的於祈禱中現出，使人對之，不禁心懷羨敬，而想見其爲人。

保羅對於宗教上的事，每樂向他人道出，他很歡喜把個人的宗

教經驗，向人傾吐，並且說得不止一次。更是當羣衆逼迫他時，他就爽直無隱的向羣衆宣佈，希望由此得着他們的諒解，而生悔改的心。他非特向普通的人們這樣說，是在爲民上的官長們面前，如羅馬的官廳，和管理當時猶太的王，也均切實的陳述。他實是在大馬色的路上從耶穌的裏面看見了上帝的光輝，他最不能忘懷此事，故常喜爲人稱說。他無論是在路司德向鄉愚們說，或是在雅典向學識高深的哲學家們說，總未曾離開了上帝。他嘗果毅沈著的說：『我相信上帝。』由於這一句話，便是使駭風巨浪中的同船人們，於急難時得着寶貴的信心，安慰了他們被振撼的驚魂。

保羅既是這樣的歡喜稱道上帝，故他的行爲也能完全遵照着上帝的意旨。普通人信仰上帝，只是希望着藉此獲收將來的福澤，惟

保羅則不然，他並不希望獲福於未來，卻只希望和上帝同工，純粹的仿效着上帝。上帝要他做什麼，如要他做耶穌的門徒，做上帝的僕役，他都能甘心的願意。他需要耶穌的理想和人格，他懇望復活和受苦的能力，這便是他信崇耶穌的確實成績。

所以保羅的工作，完全是宗教的，從他看來，耶穌和世人與上帝，皆有密切交往的可能。他常這樣的勸化人，『因為耶穌的緣故，便應和上帝復和。』他更向歌羅西人說：『我們勸導人，只是要人在耶穌中得以完全。』

保羅對於上帝的觀念，有正確的經驗，他的神學，也正足以表現其經驗的如何。他的上帝觀，完全是由於耶穌來的，故在他的神學裏，其代表的中心思想，只是耶穌基督。耶穌使他復活，他的能力，也正是

從耶穌得來。他的人生目的，便是和耶穌同在，直到永遠。他在大馬色的路中遇着耶穌，便曉得耶穌是怎樣的愛他，於是自然而然的革面洗心，皈依基督了。所以他把愛看做最爲重要，其價值遠非法律所能及。愛是感化人而建設人的，法律只是綑縛人的。他有了這樣超卓的精神，故能追蹤耶穌代表上帝。他以為耶穌是上帝的代表，而他自己卻是跟從着耶穌。有人以為耶穌已死，他卻深知耶穌的死，正是表明上帝的大能，拯救世人出於水火，是愛的精神，是愛的成就，也便是世界全人類唯一的希望。他從宗教上獲得這樣的新經驗，故能發而爲和平，能力，希望，愛，快樂，諸項屬靈的美德。這是以上帝爲根基所開發的奇妙之花；這些美德既從上帝而來，換言之，上帝也便是和平能力。希望愛快樂的上帝了。這樣，他既然對上帝有了正確的了解，就能創

造顯明的神學，大膽無畏的向人宣傳了。雖使他的神學有許多地方是今人所不能明白，而引起誤會紛爭的，這只是因為他那時的環境語言是和現在有很多的差異，在經驗上雖使有了很相合的默契，但其發表上各自不同，便難免沒有舛誤。所以神學是隨着時代潮流而改異，而宗教的要義和切實的經驗，却決不因時代影響而致動搖的。這裏所謂宗教，只是指着人和上帝的關係，並非涉於信條或儀文，也不能不加以注意的。保羅的神學，或者不免成爲過去，但他對於耶穌的忠忱，對於上帝的虔信，知道上帝能愛他，能赦免他的過錯，覺到靈性中有高尚的自由希望和快樂，那是決不會成爲明日黃花，而歷久也常得如新的。他又信自己的工作，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真理是決不會失敗的，因爲他完全的信賴上帝，獻身爲主所用，不以一己的意

志爲重要，卻以主旨爲依歸，這都是他永不會成爲過去的宗教經驗，而爲人類在宗教經驗上所開設的府庫。

保羅的道德觀，也是完全根據於他的宗教性。他以爲上帝耶穌是最有品德的，故當完全做倣之，他說：『將你們的身體獻給上帝，這禮物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因爲人身是上帝的寶殿，故不得任意犯罪以污毀之。人在上帝中間，成爲一體，故須誠實而戒欺詐。人們都是受了耶穌的恩賜，耶穌把所有的都給了人，自己卻甘受貧苦，故我們須儘力調濟貧乏，勿做慳吝刻薄的人。因爲耶穌在世界上卑微而順從，故我們應須自抑謙恭。保羅的道德觀念根據於他的宗教經驗，是先有想像，然後乃有事實，正如先有上帝，然後乃有美好的人生。現在的人們，宗教性實是很貧乏的，不肯想到上帝，只在自然的律

例上，努力於科學上的發展，而對於上帝和個人的關係，却不肯加以研究，他們會說天演學，說得並且很完整有理，只要知道天演進化的道理，好像就可以沒有上帝。有的人在表面上雖似有宗教性，其實則否。今之教會，也正坐此弊，只多注意於社會服務的事工，對於人和上帝的交往，舉行公私禱的事，卻反以為可以免去。所以在禮拜時，唱讚頌的詩歌，也是有口無心的隨意喊喊，在禱謝上帝時，也缺少虔誠。教會在各種小事上，也知努力辦理，但在較大的事如種族階級的猜忌和爭鬪，國際間的仇視傾軋，都不能有所貢獻，以完成其應有的使命。這便是因為尚缺少宗教的熱忱，故仍使擾亂世界戕害人類的魔鬼得以猖狂作勢。現世在道德方面，也漸趨於冷淡和退化，無非因為個人在宗教根基上漸漸崩塌的緣故。然而宗教實是人類唯一的希望，

是全人類不可或缺的素質，人世又那容缺少宗教性呢？不過宗教性雖使通人皆具，但使生長擴大，必先自己有此經驗，然後方能有以幫助別人。所以保羅是我們所最少不了的人。保羅自己雖和世人一樣，但他能對上帝和世人，俱有真切的了解。他諄切的勸勉世人，用愛心激勵世人，使人由他的影響而知奮發有為。他有這樣的精神和能力，便是因他常在上帝中間，是和耶穌同在的。

(二十五) 他的可愛

在本章的起首便可以提出這個問題：保羅是否可愛的？我們已經知道他是有才幹和聰明，但他果是可愛的麼？我們也已知道他是一個聖賢，但他果是可近的麼？我們在許多被尊為聖為賢的人們中間，也曾見過有的是威嚴可畏，只有令人害怕；又有的是具有完全的

高德者，卻也不一定是爲人所愛的。保羅是有德性的人，但他是可愛的麼？他是一個強健有力的人生奮鬥者，但他是美麗的麼？他具有高尚的理想，但他的理想是否可愛的？我們自應承認他已是偉大的人物，但拿破侖不也是被稱爲偉大的人物麼？却只有令人對他發生惡感。即在教會範圍以內的有數偉大的人物如蓋爾文等，也只有令人尊敬，卻不會發生什麼懇摯的愛慕。我們對於保羅的爲人，也已感到濃厚的興趣，但他是否能引起我們對他發生深刻的愛情，願意向他剖心相示，結成肝膽之交？若使他到我們的家裏，我們是否起立竭誠的歡迎？他從我們的中間去了，我們是否也感覺到無聊的寂寞？我們是否盼望保羅來和自己相近？有些美術家替保羅所畫的肖像，並未能真切的表現他，便難使人歡迎，所以在普通的基督徒的家裏，却少

有懸掛保羅肖像的。在基督教的學者們心中，想像着保羅的爲人，覺得他並非真能使人愛慕者；有的以爲他是一個邏輯學家，邏輯學家只是靜冷的，如冰似的不可和人相近的。有的以爲他是一個神學家，因爲他是講些什麼因信稱義等等高深的學理，重思想，少感情，是少能和人相親的。所以在他們的眼中，保羅只是一個可尊敬的偉人，而非一個親密心腹的朋友。學者們對他只是一個供切磋的伴侶，一個資傲傲的楷模，而無從發生什麼友誼上的情感。在主日學的學生們，或是什麼大學學生們中間，因爲對於保羅沒曾有真切的了解，所以缺少精神上的默契，也少有人把他所寫的書信藏在自己的袋中，似藏四福音書一樣。在普通的人們，對於他，更是十二分的淡漠，並不似英雄們的受人崇拜。甚或有人說，保羅是最不足愛的人，在耶穌降生

後的一二百年中，最不值得使人愛的，便要算是保羅了。更有人以爲保羅是一個思想上的專制者，固執着自己的主張，而輕視別人的意見。或又有人說，保羅是富於忌刻性的，他對於當時名出其上的使徒們，莫不十分的忌刻；便是對於批評他的人，也是苛刻異常，所言論也極嚴厲刻薄。或又以爲保羅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偏激，剛愎，自私，暴躁，故其人最不可近。凡此種種誤解，便把保羅的真實人格埋沒無聞，而使世人對他，就如隔層層的霧障，而無從窺其真面了。

平心而論，凡上述種種對於保羅的論調，實在算不得什麼公平。關於他的品格，其人究屬如何，我們只好在他的書信和使徒行傳中尋出證據，其範圍自未容出於新約聖經之外，而杜撰出莫須有的事實。在歷來種種對於保羅的評論，並非出於新約聖經，實係他的仇敵

們任意捏造，借以施其攻擊，混掩世人的耳目。我們都已知道路加是他的一個親密同伴，他對於保羅的態度，究屬如何，也是研究保羅者所應當注意的。路加是十分愛保羅的，他是很了解他，是和保羅共同旅行的。他們同食同住，同歷苦難和享安樂。現在批評保羅的人，每以保羅有種種不可近的劣性，但路加的見地，恰正反是。所以我們在這裏可以決定，凡批評保羅者的言論，若是和路加對保羅的態度相反的，我們便當視爲不足憑信；因爲路加不肯離開保羅，長途跋涉，歷盡辛苦，便使受捕入獄，也是二人同在，不肯相離；保羅往羅馬去，路加是跟隨着他；保羅往見尼羅王，路加也未始不跟隨他；保羅的同伴者中間，雖曾有人因爲貪戀塵世繁華，而至離棄保羅，惟有路加不是這樣，在他看來，以爲世界上沒有比保羅再可愛的人，故能傾心相隨，對他

有忠誠的供奉。那時愛慕保羅願爲他服役的人，原不只路加一個，如在以弗所的幾位長老，自從認識保羅，和他結爲朋友之後，便能情甘自願誠懇懇的接待他到他們家裏去；更把他常常藏在他們的心裏，中當他們和他分離時，甚至傷心流淚，以爲此後或無重逢之日。有人以爲保羅是不可近的人，是很能使人討厭的，則路加怎樣會一直跟隨着他？長老也都傾心的愛慕他？並且提摩太又怎肯離棄家庭跟他遊行四處；即使提摩太個人肯了，而他的母親和祖母們，又怎肯放心讓保羅把他帶了去？復次，希拉也是跟隨保羅諸人之一，他又怎會因保羅之故，而一同入獄，却仍能在身受縲紲時和保羅高聲的唱詩頌讚上帝？提摩太也是受了保羅愛心的感化者，他便情願願爲保羅服役，以爲這是天下最樂的事。他們這樣的愛戴保羅，是爲了什麼呢？

保羅既無錢財，又無勢力，他雖赤手空拳，一無所有，而他們却仍能忠誠懇切的愛着他，便可證明他實有足以使人愛慕之處，能感動人心，使人自然願意爲之服役，爲之犧牲而絕無所怨。人的感情心理告訴了我們：凡人對其所愛慕者每喜爲他盡力報効，卽致有所犧牲，也所勿恤，耶穌的門徒們因爲愛耶穌，便能爲耶穌犧牲一切；保羅的門徒們（雖使其中也有不是他的門徒）對於保羅也是這樣。亞居拉和百基拉兩個女子，也情願爲保羅受苦，她們便是爲當時一般人的代表，因爲當時如她們爲保羅盡力的人實是不在少數。如加拉太人因爲愛保羅卽使爲保羅挖出眼睛，也是情願的，我想當時如加拉太人的人，必爲不少，不過在聖經中未曾一一的說出罷了。又如腓立比人情願跟隨保羅，卽使吃苦，也所勿懼，我想當時如腓立比人的人，必也不

爲少，不過聖經中，沒曾有詳細的記載罷了。凡新約中所記載關於保羅的事，在在都可顯明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和他認識了或深知道他的人，莫有不傾心的愛他；反之，凡不能愛他的人，自然是未曾和他相識，或是未曾了解他的人了。當時的人這樣，現代的人，何可獨處例外，凡不認識他或不了解他的人，也自難望他們愛他了。

保羅既是可愛的人，則我們自當誠實的去愛他，引其爲知心的朋友，否則不將失之交臂了麼？愛人是很有益的事，倘我們能愛人，必也能愛上帝。保羅因爲愛耶穌的緣故，便藉以愛了上帝；倘使我們能愛上帝，自然也可藉以愛耶穌了。我們愛耶穌或愛保羅，並非因爲他們言論的透關精警，值得我們欽佩，乃是因爲受了他們偉大人格的感化，不得不傾心愛慕了。保羅的愛耶穌，因爲已經接受了耶穌高尚

人格的感化；而路加，提多，提摩太，希拉等人的傾愛保羅，也是完全在於他人格上的影響。保羅的言論和意見，或者因為時代的遷移，環境的變易，而不能為我們所了解愛慕，但他偉大高尚的人格感化，則能永留人心而始終不移。有多人既愛他，便是證明他原是可愛的人，他的所以能使人可愛之故：第一，是因為他的爽直，我中心有所蘊藏，必宣而出之，因為他正直爽利的言語，雖觸多人的忌怒，但有多人受之感化而悔非就善。第二，是他勇毅絕倫的精神，他雖蒙失敗，也未嘗喪失其原有的志願；有時雖使受了重大的打擊，被人擊倒，但決不為之屈服，仍不絕的要重整旗鼓，捲土重來。第三，是他和我們很相近的品性，見人有不正當的行為和信仰，便要加以批評，他正和我們一樣；他實是一個良善的人，但他卻非超羣不凡的人；當他向人說他是不

曾比當時的使徒們爲小，似含競爭的意思，這是和我們平時不能免去的脾氣一樣，所以說他實是一個很能近於人情的人。第四，是他能逃避凶惡頑悍的人。當他在大馬色時，有仇敵想加以殘害，他便從籃中脫身逃去；他知水道將有人殺害他，便改由陸路而行；他時要往東方，卻中途改往南方，這都是他出於自衛的方法，未可厚非的。在他把自己的計畫改變了以後，有許多人，往往上了他的當，我們今日看去，覺得十分的好笑。第五，是他的卓絕無畏精神。他不怕受苦，實有一種卓絕的英雄氣概，他冒危突險，一無所畏，任憑他人如何的加以壓迫摧殘，他終毫無所怯，所以他在不怕磨練的精神上，也足引起人們對他愛慕之忱。第六，是他常願意幫助他人的軟弱，補充他人的缺欠。他却似一驍勇善戰的大勇士，他平生喜歡打仗，這打仗並非在血

肉，乃係精神上的戰爭，綜其生平奮勇的衝鋒，無非是出於崇善去惡的本意。他又喜爲人服役，常自稱爲人的僕役，和耶穌一樣，也大足以感動人，而增加人對他的愛心。

保羅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實是一個不易的定評。無論是在以往和現在的時代，保羅的可愛，永不磨滅。他是最豐富於感情的人，那也是我們所當承認的。安默生（Emerson）說得好：『無論在何時何地，有情人常能爲人所愛。』所以我們現在不能不愛保羅，因爲他最能愛人的緣故，人們也必當對他有相當的愛慕。他需要人了解他，尊敬他，但這猶未足，更須要愛他。可惜在從前有許多人不能了解他，尊敬他，更不能愛他，我們今日應該矯正前非，勿蹈前人顛覆的覆轍。乃是基督徒，尤應虔誠的接待他居於自己的心中，他現在正和耶穌一

樣的在我們的門首敲我們的心門。他向哥林多人說，——當然也是向今日的我們這樣說：『我所尋求的，並非你們的所有，卻是你們自己；我爲你們靈魂的緣故，可以犧牲一切，願意受一切人的差遺，爲一切人服役。』他又問他們：『我這樣懇切的愛你們，你們是如何的愛我呢？』他當時向哥林多人的請求，恐怕今日也正同樣的向我們請求：『我的心門爲你們大開；同樣，我也希望你們能爲我開放你們的心門！』

(二十六) 他的偉大

『所謂偉大』真難有什麼一定的界說；試問：什麼叫做『偉大』？實是不易回答的一個問題。但人的偉大，却可以意會而加以默喻和領略的。例如說起莎士比亞，我們就曉得他是個偉大的詩人；格蘭斯

登，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拿破崙第一，是個偉大的將軍；納菲爾是個偉大的藝術家；因此，我們說起保羅，也必發生這樣的感覺，而斷定他是個偉大的人，那也是毫無疑義的。在所有新約中的人物，除去了耶穌基督外，當無有再比保羅偉大的了。保羅是一個非常的人，這可在他的歷史裏尋出證據，他在那時曾作了怎樣轟轟烈烈的偉業。他和希拉曾到帖撒羅尼迦，備受那裏人們的擁戴，竟指他們爲震撼天地的天人，但在他們兩人之中，希拉實也未曾作過什麼偉大的事業，所謂震撼天地者，也只是說保羅罷了。保羅又曾和巴拿巴同在路司德，那裏的人竟指爲神人，那也只是因爲保羅的緣故。在新約中，少見有說及焚燒書籍的事，但當保羅宣揚天國大道之後，竟有人會把價值鉅萬的典籍舉而焚之，以爲只須保羅的言語便足，而無須有那種種典

籍的存在了。所以保羅所到的地方，總有一番振作，當時有許多人因為保羅的言論，就引起互相的論辯。他在雅典，也有許多高深學識的哲學家們去聽他。在船中遇着大風浪時，船長無法足以維持秩序，而保羅卻能攝服人心，支配全船的旅客。更是因為保羅的熱忱傳道，始有『基督徒』的名號。因為保羅的緣故，而安提阿就成了基督教的中心地，擅有歷史上尊嚴的舊教根據地耶路撒冷，反不能相與頡頏。在安提阿有許多有志之士，都能奮不顧身下了犧牲的決心，去為基督教宣揚奮鬪；因以建設基督教的堅厚根基，且有大规模的發展，也無非是由於保羅的動力。

右面所述，只及於保羅在生前對於當時人民和教會的影響，現在再要看到他的死後如何。這裏說到他死後的成績，則新約便是他

偉大的見證；在全部新約書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他親手所寫的遺翰。路加固是一「異邦」的醫生，只因受了保羅的感化，便也寫成四分之一的新約聖經。所以新約實是由於保羅成全其一大部份了。但是他的偉大，又可以從另一方面看出來，凡他所寫的，是由誰來判定歸納到神聖的新約中去呢？那自不是一時一人，乃是在他百年之後，教會方始發現他所寫的十三封信函的真價值，而決定將其加入聖經，並不是由於什麼情面或運動而成的。我們曉得在耶穌後五百年中，雜籍紛出，其書不下萬千，在其中只有二十七卷被承認爲新約，則新約的價值可想而知；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由於保羅所成，則保羅的偉大又豈容異致？當時基督門徒們往來的信函，必定很多，但新約中所載入的只有二十一封，其中却有十三封出於保羅的手筆。復次，當

時作書信和寫聖經者，至少有十一個使徒，其中如彼得，是耶穌最親愛的門徒之一，耶穌登山變像和在客西馬尼園中祈禱時，他是跟隨着耶穌，耶穌又曾給以特別的名字，使人知道他是管握着天國的門戶。他與保羅相比時，保羅生前或竟未曾與耶穌一面，只是半途中受感而歸順，且在其以往的歷史中，更不免有逼迫教會的嫌隙；當他傳道時，又曾歷遇艱險，受猜疑，忌刻，毀謗，和攻擊，似乎自難和彼得相比擬了；但他是具有偉大的人格，他不畏阻障，只堅持着奮鬥的精神，努力前進不息不輟。新約證明保羅偉大，在此益覺顯明，因為彼得寫了許多信，只有二封是被加入聖經，就是彼得前後書，但實際上說來，合彼得前後書的價值，也不過抵得羅馬人書的一半而已。在彼得書信中所含的意義，也遠不如保羅書信的悠遠深摯。便是約翰的書信，新

約中也只有三篇，但其第二三兩信，篇幅很短，其在新約中所佔的地位，也遠遜於保羅的。依我們今日的眼光看來，保羅的能了解耶穌，比較其他任何使徒更爲深切，並且能將自己從耶穌所得的愉快勝任的宣揚出去，使聽者都能明白他是和耶穌有怎樣的關係。因此保羅在基督教中所佔的地位頗高，且其所得的榮譽，也很偉大。

在第二世紀的人們，已經知道了保羅的偉大，而對他有熱烈的尊崇，在現在的二十世紀，其推崇悅服的熱烈，也不下於遠在已往的第二世紀。即在書信上說來，我們不也是承認在聖經裏保羅所作的書信，比較其他的更爲重要麼？那時保羅初信耶穌時，第一次外出傳道，人每稱爲『巴拿巴和保羅』，但不久，便把這稱呼改變了：『保羅和巴拿巴』。有時保羅和彼得同行，其初也被稱爲『彼得和保羅』。

但不久也改爲『保羅和彼得』了。所以保羅的偉大，是和時日以俱顯，雖起首不爲人所見，但久則更能顯明的。在保羅之後，一二世紀中的著名傳道者也很多，但皆不能及保羅。其後道德崇高學識淵博而爲道捨身的基督教志士，代不乏人，但從無人能超過了保羅的。我們對於保羅的感情，真有不可言說的親密和嚮往，他雖是已經過去了二千年，但我們今日仍然覺到他能活現目前，如親炙其呼吸。路得馬丁說：『保羅的言語，是有脚有手的，能捉住我們，使我們不得掙脫。』實在的，保羅的言語，每含有偉大神祕的能力，使聽者頓起活潑高尚的思想。我們可以承認保羅實是世界上最具有思想的人，他的能力，足以操縱歷代的思想和文化。我們在今日西方的文化中，有許多的地方尋出保羅的手印，確是由於保羅的思想發現的。因爲保羅的言論

能深入人心，故人們每於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影響，而思想也不禁要爲之轉移，二千年來歐洲的文明，在冥冥中是受了保羅思想的支配。我們敢斷定說：設使沒有這位大數人保羅，則現在的時代必定是有許多差異的。

他的偉大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是他思想的偉大，他所見到的地方，是通常人所不能見到的；他的眼光敏銳，能深入於事理的中心，把一件事的重要和次要，暫時和永久，都能清晰的分列出來，而一一歸還其所應得的價值。復次，他深明於基督教的教義，故能堅執着基督教的福音，非限於一地，應使傳於普世的意見，這是他能看到教會的偉大。由此，他的偉大胸懷，更形開展，他把所有的人類看做朋友，所有的國家，同是親愛的鄰舍，他的愛心直被於地極。再者，他的意志也

是極其偉大，他對事理的主張，既經決定之後，便牢不可改；在危急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他立刻能決定取捨的標準。他有極偉大的靈魂，他的見事，均能從大處落墨，有熱烈的衷忱，願意負着無盡止犧牲的責任。他又能謙和忍耐，與人相接，便能得着人的歡心。他的氣度，比較亞歷山大第一還要偉大，他堅信着世界是被征服於耶穌的足下，他自己也具着這樣偉大的魄力。他在當時，很注意到羅馬，因為羅馬在當時，實是世界的中心；又注意到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在當時人們看來，算是『地極』。在他的想像中，世界上所有的人類，盡都伏在耶穌的足前，用各人的嘴唇，承認耶穌是他們的救主。

在保羅的品格上，其偉大既是如此，而在他的事業上的偉大，也正稱是。他所作的事工，真是包羅萬有：他將基督教從猶太教中提拔

出來，使之自成根基，不再隸屬於猶太教之下。他是第一人把眼先注射到羅馬王的宮中。他是把基督教促成世界的宗教。在當時的人，只把耶穌稱做猶太人的彌賽亞，而保羅卻稱之為普世界的救主。他把猶太人在世界上自畫的特別界限撤除，使全世界成爲一家。他把全世界的中心，移到耶穌的十字架上。他將舊時專重宗法遺傳的宗教空氣振作而改換一新，使不囿於法律、禮節，而重在精神的發展。凡他所寫作的言語，每爲前人所未發，既由他道出，直到現世，也無人可以再加刪改。又他所說的話，總含有豐富的美化，能使崇拜他的人，熱烈虔信，永不衰歇，古今如出一轍。他的言語，載在新約中的，直可和耶穌的言語相比擬；我們倘使細讀了耶穌和保羅各自的言論，則我們必將承認保羅實係受了上帝的感動，並且可以藉以知道無論誰人都

是具有受靈感的可能性。保羅確是一偉大的人，他能使各樣不同信仰思想各別的人們，在聆其教訓之後，都有同一的信仰：如清教徒們（Puritans）因為他有堅忍受苦的精神，便引他為同志；守禮節者，神祕者，以及貴格會中的人，因他嘗見異象，有愛心而也樂為稱道；專講實際的改革家，或是國外佈道者，因為他有堅忍不拔勞苦不撓的精神，而也願意資為模範；神學家因為他所說的高深的神學，就常常引其言以自重；這實在是因為他的思想偉大，其興趣，又不僅限於任何方面，所以能供應各方面的需求，使各方面的人，皆願與之親近，而藉以獲得他的教益。他是將自己特殊的本能從基督裏表現出來，他因為這樣的偉大，便做了全人類的朋友。又他因為自己的偉大，也能感動偉大的人物，如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是受了他的影響；革命家

的偉大者路得馬丁也是受了他的影響，而始成全他們偉大的事業。偉大的傳道者衛斯理也是受了他的感化，而得有偉大的建設。此三人者，都是教會中最偉大的人物，但均是受了保羅的影響，方克有成。保羅有偉大的能力，當教會將要死去的時候，如能記憶起保羅和他的教訓，則自能勃然振興，否則必日就衰微。保羅的書信，真有如生命樹上的葉子，足以醫治一切不起的沉疴；他又如以利沙能伏在已經氣絕者的身上，便可使死者復活了。

保羅既是這樣出人意外的偉大，便易使不明瞭者生出種種舛誤的猜度：有人以為許多的事，決不是保羅所做到的；更有人以為有許多事定是保羅所做的，如希伯來書，當是他所寫；約翰福音書中所包含的神學，也便是保羅的神學；而其前三福音，也不免含有保羅

的意思；更有人指爲新約全部中，都有保羅的思想在內。其他尚有許多類似的過分思想，或有以保羅爲基督教真正的創始者；或有以爲無保羅便不會有基督教；或以爲保羅手創了教會的基礎；或以爲保羅僅居耶穌之次；更或過於重視保羅，而反忽視了耶穌，如路得馬丁說，新約中最重要，便是羅馬人書。我們可以這樣說，新約中除了耶穌以外，尚有偉大者，便要算是保羅；保羅實能做法其主人耶穌基督，做一極偉大的人物，爲無愧的神僕。

末了，我謹引一名人的話作結：『保羅的身材短小，長只五十四英寸，但是他的偉大，實在足以頂天！』

(完)